霍　　桑

红　　字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纳撒尼尔·霍桑

红　　字

侍　桁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上海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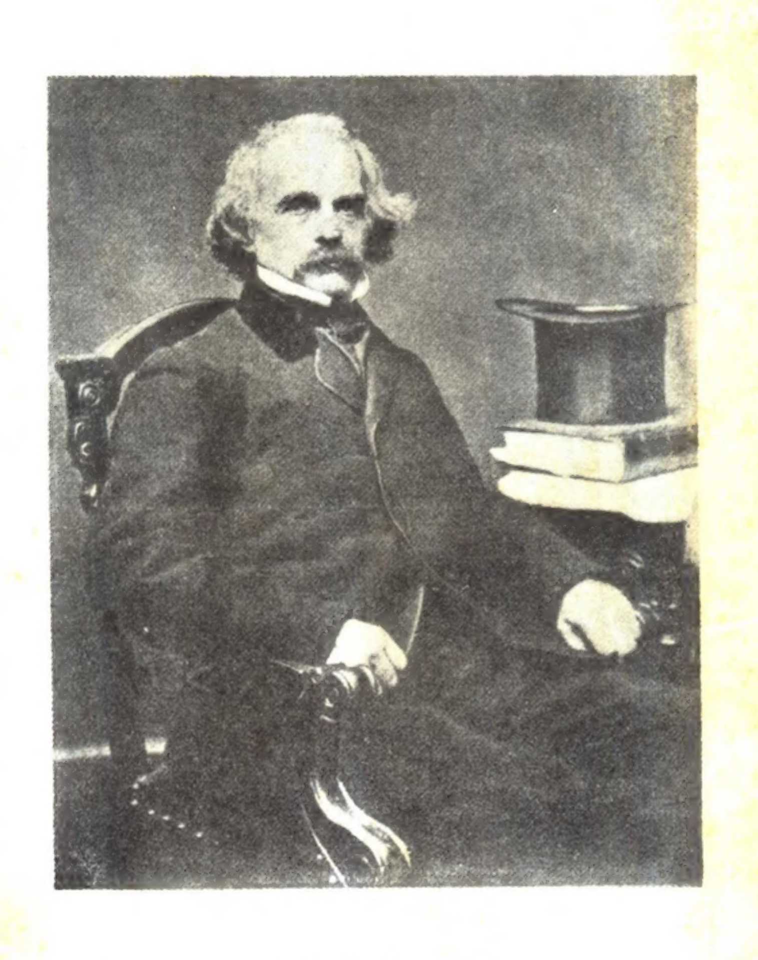
本书根据 The Mershon Company, New York 版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红　字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 插页 4 字数 153,000
1981 年 10 月新 1 版 198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据原上海文艺联合版重排)
印数： 1—100,000 册

书号：10188·238　定价：(六)0.77 元



纳撒尼尔·霍桑



海丝特·白兰在狱门前



丁梅斯代尔牧师夜间在刑台上

译本序

一

纳撒尼尔·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是美国十九世纪重要的浪漫主义小说家，生于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的萨勒姆镇（在今麻省），是当地移民望族的后裔。在童年时代，他的家境已经衰落，四岁时做船长的父亲就死在海上了。一生中除了担任税关职员和晚年出任海外领事外，几乎都在从事写作。霍桑毕业于波多因大学，三十八岁才结婚，妻子索菲亚对他很体贴，鼓励他专心著书立说。当他失掉税关的职务颓丧地回到家里时，他妻子却高高兴兴地欢迎他说："现在你可以写你的书了"，还用她平时从家用中节省下来的钱维持生活。霍桑不满六十岁时，儿女夭折，使得他身心交瘁，于一八六四年去世。

霍桑前期发表过几十篇短篇小说和故事。在一八三七年，出版了第一个集子《重讲一遍的故事》，一八四二年出版了它的第二集，还有《古屋青苔》(一八四六年)等。这些短篇，风格以优雅、别致见称，如他自称是"偏僻山谷中带有苍白色彩的花朵"。出版后，引起了读者的注意。长篇小说《红字》是他的代表作，其

他重要著作有《七个尖角阁的房子》(一八五一)、《福谷传奇》(一八五二)、《玉石雕像》(一八六〇)等。

霍桑的作品几乎都以新英格兰殖民时期的生活为背景，这是美国东部沿海的几个州，英国早期移民定居于此。他们大部分是信奉加尔文教的清教徒，浓厚的宗教气氛，阴郁灰暗的情调，确实就是当时当地风俗人情的特点。霍桑对故乡的历史材料非常熟悉，但他的作品主要不是表现社会的风俗习惯，而是刻划人们的思想冲突和心理活动；同时表现了宗教在人们思想上和生活上的烙印，宗教对人的精神的摧残，对人性、人权的压抑，造成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矛盾。

在霍桑生活和写作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早已打破了殖民主义的旧秩序，随着政治、经济方面的发展，美国的民族文化也迅速发展起来。十九世纪在美国历史上形成了第一个文学艺术上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显著的地位。

在作品中，霍桑从人性论出发，用抽象的形式和象征的手法来探索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问题。通过揭露清教徒的宗教伪善、上层分子的虚伪道德，也不自觉地暗示了自己时代的种种弊病——建立在资产阶级冷酷金钱关系上的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到处泛滥的金钱拜物教、人欲横流、旧的道德观念的不适用和新的道德观念的虚伪性等。

霍桑早年丧父，家庭中笼罩着阴郁、压抑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他养成了孤高自傲而又顾虑多疑的性格，习惯于孤独，对一切事物都持怀疑、批判和观望、想象的态度，思想上存在着复杂的矛盾。例如他在批判加尔文教的宗教偏狭的同时，自己也不免流露宗教意识和神秘主义观点。他的创作思想是清教徒意识、超验主义影响和神秘主义的结合。

在他看来，客观事物仅仅是包含着某种隐秘意义的象征物，"灵性"才是它的本质，这使他忽视了对客观现象的真实描写，力图通过象征物去揭示那隐秘的意义。霍桑在作品中常致力于对人类的状况与命运作抽象的探讨，他探求改进公共道德的途径，追求一种完美的理想，但他的社会理想缺乏具体的社会内容，因为他不能展望到未来，又不知道有什么力量可以使人类获得再生，便转向忧郁、悲观，这就使得他的全部作品都或多或少染上了一层阴暗的色彩。

总的说来，霍桑是美国十九世纪小说的重要代表。他的小说立意和设计是创新的，历史的背景是精确的，发掘人性尤为深刻。整个故事的进展层层深入，舒展自如。

《红字》在一八五〇年出版时，它的价值立刻被认识了，作者也因此成名。一八五一年有了德译本，一八五三年有了法译本，现在它已被译成世界上好多种语言，并改编成戏剧、歌剧，广泛流传。

二

《红字》以殖民时期的严酷教权统治为背景，描写了北美殖民地新英格兰发生的一个恋爱悲剧。全书以耻辱的红字为线索，通过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加尔文教（清教）殖民统治的黑暗，他们不过是用道德的欺诈和宗教的严酷当作他们野蛮行为的掩饰而已。

海丝特·白兰是一个美丽、坚强的英国姑娘，年轻时不幸嫁给了一个身体畸形、伪善、年纪比她大得多的学者、术士罗格·齐灵窝斯。后来她的丈夫被掳失踪，白兰在孤寂的生活中

与一青年牧师丁梅斯代尔相爱。由于怀孕，事情暴露而白兰入狱，在监狱中生一女名珠儿。小说一开始就展开了尖锐的矛盾，让她带着耻辱的红字示众。这是当时政教合一的政权加给她的惩罚，把她作为训戒罪恶的一个标本。男女通奸胸前挂一红色的A字以为惩罚，在美国初期殖民地的法律中确有其事。A字的意思是由英文(Adultery通奸)这个字而来的。

海丝特·白兰坚不交代她的同犯，受罚后，在远离市镇的海边小屋离群索居。她忍辱含垢，以针线活谋生，养活她自己和唯一的女儿——珠儿。后来，她的丈夫罗格·齐灵窝斯潜回美国，不公开与她的关系，却要暗中察访她的同犯。他用旁敲侧击的办法，刺探丁梅斯代尔牧师内心的秘密。白兰眼看牧师承受着莫大的痛苦，折磨得奄奄一息，便在森林中和他相会，约他一同逃往欧洲。但她丈夫料到了这一着，使其计划无法实现，牧师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坦露了自己的罪责，随即死去。白兰则带着红字处处克己助人，终于赢得人们的谅解、宽宥。

作者霍桑是同情海丝特·白兰和丁梅斯代尔之间的爱情的。这种爱情虽为世俗所不耻，为教义、戒律所谴责，但却表现了对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和对自由、纯洁爱情的追求。

海丝特·白兰以一年轻美丽的女郎，却嫁了一个老而且丑的丈夫。这个丈夫终日沉湎于书章典籍，对妻子缺乏关心体贴，性格、旨趣上的不合，再加上年龄上的差距，使她无法忍受下去。

白兰是公开受惩的罪人，她是资产阶级夫权、教权和政权的受害者，但通过多年的苦行和克己助人而洗涤了罪责。牧师怀着隐蔽的罪行，受尽折磨，最后终于拿出勇气在公众面前认罪，也获得了道德上的新生。他们的诚实的“赎罪”表现和悲剧的下

场，更进一步抵偿了他们所犯下的“过失”。白兰的丈夫开始是以一个平静的学者面貌出现的，带着一副研究家的表情。但由于他报仇心切，不择手段，反而由受害者转化为“恶”的化身，变得如同恶魔一样。丁梅斯代尔牧师对白兰说：“我们不是世上最大的罪人……那个老人的复仇，比我们的罪更重。”作者最后也表明，只有罗格·齐灵窝斯才是真正的罪人。

白兰在不合理的婚姻中埋没了青春，在不合理的制度下成了罪犯，由于所受到的惩罚和耻辱，造成了她与现有制度的疏远和对立。从白兰的具体行动中，也可看出作者对当时教权统治和社会制度的不满。“在过去的许多年间，她都从这种疏远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的制度以及教士和立法者所设置的一切；她批评牧师的丝带、法官的黑袍、颈手枷、绞架、家庭或教会，简直没有什么敬畏的念头，倒是和印第安人的感觉差不多。”因此，她有勇气鼓动丁梅斯代尔和她一同逃跑。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对于爱情、人权、自由的肯定，其中是包含着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在这本书的主要三章中，在道德价值上，罗格·齐灵窝斯显著下降，白兰逐渐上升，丁梅斯代尔则是先下降后上升。

作者对善与恶有其独特的看法。他认为美丽、健康是天性的善，神圣是道德上的善；丑陋、死亡是天性的恶，罪恶是道德上的恶。他用蔷薇象征美、善（蔷薇是“甜蜜道德的花卉”），用监狱象征死亡，以及认为最大的敌人是恶等。霍桑把他不能理解的、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所引起的新的社会矛盾，统统归结为一个抽象的“恶”，这是具有浓厚宗教气氛的善恶观念，是加尔文教义中关于“原罪”、内在的堕落等观念对他的影响。他认为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都要从这个无所不在的“恶”入手，内在世界一旦净

化，外部世界的许多罪恶都会自行消失。

《红字》这本书中，刑台是个关键的地点。起初白兰抱着珠儿站在刑台上受罚；后来白兰、牧师、珠儿夜间站在刑台上忏悔；最后牧师死在刑台上。此后，罪恶得到了解脱。从这里可以看出霍桑不否认基督福音中主要的部分："人能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宣扬人人为善的基督教义。由于这种宗教意识和神秘主义观点，他经常陷入冥想，偏好描写超自然的、怪诞的、恐怖的现象，或阴暗、反常的心理活动，经常把一种抽象、神秘的恶，当作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

霍桑的另一部重要作品《七个尖角阁的房子》，以一桩宗教迫害案为起点，描写了一个殖民时期望族的家庭。在故事中占据中心地位的一幢带有七个尖角阁的房子，有着一段血迹斑斑的罪恶历史，作者通过这本书，再一次突出了人类罪恶代代相传、罪责代代跟踪的悲观主义主题。

在当时的条件下，霍桑能从恶的观念来剖析社会，确实打破了老一代作家笔下关于殖民时期的阴暗面，客观上也就接触到了当时精神领域里的重大问题。《红字》中所描写的加尔文教对人们心灵的摧残，清教徒特别是其上层分子的虚伪的道德，政教合一的政权，是造成这场恋爱悲剧的社会根源。因此，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个人恩怨之争，而是体现了一种社会现象，作者对这种社会现象是具有批判精神的。书中除了暴露公开的、法律上的罪之外，又揭示了道德上的恶，罪恶根深蒂固，与社会共存。

三

《红字》在心理描写方面颇具传神之笔。它所以拥有广大读

者，令人喜爱，也与此有关。霍桑在刻划人物心理时，能挖掘出内在的象征的价值；同时注意环境的衬托、景物的比喻，色彩气氛交相辉映，把抽象无形、变幻莫测的心理，写得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

作者把人心比作宛延的洞穴，把创作比作在这个洞穴中掘进，以发现那隐秘的"恶"。《红字》的故事实际上就是层层深入揭示人物内心的过程。

例如书中把牧师精神的沉沦、心灵模糊的恐怖、身处斗室的疑虑等写得入木三分。牧师深夜去刑台忏悔这一场，作者把他描写得象一个梦游病者。驱使他到这里来的，乃是到处追逐他的"悔恨"的冲动，它的同胞姊妹、与之结不解缘的伴侣是"卑怯"。每当一种冲动逼迫他快要把一切都宣布出来时，后者就用战栗的紧握的手把他拉了回去，可怜的不幸的人呀！从这里也可看到牧师的心灵一直得不到安宁。他在善与恶之间摇摆，终于耗尽了生命力。

海丝特·白兰是遭受着妇女所能遭受的最恶劣的刑罚了，她孤立于耻辱的魔术圈中。在刑台上受罚时对过去生活的遐想，在海边小屋"赎罪"的凄苦生活，红字给予她的沉重、烫人的烙印，这些在她的心理上都有详细的描写。然而她的天性是坚强、热烈的，她准备用自制去抵挡用各种方式发泄出来的毒刺。在森林中与牧师交谈那一段，阳光和阴影在那溪边的景象上交互隐现。在那里只要诅咒的字母(红字)一离开海丝特的胸膛，青春和优美就会回复到她身上；而当珠儿重新结上那符号时，这一切又倏然消褪。

珠儿的性格类型更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书中往往用一道光、一朵花、一只鸟来作为比喻。她的天性是有强烈的感情的，

能使人爱，也能爱人，然而由于环境的不适应，使得她表现为野性不驯。她的美丽、她的浓烈的色彩，都是和她的内心、她的性格上的变幻莫测相称的。如果不这样，她就不是珠儿了。珠儿的性格有倔强，也有温柔，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一种对充满逆境的世界的认识，同时训练自己与之斗争。珠儿幸福的命运的最后作用，是在书的开头就显示了的，是爱与希望的象征。

罗格·齐灵窝斯被描绘成一个深沉阴郁的人，为了复仇，他想尽了一切办法。他以医生的身份接近丁梅斯代尔牧师，假装关心他，暗中刺探其内心秘密。书中形容他两眼闪着地狱的光焰，脸上现出一种狞恶的神态，把那可怜的牧师折磨至死。他在可怜的牧师心中掘进，"象一个矿工在寻找金子，象一个掘墓工在挖掘坟墓，象一个贼在进行偷窃"，自己终于堕落成为一个恶魔式的人物。

在环境的描写上，也起到了渲染周围气氛和故事的情调的作用。监狱是文明社会的黑花，这一比喻是匠心独运的，我们在这里认识到这种象征的运用。在监狱门前，用忧郁的色彩描写其黑暗，用橡木大门、粗铁钉形容其严峻、牢固，当时的风俗人情从这种灰色或黑色的情调下反映出来；这个故事的悲惨结局，也是用黑暗来体现的。

霍桑的作品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浮想联翩，异军突起，想象力十分丰富，充满着热情和理想。同时文风简洁、沉着，脉络清楚，井然有序，故事的展开如花瓣的舒展那样自然而毫不费力。象征、隐喻的手法瑰丽多采，内容与形式和谐一致，给人以美的享受。霍桑曾把自己的小说称为"罗曼史"，以示其与一般现实主义小说的区别，而又进一步称之为"心理罗曼史"，以突出心理

描写的地位。为此，霍桑还被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

但是正如前面提及的，霍桑的作品情绪悲观，色彩灰暗，《红字》也不例外。由于他未能深刻地理解和反映自己时代的现实社会矛盾，只是用自制、德性来企求解脱，因此虽有揭露、批判，终不免堕入悲观主义。

《红字》的旧译本是解放前出版的，一九五四年修订出新版，这次编入《丛书》，也作了较大修改。

洪　怡

一九八一年三月

目　次

一　狱　门

一群生着胡须的男人，穿着颜色黯淡的衣服，戴着灰色的尖顶帽子，还混杂着许多女人，有的兜着头巾，有的光着头，都聚集在一所木头建造的大厦前，大厦的门是用厚重的橡木做的，钉满了粗大的铁钉子。

新殖民地的建设者，无论他们原意是怎样计划着人类美德与幸福的乌托邦，可总是从一开始，便在实际的需要中，认为一定要划出一部分处女地作为墓地，另外还划出一部分作为监狱的地基。按照这种惯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波士顿的祖先们，在谷山附近一带建筑了最初牢房的年代，是和他们在伊萨克·约翰生①的地段上，围绕着他的坟墓，划出最初葬地的年代，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候。后来伊萨克的坟墓，在王家礼拜堂古老的墓地中，就成了全部坟墓汇聚的中心。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自从这城市建立了约十五年或二十年后，木造的监狱已显示出风吹日晒和各种苍老的痕迹，使它那晦暗凶恶的外表，露出更凄惨的景象。橡木大门上沉重的铁件所生的锈，看起来是比这新世界里任何一切都更古老。象一切附着于罪恶的东西一样，

① 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创始人。

它似乎从来不曾有过青春的时代。在这所丑陋的大厦前面，在房子和街心的车辙中间，有一块草地，丛生着牛蒡、茨藜、毒草以及各式各样非常难看的花草，这些杂草显然跟这片土地有些意气相投，在这片土地上这么早就产生了文明社会的黑花——牢狱。但是在门口的一边，几乎就生根在门限上，有一丛野蔷薇，在这六月的时光，缀满精致的宝石般的花朵，使人想象，当囚徒进门或是当被判决的犯人出来受刑的时候，它对他们呈献出芬芳和娇媚，借以表示在大自然的深胸里，对于他们还有怜悯，还有温存。

由于奇异的机缘，这蔷薇丛，永生在历史中；但是否仅因为那当初掩罩在它上面的巨大的松树和橡树都已倒落了多年，而它还能从严峻的荒芜中残存下来呢，抑或因为它是圣徒安·哈庆生① 走进狱门时，从她的脚下迸发出来的（这种传说有极可信的证据），我们可以无需加以断言。我们记述的故事，将从这个不吉利的门廊开场，而在那里首先一眼看到它，我们几乎无法不摘下一朵花来，呈献给读者。我们希望，这篇讲述人性脆弱和悲哀的故事中间可以发现的甜蜜的道德花卉，用它来象征；这故事的悲惨结局，用它来调剂。

① 英国唯信仰论者的女领袖，曾由英国移住马萨诸塞州，后被驱逐出境。

二 市　　场

约在两个世纪以前，一个夏天的早晨，在牢狱街里牢狱前的草地上，拥挤着好大一群波士顿市民，他们的眼睛全都死盯住铁夹板的橡木门。若在任何别的居民中，或在新英格兰较后的一段历史中，象这些生着胡须的善良人民的面相上凝结着的那种怕人的严肃，一定会被人认为就要发生可怕的事端了。这情形预示着，必有一个著名的罪犯要来受他的预期的刑罚，而法院所给他的处罚，也就是公众舆论上的判决。但在早期清教徒的严酷的性格中，是难以断言会有哪一类的事情发生的。那也许是一个懒惰的奴仆，或是父母交到官家的、一个忤逆的孩子，要在鞭刑柱上受处罚。也许是一个唯信仰论者，一个教友派的教徒，或是其他异端的教徒，要被鞭打出城；或者是一个懒散无家可归的印第安人，喝了白种人的火酒，在街上闹事，受着鞭笞被赶进森林中去。甚至也许是一个妖婆，例如那刻毒成性的知事寡妇西宾斯老夫人，将要死在绞刑架上。不论发生哪种情况，那些旁观者，总要摆出同样庄严的态度来，这种态度是适合这儿人民的身份的，因为他们把宗教与法律几乎视为一体，而且这两者又完全浸润在他们的性格中，把有关公众纪律的最温和的和最严厉的条例，全都看得庄严而可怕。一个犯罪的人，站在绞刑台上，从

这样的旁观者所能探求的同情，真是又贫乏又冷酷。另一方面，在现今的时代中象那只会引起嬉笑嘲骂的一种刑罚，在当时也几乎会如死刑般罩上了叫人望而生畏的庄严。

在我们故事开端的那一个夏天早晨，有一种情形就值得我们注意，一堆人中间有几个妇女，她们对于将要发生的任何处刑，都象是感到特别的兴趣。穿着衬裙和蓬裙的女人，走出大街小巷，遇有机会，便把她们那并不娇弱的身躯，挤进那正要行刑的绞刑台最近边的人群里去，这在那并不十分文明的年头，也不觉得是怎样不合体统的事。在老英国生长教养大的那些少女和妇人，比起她们六七代以后的漂亮的后裔来，在精神上就象在体质上一样，论品质是更要粗劣的；因为，经过家世承续的系统，每一代的母亲，纵然没有使她的孩子们在性格上比自己减少顽强坚实，而也会使她们形态比较含蓄，容貌比较鲜嫩可是保持不久，体质是比较纤弱的。当时站在狱门前的那些妇女，和那堪称为女性代表的、男子气概的伊丽莎白，是相隔不过半个世纪的时代的人物。她们是她的同族女性：她们故乡的牛肉与麦酒，以及那丝毫也未加改良的精神食粮，大量地充塞进她们的体质里。因此，明亮的旭日在当时所照耀着的，是宽大的肩膀，健壮的胸脯，又红又圆的脸蛋，都是在遥远的岛国上发育起来的，还没有被新英格兰的气氛变成苍白，变成瘦削。况且，这些主妇们大多数似乎都敢于发言而又辞令圆滑，若在今天，无论她们言语的含意以及那声音的宏亮，都将会使我们大吃一惊。

“诸位太太，”一个面色严厉的五十岁老婆子说，“我想跟你们谈谈我的意思。如果我们这些声名良好的教会会友而又上了年纪的妇女，能够处置海丝特·白兰这种败类，那就是给社会上作了一件大好事啦。诸位女友，你们以为怎样？那个贱妇，若是交

给我们眼前站在一道的五个人来审判，能够象那些可敬的长官们给她的判决那样，就放她过去吗？天哪，我真不相信哩！”

“人们说，”另一个女人说，“她的虔诚的教长丁梅斯代尔牧师，因为自己的教会里发生了这样的丑事，伤心透啦。”

“几位地方长官都是敬神的绅士，可是过分慈悲了——这是真的，”第三个，一个半老的徐娘说。“顶少顶少，他们也应当在海丝特·白兰的前额上，用烧红的铁，烙上一个印子。我担保，要那样，海丝特太太才会有点畏忌，但是他们在她衣服的胸口上贴上个什么，她——那个烂污货，才满不在乎哩！喔，你们看吧，她会用一个胸针，或者就象异教徒的装饰品那样的东西盖住它，就可以更满不在乎地去浪荡了！”

“啊，不过，”一个手里牵着孩子的少妇比较温柔地插嘴说，“就随她遮起那个标记吧，然而痛苦总还是在她的心里。”

“我们谈什么标记和烙印——哪怕在她衣服的胸口上，还是在她前额的皮肉上！”另一个女人叫了，她是这几个自告奋勇的法官中长得最丑同时也是最残酷的一个。“这个女人辱没了我们大家，所以应当弄死她。这种事没有法律吗？圣经和法典上明明是有的呀。所以让那些不照法律行事的老爷们，去自作自受吧，他们自己的妻子女儿也会变得放荡起来的！”

“老天在上，太太！”人群里一个男人说，“女人除去绞刑台所引起的那一点有益的恐惧以外，再没有德性了吗？不过这话是说得太刻毒了！安静点吧，诸位女友！监狱的门正在开锁，白兰夫人本人就要出来啦。”

狱门从里面打开了，首先象一个黑影般浮现到阳光中来的，是那狱吏的狰狞而尴尬的模样，他身边挂着刀，手里拿着警棍。这个人物的相貌，是象征着清教徒法典的全部的铁面无情的，而

他的职务便是依照条例对犯人最后来干一下最周到的手术。他左手举着警棍，右手抓住一个青年妇人的肩膀，就这样把她拉向前来，及至到了牢门的门槛边，她推开他，那动作表现出一种天然的威仪与性格的力量，然后象是自愿般，她迈步走到门外。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一个约有三个月大的婴儿，眨着眼睛，在那白日耀眼的光线底下转开了她的小面孔；因为自从她出生以来，就只见过土牢或是监狱里别的暗室的灰暗光线。

这个青年妇人——这个孩子的母亲，当她露出全身，伫立在人群面前的时候，她的第一个冲动，似乎就是抱紧那个婴儿，贴住胸怀；这动作与其说是母性爱的冲动，还不如说她借此可以遮掩那缝在她衣服上的标记。不过，她马上就看明白，这孩子也是她的耻辱的一个标记，拿她来遮掩另一个标记是不太高明的，因此她把婴儿撑在胳膊上，面孔发着烧，却现出高傲的微笑，用一种从容不迫的眼光，环视了她同城的居民和邻人。在她衣服的胸部，现出了A形的字，那是精美的红布制成的，四周有金线织成的细工刺绣和奇巧花样。这个字做得非常地雅致，具有丰富华美的想象力，真成了她所穿的衣服上最完美的装饰，她那身衣服也十分华美，很合乎当代的趣味，但却是远远地超出了殖民地的节俭法令所许可的限度。

这个青年妇人，身材修长，容姿完整优美到堂皇程度。乌黑丰茂的头发那么光泽，闪耀出阳光的彩色；她的面孔，除去润泽的肤色与端正美丽的五官之外，还有清秀的眉宇和深黑的眼睛，发出一种威仪。依照当时上流社会女性的风度来讲，她也是属于贵妇人类型的；现在我们认为贵妇人的特征是纤巧、空灵和难以描写的优雅，而在当时却是某一种庄严的仪态。如果按照过去对于贵妇人的解释，那么可以说，海丝特·白兰从不曾象从监

狱里走出来时那么更似贵妇人。凡是以前见过她的人，预想她会在灾难的云雾中黯然失色的人，这时都觉得惊奇了，甚至怔了一怔，他们看见她闪现着非常美丽的光，简直使那围绕着她的不幸和罪恶结成一轮光圈。敏感的观众，也许一定会看出其中含有剧烈的痛苦。她在牢狱中专为这个场面制作的、多半依照她自己的幻想塑造的她的服装，现出任性的、别致的特色，似乎真能表现出她的精神状态与她那绝望的毫无顾忌的心情。可是把大家的视线吸引住的，而且象是把她本人改变了一点的，却是那个红字，那是刺绣得非常花巧，闪耀在她的胸上。因此无论男女，凡是从前熟识海丝特·白兰的人，都有一个印象，觉得他们是第一次看见她。这个红字产生了一种魔力，使她脱离了通常的人类关系，而被包围在她自己的天地里。

“她倒真做得一手好针线哩，”一个旁观的女人说：“这个厚脸皮的贱妇，真是别开生面的，有什么女人曾经象她这样展览给大家看的吗？喔，女友们，这不就是当面嘲笑我们神圣的地方长官吗？这不是拿这些尊贵的大人先生的惩罚来出风头吗？”

“我看，”一个最铁面无情的老婆子叽咕着，“但愿我们能够把海丝特太太的那身富丽的衣服从她那俊俏的肩膀上剥下来，那才好呢；至于她绣得那么奇妙的红字，我愿意赏给她我害风湿症穿过的一块法兰绒的破布，做起来才象样！”

“啊，安静点，好街坊——安静点！”她们最年轻的一个同伴悄悄地说：“别让她听见你的话！那刺绣的字，一针一线，都刺进她的心上呢。”

那狞恶的狱吏这时用他的警棍作了一个手势。

“让开路，诸位——让开路，劳驾劳驾！”他叫着。“让开一条路吧；我可以答应你们，把白兰太太放在一个地方，无论男女老

幼都可以从现在到午后一点钟，好好地参观一下她的奇装异服。祝福正义的马萨诸塞州的殖民地，罪恶暴露在阳光里！走吧，海丝特太太，到市场里去展览你的红字！”

旁观的人群中立刻展开了一条小路。狱吏领头，后面随着成群结队正颜厉色的男人和面容冷酷的女人，海丝特·白兰向那指定她被惩罚的地方走去。一群热心好奇的小学生们，在她的前面跑着，他们对于眼前的事情不明究竟，只晓得因此放了他们半天假。他们不断地回头凝视她的面孔，她怀中眨着眼的婴儿，以及她胸上那个可耻的字。在当时，从监狱到市场并没有多远。不过，若照囚犯的经验来衡量，我们要承认那是相当遥远的旅程；因为虽然她的态度十分高傲，而那围绕着要看她的人们，每动一步，她都要忍受一番痛苦，仿佛她的心脏被投在街上，让他们所有的人来践踏一样。不过，在人性里，却还有一条既惊人而又慈悲的成规，受难的人在他受苦的当时，从不会明了那有多么剧烈，倒是事后的绞痛叫他最难堪。因此，海丝特·白兰，几乎保持着一种平静的态度，度过了她这一时的受难，走到了市场西端的绞刑台边。那绞刑台，象是教堂的附属建筑般，伫立在波士顿最早的教堂屋檐下。

事实上，这个绞刑台是用作刑罚工具的一部分，经过了二、三代到现在，在我们之间它不过是一种历史性的和传统的东西了，不过在那古老的时代，它正如法国恐怖党人的断头台般，人们把它看做教人为善的一个有效工具。简而言之，它是一个颈手枷的台子，台上树立着惩罚的机械，那形状是把人头紧紧枷在它的圈套里，可以撑起来给大众观望。在这种铁与木的装置里正是明白地表现出侮辱的能事。我想，无论个人的过失是怎样的，再也没有象这种违反我们通常人性的暴行，禁止罪人隐藏他耻

辱的面孔的暴行，更为穷凶极恶的了。而这种惩罚的本意却正是如此。海丝特·白兰的情形，正和其他的案子常常相同，她所受的裁判是要她在台上站一个相当的时间，无需受扼颈囚首之苦，而那也就是这个丑恶机器的最凶恶的特征。她十分了解她的本分，于是登上木梯，展现在周围的人群面前，站在比街道将近一人高的台上。

在这些清教徒的人群之间，若是有一个罗马教徒的话，会从这个怀抱着孩子的美丽妇人身上，会从她那么如画的服装和态度中，想起了圣母的形象——过去无数著名的画家互相竞争表现的画像；的确的，只有在对照中，会使他想起那有个为世界赎罪的婴儿的无罪的母性的圣像。然而在这里，在人类生活最神圣的性质中，却有着一抹最深厚的罪恶，它发生了一种影响，使世界为了这个妇人的美丽愈加黑暗，为了她所诞生的婴儿愈加堕落。

在社会尚未腐败到目睹这种场景不致战栗却反而微笑之前，这种场景里并非不存着敬畏，而这正是一个人目睹耻辱与罪恶的光景时摆脱不掉的感觉。目睹海丝特·白兰受辱的人们，当时还没有脱离掉他们的纯朴。倘使是判她死刑的话，他们会十分庄严地去观望她的死，不会抱怨一句判决太严格，但他们中谁都没有象另一种社会状况里的人那样冷酷无情，不会在目前的示众中寻到嘲笑的材料。纵使当时有人有嬉笑的倾向，也势必被抑止和镇压下去，因为州长本人以及他的几个顾问、法官、将军和城里的几个牧师等等尊贵的人物，全都在会议厅的露台上或坐或站，正俯视着绞刑台。当这样的人物组成观众的一部分，而不致有失他们的阶级与身份的尊严，我们便可以推断，这次案件判定的处罚，必是具有真挚而有效的意义。因此人群是阴沉而严肃的。这个不幸的罪人，在千万人无情的目光的重压下，尽

一个妇人最大的力量支持自己，所有的人都注视着她，而且盯住她的胸部。那几乎是无法忍受的。她是一个烈性的、热情的人，她必得使自身坚强起来，准备承受那用各式各样的侮辱发泄出来的公愤的毒针毒刺；但在大家所保持的那种庄严的气氛中，含着一种愈加可怕的性质，她甚至渴望看见所有这些冷酷的面孔，变成轻蔑的嬉笑，而自己成为嬉笑的对象。如果这群人，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以及每一个声音尖锐的小孩子，都合在一起，发出宏亮的笑声，海丝特·白兰很可以对他们报以更冷酷更轻蔑的微笑的。但是，在她所命定忍受的这种如铅块似的痛苦之下，她时刻觉得必须发挥出她全部肺腑的力量来大声嘶叫，并从刑台上投身到地下，否则她立刻就要发疯了。

不过，她成为最显著的目标的这全部景象，时而象是从她的眼前消逝了，或者至少，仅仅如一堆形态破碎与幽灵的形象般，朦胧地闪现在她的眼前。她的心灵，尤其是她的回忆，却超乎寻常地在活动，继续不断使她想起另外许多景象，不是在这西部荒野的边缘上的小城市的崎岖的街道上，她想起的是另一些面孔，却不是那些戴着尖顶帽子从帽檐下卑视着她的人。最琐碎而又最无影无形的回忆，使孩童时代和学校生活、游戏、吵嘴以及少女时代家庭的小事件，都一一涌上心来，这和她其后生活中最严重事件的回忆交织在一起；这一幅图画跟另一幅图画都同样地生动；仿佛一切都有同样的重要性，都同样是一场戏剧。很可能这是她精神上一种有意识的策略，由展列这些幻变的形象，逃避开现实的残酷压迫和痛苦。

即使这样说吧，这个枷刑台却是一个展望点，把海丝特·白兰从快乐的婴孩时代所经历过来的全部路径展现在她面前。她站在那个悲惨的高处，重新想起她在老英格兰故乡的村镇和她

父母的家庭；那是一所凋零的灰色石屋，虽然表面已倾颓不堪，但在门廊上，还保持着半磨灭的盾形纹章，作为古老世家的标记。她看见她父亲的面孔，那宽大的额，那飘洒在伊丽莎白时代老式皱领上的尊严的白胡须，她也看见她母亲的面孔，那种对她无微不至的爱护神情，总是萦回在她的记忆里，甚至自从她死后，时刻在她女儿的行径上，留下一种温和的训戒。她看见她自己闪着女孩儿家美丽光彩的面容，照亮了她过去常常注视的整个薄暗的镜子。在那镜子里，她又看见另一个面孔，一个年纪衰老的男人，面相苍白，瘠瘦，学者形态，眼色晦暗，那是因为浏览许多典籍被灯光毁坏了。但就是这对昏花的眼瞳，却有一种奇异洞察的力量，可以用它们来探检人类的灵魂。在海丝特·白兰女性的想象中，还能记得起来，这个学者与修道士的身材，略有畸形，他的左肩比右肩高了一些。在那记忆的画廊中，接着显现在她眼前的，是欧洲大陆城市的错综狭窄的道路，高大灰色的房屋，巨大的礼拜堂，以及年代古老构造古怪的公共建筑物；在那里，新的生活在迎接她，不过仍然是同那个畸形的学者在一起；这样的一种新生活，仅如败墙上的一丛绿苔，靠腐朽的质料来养育。最后，代替这些穿梭似的场景，清教徒殖民地那粗陋市场的景象又转回来，全部市民聚集在那里，发出严厉的眼色望着海丝特·白兰——是的，就望着她自己——她站在枷刑台上，怀里抱着一个婴儿，鲜红的A字，用金线奇妙地刺绣在她的胸上。

这能是真实的吗？她那么凶猛地把婴儿紧扼在胸间，使她发出一阵哭声；她转眼俯视那个红字，甚至用手指去摸它，以便确证自己与婴儿以及那耻辱是真实的。是的！——这些是她的现实——其余的一切都已消逝！

三　认　识

这个戴红字的人，紧张地意识到自己是大家严厉观望的目标，等到她在人群的外圈，辨认出一个人物来，才摆脱开这种意识，那个人也就立刻占有了她的思想。一个穿着土人服装的印第安人正站在那里；但这种红种人在英国殖民地上本来并不算是非常稀奇的来客，在这种时候，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是不会引起海丝特·白兰的任何注意的；这样的一个人更不会把其他的一切形象与观念都从她的心里排除出去。在那个印第安人的身边，站立着一个白种人，身穿半文明半野蛮的奇怪服装，而这个人显然就是那个印第安人的伙伴。

他的身材矮小，面孔多皱，可是还不能称为老人。在他的面容上露出一种非凡的智慧，好象一个人在智力方面有了非常的发展，肉体便不能不跟着变样，用显著的特点表现出来。虽然他穿上怪模怪样的衣服，企图用这种外观上杂乱的服装来隐藏和消灭那种特质，但海丝特·白兰却明白地看到这个人的左肩是比他的右肩高的。当她一眼看见这个瘦削的面孔与那略带畸形的体态，她又用力向怀里把婴儿紧抱了一阵，使那可怜的孩子再度发出了痛楚的哭声。然而，那个母亲似乎没有听见。

在这个陌生人到达市场而海丝特·白兰还未看见他之前，

他早已用眼盯住了她。最初他好象毫不关心的样子，这个人象是主要地只惯于观察内心，一切的表面，除了与内心有连带关系的以外，在他看来都没有什么价值，也无关重要。不过，他的目光很快就变成敏锐而透彻的了。他的面容蹙起一种辗转不安的恐怖，象是一条蛇正从那面容上急剧地缠了过去，而略微一停，便盘成一团，让人看得清清楚楚。他的面色因某种强烈的情绪阴暗了，不过，在一刹那间他就用他的意志力抑制住，除了短短的瞬间外，人们还会把那表情看作是冷静呢。一会儿，那种痉挛几乎已经看不见了，最后消失在他的天性深处。当他发觉海丝特·白兰的眼睛已经盯住他自己的眼睛，而且象是已经认识了他的时候，他缓慢而平静地举起他的一个手指，在空中作了一个手势，又把手指压在他的唇上。

然后，他拍拍那站在他身旁的一个市民的肩膀，以恭敬有礼的态度对他说：

"好先生，我请问你，" 他说，"这个女人是什么人？——把她搁在这里受公众的侮辱是为了什么缘故？"

"朋友，你在这一带地方一定是一个外乡人，" 那个市民答道，奇怪地望着这个问话的人与他的野蛮人的伙伴，"不然你必定早就听见过海丝特·白兰太太的丑事了，你相信我，她在神圣的丁梅斯代尔牧师的教区里，已闹得满城风雨。"

"你的话说对了，"对方答道；"我是一个外乡人，我以前万般无奈在四方漫游。我在海上在陆上都遭遇了险恶的风波，在南方异教徒的人民间被囚禁了许久；现在这个印第安人把我带到这里来找人赎身的。所以，你肯不肯把这个女人海丝特·白兰的犯罪——我把她的名字说得对吗？——以及她怎样被放在那个绞刑台上的经过，告诉我呢？"

“真的，朋友；”那个市民说，“你留在荒野经过了千辛万苦之后，终于到了象我们这敬神的新英格兰地方，有了罪恶就要搜寻出来，并且在官长和人民的眼前受着惩罚，我想，这事一定会叫你高兴的。先生，你要晓得，那边的那个妇人，是某一个学者的妻，那人原籍在英国，但早已就住在阿姆斯特丹了，好久以前他曾决心渡海和我们马萨诸塞州人住在一起。因此他先送他的太太过来，自己留着处理一些免不了的事务。那个妇人就住在我们的波士顿，差不多快有两年，谁知那位学者白兰先生却从没有消息来过；从此那个年轻的妻子，你看，便一个人作了坏事——”

“啊——啊哈！你的话我明白啦，”那个陌生人露出辛酸的微笑说。“象你所说的这么一个有学问的人，他的书本也应该教过他这种事情的。请教你，先生，那孩子的父亲是什么人呢？——据我看，白兰太太抱在怀里的孩子，还不过三四个月呢！”

“说真的，朋友，那件事仍然是一个谜；我们还缺少一个但以理①那样的人来解这个谜。”那个市民答道。“海丝特太太绝对不肯讲，地方长官们费尽心思也想不出办法来。也许那个罪人正在此地望着这凄惨的光景，谁也不知道就是他，他可忘记了上帝却看见他的。”

“那个学者，”外乡人又含笑说，“应当亲自出头来揭穿这个谜。”

“如果他还活着，这事是应该由他来作的，”那个市民说，“好先生，我们马萨诸塞州的地方当局曾经反复考虑，这个妇人又年轻又美丽，一定是受了很大的诱惑才堕落的，另外，情势如此，她的丈夫也许已沉到海底，所以他们不愿意严格行使我们正义的

① 相传《旧约·但以理书》是他所著，为最贤明的裁判者。

法律来惩罚她。论罪那是要处死刑的。但是他们的慈悲心肠，只判决白兰太太在绞刑台上站三个钟头，从此，她以后的生活，有一天算一天，都得在她的胸上戴一个耻辱的标记。”

“好聪明的裁判！”那个外乡人说，垂头深思着。“这样她将成为训戒罪恶的一个标本，直到那个丑恶的字刻在她的墓石上为止。不过，她的罪恶的伴侣没有和她一起站在台上，我总有点不开心。但是他会被人发觉的！——会被人发觉的！——会被人发觉的！”

他很有礼貌地对那个好讲话的市民鞠躬，然后，在他印第安人随从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两个人全从人群间走出去了。

在他们谈话之间，海丝特·白兰就站在台上，一直用眼盯住那个陌生人——眼神那么凝固，以致在这紧张茫然的瞬间，有形世界的其他一切物象都象是消失了，只留下他和她。本来她的姿容只能在炉旁静默的光辉中，在家庭幸福的阴影里，或是在教堂的严肃气氛下，才能见到的，而现在，午日灼热的阳光燃烧着她的面颊，闪耀出她脸上的耻辱，鲜红的标记戴在她的胸上，罪恶诞生的婴儿抱在她的怀里，而且全城的人象赶会般在注视着她，不过这一次会面，若不在这种情形之下，也许还要更可怕一些。这次的会面虽说那么使她恐怖，却因为这成千成万的人在场，她还可以感到有一种掩护。这样站着，有那么多的人隔在她与他之间，比他们两个独自面对面的相遇，是更好的。事实上，她是以这种众目昭彰的场景为庇护，并且畏惧这庇护一旦会脱离开她。因为她心里萦回着这些思想，所以她身后虽然不止一次，有人大声庄严地呼唤她的名字，全场的人都听得很清楚，而她却象是没有听见这声音似的。

“听我说，海丝特·白兰！”那声音喊道。

上面已经说过，正在海丝特·白兰站立的刑台的上方，有一个从会议室辟出的露台或是露天的走廊。每逢有什么公告的时候，地方长官就在这种地方会合，并举行当时这样公告所应有的一切仪式。在我们所描述的这场景中，州长贝灵汉亲自出席，坐在椅子上，身边有四个持戟的警卫环立，作为仪仗队。他帽上插一支黑羽毛，外衣上镶着花边，里面穿着黑丝绒的束腰紧身衣，他是一个年老的绅士，在他的皱纹中记录着他艰苦的经历。他成为这种社会的首脑与代表人是十分适当的，因为这种社会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它现状的进步，并非依赖于青春的冲动，而是需要成人的严格和适度的精力，以及老年人阴沉巧妙的手段；他们所以能有那么多的成就，正因为他们的幻想和希望是那么的少。环围着这个长官的其他显要人物，全具有一种威严的风度，因为那个时代一切官方都公认是领有宗教机构的神圣性。他们的确是些善良的人，公正而又贤明。但是，若想从人类的大家族中，选择出同样数目的智慧与美德的人们，比海丝特·白兰现在所转身面对着的相貌冷酷的圣人们，还要无资格来裁判一个犯罪的妇人的心，还要无资格来分辨善与恶的环节，那确实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真的，她象是意识到，如果她还期望任何同情的话，那只有在群众的较宽大较温暖的胸怀里去探求；因此，当这个不幸的妇人向露台抬起眼睛的时候，她的面色变得苍白而且颤抖了。

呼唤着她的声音是从那声誉卓著、为人景仰的约翰·威尔逊牧师发出来的，他是波士顿牧师中最年长的一个，象他同时代同一职业中大多数的人们一样，他是一个大学者，同时是一个亲切和蔼的人。不过这种亲切和蔼的品性，并不象他的天赋的理智那样受到一心一意的培植，所以实际上，在他与其说是一件可以

自我庆幸的事，还不如说是一种耻辱。他站在那里，头巾下露出灰白的头发，同时，他那习惯于书斋里阴暗光线的灰色眼睛，在这种纯净的阳光里，便象海丝特的婴儿的眼睛一样在闪眨着。看他的样子象是我们在宗教古书卷首上所见的黑色的雕刻画像，不过即使有一个画像，象他现在这样挺身出来，也同样无权来干涉人类罪恶、情欲和苦闷这一问题的。

"海丝特·白兰，"那个牧师说，"我曾经跟我这位年轻的弟兄争论过，而你也就是指定在他宣教的教堂里听讲的人，"——威尔逊先生说着，把手放在他身边一个面色苍白的青年人的肩上——"我好不容易说服这个神圣的青年，要他面对着上天，在这些智慧而正直的长官面前，在全体人民的旁听之下，来追究你的罪恶的卑劣与黑暗面。因为他比我更明了你的本性，所以他更晓得应该采用怎样的辞令——不管是好言相劝还是恐吓——以便克服你的刚强和顽固，使你不再隐瞒那个诱惑你作出这件丑事的男人的名字。但是，他虽然智慧已超过他的年纪，却怀着一个青年的软弱心肠，不肯答应我，他认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那么多的群众面前，强迫一个妇人打开她内心的秘密，正是触犯一个妇人本性的事。我曾设法说服他，真的，耻辱是在罪恶的行为，而不是在罪恶的招供。丁梅斯代尔兄弟，你再说一遍，你认为这话的意思怎样？应当是你呢，还是我，来追究这个可怜的罪人的灵魂？"

在露台上那些尊严可敬的人物之间响起了一阵悄悄私语；贝灵汉州长把他的意思表示出来，他的话声虽然威严，却搀和着对那个年轻的牧师相当尊重的语气。

"善心的丁梅斯代尔先生，"他说。"你对这个妇人的灵魂要负重大的责任。所以你应当设法叫她悔悟，公开招认，得到一个

结果，才能算是你尽力的证据。”

这番话立刻使群众的眼光全都集中在丁梅斯代尔牧师的身上了，他是一个青年牧师，是从英国一个有名的大学校里出身的，他把当代的全部学识都带到我们这荒野森林的地带里来。他的善于辞令和他的宗教热情，早已保证他要在他的职业中得到显要的位置。他的容貌极其动人，有一个洁白高耸而严峻的前额，褐色忧郁的大眼睛，他的嘴，除非是用力闭住的时候，总是容易颤抖，这既表示出神经质的敏感，同时也表示出自我抑制的大毅力。虽然这个青年牧师有着深厚的天赋和一个学者的成就，在他身上却露出了一种气氛——一种忧心忡忡、惊惊吓吓、手足无措的神情，好象一个人自觉失了方向，对于人生的道路颇为茫然，只有在他独自隐蔽的地方才得安然似的。因此，凡是在他的职务所能允许的限度以内，他踏着阴影的小径，而借此保全自己的单纯和稚气，在适当的场合，便现出一种思想上的清新、芬芳和润泽的纯洁，正如许多人所说，那是如天使般的言词在感动着他们。

威尔逊牧师先生与州长这么公开介绍而唤起人们注意的，就是这个青年，他们要他在全体群众的旁听之下，来盘问这个妇人的灵魂的秘密，而那个灵魂即使是在污秽中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当时处境的难堪，使他的脸上失了血色，使他的双唇发抖。

“跟这个女人谈谈吧，我的弟兄，”威尔逊先生说。“这是她的灵魂的重大关键，同时，也正如我们景仰的州长所说，也是你自己灵魂的重大关键，因为你对于她的灵魂是要负责的。劝告她把实情忏悔出来！”

丁梅斯代尔牧师先生垂着头，象是默默地在祈祷，接着就走

向前来。

“海丝特·白兰，”他凭依着露台，俯身凝视着她的眼睛，说道：“你总已听到这位善良的人所讲的话了，你已看见那压在我身上的责任。如果你觉得那样可以使你灵魂平静，而你现世所受的惩罚更能有效地使你得到拯救，那么我命令你供认出你共同的罪人和共同的承受者！不要因为对那个人怀有不正当的怜悯和柔情，便保持沉默；相信我的话，海丝特，因为虽然他将从崇高的地位上跌下来，将同你一起站在耻辱的刑台上，然而那总比一生隐藏着一颗罪恶的心要好一些。你的沉默，除去诱引他——不，简直是强迫他——在罪恶上面又加上虚伪以外，对于他还有什么好处呢？上天既然给了你一种公开的耻辱，你就该借此公开地战胜你内心的罪恶和表面的哀愁。现在呈献到你唇边的那杯辛辣可是有益的苦酒，也许那个人自己没有勇气拿来喝下去，但是请你注意，你是怎样在阻挡他接受这杯苦酒呢！”

这个青年牧师的声音，是叫人心醉地甜蜜、丰满、深沉、若断若续。这么明显表现出来的情感，是比词句中直接的含意，更能教人心弦颤动，得到听众一致的同情。就连海丝特怀里的孩子，都受了同样的感动，她那向来是漠然的视线现在就望着丁梅斯代尔先生，而且抬起她的小胳膊，半欢喜、半愁苦地发出咿呀的声音来。这位牧师的规劝是那么有力，人们不由得不认为海丝特·白兰一定会说出那个罪人的名字；否则呢，那个罪犯本人，无论他所处的地位是高是低，也一定会被内心不可抑止的切望，迫他登上这个刑台。

海丝特摇摇她的头。

“女人，不要过于违犯上天慈悲的限度！”威尔逊牧师先生比以前更声色俱厉地叫着。“就连那个小小的婴儿，上天都叫她发

出声来，认可和赞同你所听见的这一番规劝了。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来！那样，再加上你的悔悟，将可以去掉你胸上的红字！”

“决不会的，”海丝特·白兰回答，并不看威尔逊先生，却一直望着那个青年牧师的深邃而烦扰的眼睛。“那烙印是太深了。你们除不掉它的。但愿我能忍受住他的苦痛以及我的苦痛！”

“说出来，女人！”另一个人从群众中走向台边、声音冰冷而严峻地说。“说出来呀；让你的孩子有一个父亲！”

“我不愿意说！”海丝特面色变成死灰，可是仍然答复了那个十分熟识的声音。“我的孩子必要寻求一个天上的父亲；她永远也不会认识一个世上的父亲了！”

“她不肯说！”丁梅斯代尔嗫嚅着，他凭依着露台，手按着心脏，在等待他的规劝的结果。这时他喘了一口大气退回身来。“女性的心真是有着惊人的力量和宽大！她不肯说！”

早已用心准备好临时应付的那个年长的牧师，看出这个可怜的罪人的刚强心境，便向群众讲了一篇论罪恶的演讲，把各种各样的罪恶都讲到了，而且不断提及那个耻辱的字母。他是那么用力地翻来覆去讲着这个标记，他的谈锋在人们的头上滚来滚去有一个多钟头，使得那标记在人们的想象里增添了新的恐怖，而且象是从地狱深渊的火焰里染成了它的深红色。同时海丝特·白兰就站在那个耻辱的台上，眼睛凝望着，显出一种疲倦的漠不关心的神情。当天早晨凡是人性所能忍受的一切，她都负担过来；而且因为她的气质是不落俗套的，所以她不会一来就昏厥，好逃避开那种炽烈的痛苦，她的精神只能躲避在一种如石头般无感觉的硬壳下面，至于动物生命的机能依然还保持完整。就在这种状态中，那个宣教师的声音在她的耳里残酷而无效地轰响着。那个婴儿，在受审的后半段，大声哭泣嘶叫起来；她机械

地想法叫孩子沉静，可是对于孩子的痛苦象是毫无同情的样子。她还是现出同样冷冰冰的态度被领回监狱里去，又被关进铁板的门里，从公众的注视下不见了。那随在她身后窥望的人们悄悄地谈论：沿着牢狱门内黑暗的通路，红字投射出一道凄冷的闪光。

四　会　见

海丝特·白兰转回监狱之后，她陷入一种神经激动的状态中，必须有人不离左右的看守她才行，否则她就会伤害了自己，或是对那可怜的婴儿作出半疯狂的伤害行为。将近夜晚的时候，大家看出，想用呵责、或是用惩罚的威胁来抑止她的狂乱，已是不可能的事了。狱卒布莱凯特先生认为应当去请一个医生来看看她。这个医生，若照狱吏形容起来，对于基督教的各种医学，以及野蛮人对于生长在森林间一切药草的知识，他全都精通。说一句老实话，极度需要医生来照料的，不仅是海丝特本人，更紧急的是那个婴儿。那个孩子从母亲的怀里吸取食粮，象是把弥漫在母亲身体里的混乱、烦闷和绝望都吸了进去。她这时正在痛苦的痉挛中扭捩着，她小小的身体，成了海丝特·白兰当天所忍受过来的精神痛苦的一个强有力的模型。

紧随着狱卒，在阴惨的牢房里，出现了那个相貌奇异的人，他曾经出现在人群中，引起了那个佩戴红字的人非常强烈的关心。在州长与印第安人的酋长关于赎身事件进行谈判以前，把这个人暂时安放在监狱里，倒不是怀疑他犯了什么罪，而是认为这样处置是最方便最合适的办法。据说他的姓名是罗格·齐灵窝斯。狱卒把他领进房里之后，站了一会儿，觉得很奇怪，这人

一进来，屋里便比较安静了；因为虽然那个孩子还在继续呻吟，而海丝特·白兰马上象断了气一般地静默了。

“朋友，请你把病人单独交给我吧，”医生说。“好心的狱吏，请你相信我，你的屋子里立刻就可以平静了；而且我答应你，白兰太太从此将更会听从官长的话，不会再有你们方才见到的那种情形了。”

“我说，如果你老有办法作到这一步，”布莱凯特先生答道，“我就真佩服你老的本领了！真的，这个妇人象是中了魔；我什么办法都用尽了，就缺叫人用鞭子来赶走她身上的恶魔。”

那个陌生人显出特有的冷静走进屋里来，那样子正和他自称为医生的身份相合。狱卒退出之后，他与那个妇人面面相对了，他的态度也并没有改变。在人群之间，她曾经那般专心地注意他，已经表示出他和她是有着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他首先探视那个孩子，事实上，那个孩子扭捩在转轮矮床上哭叫的情形，使人绝对不能不把一切工作搁起来调理她。他仔细探视着婴儿，然后从他的衣服里掏出一个皮匣子解开来。里面似乎装着药品，他取出一粒搅在一杯水里。

“我过去对于炼金术的研究，”他说，“再加上有一年多住在那对于药草的各种性质极有研究的人民之间，使我变成一个比许多医学士出身的人还更精于医道。你看，妇人哪！这孩子是你的——和我没有一点关系——她也不会把我的声音和像貌认成是她的父亲的。所以，你亲手给她服药吧。”

海丝特推开他递过来的药品，同时露出一种过分疑虑的神色凝视着他的面孔。

“你可是要从这个无辜的孩子身上给自己报仇吗？”她小声说。

“蠢女人！”医生半冷酷半安慰地答道。“怎么会使我想到伤害这个错生下来的不幸的孩子呢？这药品很有效力，如果她是我的孩子——是的，我自己的，同时也是你的！——我也只能给她这个。”

她还在犹疑，事实上，她的心理状态已无理性可言，这时，医生把婴儿抱在怀里，亲手给她服了药。药马上见效了，恢复了医生的信用。小病人的呻吟平息了；她的痉挛的扭捩逐渐止住了；在几分钟之后，和一般小孩子痛苦解除后的情形一样，她沉入香甜的酣睡里。那个颇有资格可以称为医生的人，接着又来照料那位母亲了。他摸着她的脉，极冷静而仔细地检查着，同时注视着她的眼睛——这种眼神使她的心脏萎缩而战栗，因为那眼神是那么熟悉，可是又那么奇异而冰冷——最后认为他的检查已经够了之后，又调了另一剂药。

“我不晓得迷魂汤或忘忧草之类的东西，”他说，“但是我在荒野中得知许多新的秘密，这就是一种——一个印第安人教给我的，因为我把巴拉塞尔士① 的一些老知识传授给他，他用这来报答我。喝下去吧！这剂药也许不及一个纯洁的良心来得叫人好过。那是我没法给你的。但这剂药可以镇定你的澎湃的热情，正如把油倒在暴风雨的海浪上一样。”

他把杯子递给海丝特，她缓慢地接过来，一心一意地望着他的面孔，虽然那眼色并不完全是恐惧，却充满怀疑，不明他的用意究竟何在。她也看了看她那熟睡的婴儿。

“我曾经想到死，”她说，“曾经愿意死——甚至这样祷告过，如果说我还有资格祷告的话。不过，死亡若是在这个杯子里，我

---

① 巴拉塞尔士（Paracelsus，1493—1541）：瑞士的炼金术士与医生。

请你，在你看见我一口喝光以前，再重新想一想。你看！它已经到了我的唇边了。”

“那么，喝吧，”他说道，仍然是冷冷地不动声色。“海丝特·白兰，你这样地不理解我吗？我的用意会是这么浅薄吗？纵算我心里怀有复仇的计划，也只有让你活着，给你医药，解除你的病害和生命的危险，使这个火红的耻辱仍然燃烧在你的胸上，此外我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他说话的当儿，把他长长的食指放在那个红字上，那个字立刻象烧得火红般烫进海丝特的胸里。他注视着她那不由自主的姿势，微笑了。“所以，活着吧，在男男女女的眼前——在你称为丈夫的人的眼前——在那个孩子的眼前，负着你注定的命运吧！为了你好活下去，喝下这剂药吧。”

海丝特·白兰不再争论或是拖延，就把那杯药一口喝掉，在那个有法术的人的授意之下，她在孩子熟睡的床上坐了下来；同时他拉过房间里唯一的一把椅子，自己坐在她的旁边。她对于这种安排不由得颤抖起来；因为她觉得，现在他所作的事，是出于人性，出于原则，也可以说是一种高尚的残忍，为了解救她肉体的痛苦，他不得不如此，而在这以后，他要现出一个受了最深的、伤害到无法补救的人的面目来对待她了。

“海丝特，”他说，“我并不问你，你为什么、或是你怎样陷进这个深渊里，其实可以说是怎样登上那个耻辱的刑台上——我就在那里找到你的。道理是用不着多加追问。那是我的糊涂，你的软弱。我——一个有思想的人——一个大书呆子——一个已经衰颓的人，已把我最好的岁月供给了渴望知识的梦想，象你那样的青春与美丽于我又有什么用呢？从我诞生的时候起，我的身体就是畸形的，怎么会妄想知识的天赋在一个青年女儿的幻象中可以掩蔽了肉体的缺陷，而用这种想头来哄骗自己呢？人们

说我是有智慧的。如果说圣人对于自己的事有过智慧的话，我早就应当预见这一切了。我早就应当料到，当我走出那渺茫阴黯的森林进入这个基督教徒的殖民地时，我第一件触眼看到的事物就是你本人——海丝特·白兰，一个耻辱的雕像，站在人民的面前。不，就当我们作为一对配偶一起从那古老的教堂里迈步出来的时候，我就应当看见在我们的道路的一端有红字的烽火发出熊熊的火光！”

“你要晓得，”海丝特说——因为尽管她已这样懊丧了，她还是不能忍受对她耻辱的标记这最后的安详的中伤——“你要晓得，我过去对你是坦白的。我感不到爱情，而且我也没有假装过。”

“真的，”他答道。“那是我的糊涂！我已经说过这话。但是直到那一时期，我的生活都是白白地活过来。世界原是那么惨淡！我的心胸成了大得可以容纳无数人的住处，但是孤独而凄凉，缺少一个家室的火炉。我热切盼望燃起炉火来！这好象并不是一种怎样非份的梦想，我虽然年老，虽然阴沉，虽然畸形，可这种普天下随处都有的、全人类都可以享受得到的、简单的幸福，或许还可以让我得到。因此，海丝特，我把你牵入我的心胸里，牵入最内心的深室里，因为你留在那里便发生一种温暖，而用那热气来温暖你！”

“我把你害苦了，”海丝特呐呐地说。

“我们彼此害了对方，”他答道。“首先是我害了你，我把你含苞的青春和我的衰朽结成了一种错误而不自然的关系。我不是一个没有思想或空谈哲理的人，所以我不想复仇，不对你怀有任何谋算。在你和我中间，那天秤是十分平衡的。但是，海丝特，那伤害了我们两个人的男人是活着的呀！他是谁？”

“不要问我！”海丝特·白兰回答，不转眼地望着他的面孔。

“你永远也不会晓得了！”

“你说，永远不会吗？”他接着说，露出一种自信有办法的阴郁的微笑。“永远不会晓得他！请你相信我，海丝特，没有什么东西——无论是外部世界的，或是不可测知的思想领域相当深处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隐瞒得过那热心而无止境地从事解决神秘的人。你也许可以对那些窥察的群众隐藏住你的秘密。你也许可以隐瞒得过那些牧师和长官，象今天那样，他们想从你的心里搜索出那个人的姓名来，而给你在台上找一个伙伴。但是我呢，我要用他们所没有的别种感官去探求。我将寻到这个人，如我在书本中寻到真理，在炼金术中寻到黄金一样。有一种共感将使我可以意识到他。我将看见他颤抖。我将感到自己突然而不自知地战栗起来。或早或晚，他必定要落在我的手里。”

那个衰老的学者眼光那么炽烈地照射在海丝特·白兰的身上，以致她用手紧罩住她的胸膛，生怕他立刻就会看穿了她的秘密似的。

“你不愿意泄露他的名字吗？不过他仍然脱不出我的手掌，”他接着说，露出一种极有自信的样子，好象他就是命运本身。“他和你不同，他身上没有缝着耻辱的字，但是我可以看穿他的心。不过你不要替他害怕！你不要以为我会干涉上天的安排，或是将他暴露出来落在人类法律的掌握里，而使我自己吃亏。你也不要以为我会想法毁坏他的生命；或是毁坏他的名誉——因为，据我判断，他是一个颇有名望的人。让他活着吧！让他隐藏在表面的荣誉中吧，假如他做得到！不过他仍然脱不出我的手掌！”

“你的行为还象是慈悲，”海丝特又迷惑又惊恐地说：“但是你说的话叫人听起来真可怕！”

“你曾经是我的妻，所以我有资格来跟你讲一件事，”那个学

者继续说道。“你始终把你的奸夫的秘密保守起来。同样你也要保守我的秘密！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一个人是认得我的。不要对任何一个人泄露：你曾经管我叫丈夫！在这里，在这个世界的空旷的郊外，我将扎下我的帐篷；因为，在别的地方，我是一个漂泊者，一个与人间利害关系隔绝的人，而在此地，我寻到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一个婴儿，他们与我本人中间存在着一种最亲密的瓜葛。不管那是为了爱还是恨，不管那是正当还是错误！你和你的人，海丝特·白兰，是属于我的。我的家就是你和他所在的地方。但是不要将我泄露出来！”

“你这样的愿望是为的什么呢？”海丝特问道，她几乎不明白为了什么道理对这种秘密的约束畏缩起来了。“为什么你自己不公开地出头，马上把我丢弃呢？”

“也许是，”他答道，“因为我不愿意遭受一个不忠实女人的丈夫所要蒙受的耻辱。也许是另外还有别的理由。总之，我的主意是想生与死都不叫人晓得。所以你就跟大家讲你的丈夫已经死了，再不会有什么音信。无论言语间或是表情上，都不要认识我！最要紧的是，不要对那个缠住你的男人泄露出这件秘密。如果你不能作到这一点，就要当心哪！他的名誉，他的地位，他的生命，将在我的手心里。你当心吧！”

“我愿象保守他的秘密一样，保守你的秘密，”海丝特说。

“起誓！”他接着说。

于是她宣了誓。

“现在，白兰太太，”老罗格·齐灵窝斯说——今后我们就这样称呼他，“我叫你一个人去过活：带着你的婴儿和那个红字一个人去过活，怎么回事呀！海丝特，你的判决是要你睡觉时都戴着这个标记吗？你不怕梦魇和恶梦吗？”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地微笑？”海丝特问道，她对于他眼里的表情感到难堪，“你将象那个在森林里作怪的黑男人般缠着我们吗？你是要引诱我陷进一个圈套里来证明我的灵魂的破灭吗？”

“不是你的灵魂，”他又微微一笑答道。“不，不是你的！”

五　海丝特做针线

海丝特·白兰拘禁的期限已经满了。狱门打开了，她走出到阳光里来。那普照一切的阳光，对于她那病态的心境，象是除了暴露她胸上的红字以外，再没有别的目的。这是她第一次无人跟随迈出了监狱的门槛，可是这时候她所感到的痛苦，也许要比上文所描写过的、把她摆在大众的面前受辱、全人类都用手指指着她、在行列中丢丑的时候，还要难过。因为在当时，她还有一种反常的神经的紧张支持着，而且用尽她性格中全部的战斗力量，使她能够把那场景改变为一种惨淡的胜利。更进一步说，那是一生一次的独一无二的事件，所以她可以不顾前后，唤起了许多年平静生活所耗费不了的生命力，来迎接这次侮辱。就拿那惩罚她的法律来说吧，它是一个容貌可畏的巨人，在他的铁腕里，不但有消灭的力量，同样也有扶持的力量，因此也就将她撑持住，叫她度过了那对于她的丑行的可怕的惩罚。但是现在，她独自走出狱门，开始了日常生活；她必须用她体质的常力支持前进，不然就要倒下去。她不能再向未来透支，帮助她度过目前的痛苦。明天还要有明天的考验；下一天是如此，再下一天还是如此；每一次的考验都各有不同，然而在当时都同样是说不出来地那么难于忍受。遥远的未来的时日是要人艰苦地走向前去的，还

要她担负着同样的重荷，一生担负着，永远不能抛掉；因为每经一天，每过一年，都将在那耻辱的累积上层层堆起它们的不幸。在长年累月中，她要放弃她的个性，而变成宣教师与道德家众手所指的一般的象征，而且用这个象征，他们可以生动具体地表现出他们关于女性的脆弱与罪恶情欲的意象。这样，他们将教育那些年轻而纯洁的人们望着她：这个在胸上燃烧着红字的火焰的人——望着她：这个父母清白的孩子——望着她：这个有一个今后将长成为妇人的婴儿的母亲——望着她：这个一度曾经纯洁的人——拿她作为罪恶的形象、肉体和实在。而且她必要担负到来世去的那耻辱，将成为她坟墓上唯一的墓碑。

这事也许会令人觉得惊异的：她面前既然开放着一片世界，而她的判决又没有严格规定要限制她留在清教徒的那么遥远、那么荒僻的殖民地里，她何以不转回她的诞生地，或是到欧洲任何别的国土去，在一种新的环境下，隐姓埋名，适应环境，彻底重新作人；再说，那黑暗得深不可测的森林的路径也在对她展开，那里人民的生活习惯，都是与制裁她的法律全然不同，她的奔放的性质很可以跟他们同化；然而她却仍旧留住，把这块地方当作她的家，而只有在这里她才必须成为耻辱的典型。不过确有一种因果关系，一种那么不可抵抗、那么不可避免的情感，那是含有一种宿命的力量的，它强迫人类逗留在某一个地方，而且象幽灵般在那里出没，这地方发生过一些巨大显著的事件，使他们的一生都有声有色；那事件的悲哀的色彩越是浓厚，人也就越舍不得离开这地方。她的罪恶，她的耻辱，便是她扎在泥土里的根。好象是一种新的诞生——比她第一次的诞生还有更强的同化力——把其他一切移民和漂泊者都非常过不惯的森林地带，变成了海丝特・白兰的荒凉而愁惨的家了，而且一生一世要住下去。世上

其余的一切场景——就连田园风光的英国乡村，她快乐的婴儿时期和纯洁的少女时期都象是早已脱掉了的衣服一般，似乎仍然由她的母亲保管在那里——对于她都是比较生疏的了。在这里缠住她的锁链是铁环，深钳着她最内在的灵魂，永远也断不了。

或者也许是——无疑地确是如此，虽然她也用这个秘密瞒着自己，而每当这秘密象蛇探头出洞般从她的心里钻出来时，她即面无人色——也许是另有一种情感使她牢守在那给她以致命打击的地点与狭路里。在那里居住着一个人，在那里踏着一个人的脚步，而她自认与这个人有一种结合的关系，虽然世上无人承认，却会把他们一同带到末日审判之前，就以那法庭为他们结婚的圣坛，好共同承当来世永无了期的报应。灵魂的诱惑者一再把这观念塞进海丝特的深思里，对她所抱住的这种热情和狂欢加以嘲笑，然后又竭力要她抛掉这个观念。她几乎不敢面对这个观念，而急忙将它深锁在它的地窖里。关于她继续居住在新英格兰的动机，她作了一个解释，并强迫自己相信，那其实一半是真理，一半是自我欺骗。她对自己说，这里曾经是她犯罪的地方，也应当是她受人间惩罚的地方；因此也许她日常受辱的痛楚，终于会洗刷干净她的灵魂，产生出另一种纯洁来，而因为那是殉道的产物，所以要比她已经丧失的纯洁更接近神圣。

因此，海丝特·白兰并不逃走。在市镇的郊外，在半岛的边缘上，不和任何其他住家毗邻，有一间小小的茅屋。这是早先的移民建造的，后来被舍弃了，因为附近的土地荒瘠得不能耕作，同时位置比较偏僻，脱离了社会活动的圈子，而当时在移民中，社会活动的风气已很盛行了。茅屋的位置就在海岸边，朝西越过一湾海水可以望见满遮着树林的小山。这半岛上所仅有的一丛矮树，并不能完全遮隐住那茅屋，好象是故意在指明这里有一目

标，情愿被遮没，或者至少应当被遮没的。在这间孤寂的小屋里，海丝特以她所有的微薄资财与地方官的准许状——地方官还时常在严密监视她——带着她的婴儿，安身立命了。一种神秘的怀疑的阴影立刻就缠绕住这块地方。有些小孩子，还过于年幼，不懂得为什么这个妇人应当被摈斥在人类仁慈的境界以外去，他们会偷偷地走近来，看她在茅屋窗边做针线，看她站在门口，看她在小花园里劳作，或是看她独自走向通往市镇的道路上，等到辨明她胸上的那个红字，便怀着奇异的象怕传染病似的恐惧逃开了。

海丝特的处境虽然孤寂，世上没有一个朋友敢来接近她，不过她却不愁衣食。她自有一手好技艺，即使在一个比较不能施展的地方，也足够养活她自己和她的日长夜大的孩子。那就是做针线的技艺，当时也和现在一样，那几乎是妇女唯一可做的一种技艺。戴在她胸上的、刺绣得非常奇妙的那个字母，就是她富于幻想而纤巧的技能的标本，就连宫廷的贵妇人们若想在她们的锦绣质料上增加更丰富更灵性的人类妙手的装饰时，也就会乐于利用这种技能的。当然，在这块地方，清教徒的服装样式，一般的特点是黑色的，素朴的，她的女红的精美的产品，可能很少有人来过问。然而时代的趣味，正在逐渐要求这一类精美的技艺，所以也就难免要影响到我们严峻的祖先们，因为他们也曾抛弃过许多老样式，而那在当时也象是很难废除的。公众的典礼，如圣职任命式，官吏就任式，以及新的政府可以对人民显示威仪的其他一切形式，都当作固定的政策一般，执行得整齐严肃，而又露出一种既阴森又矫作的庄严。深深的襞领，煞费苦心织成的带子，以及刺绣得华美的手套，都被认为是政府官吏夸耀威风的必需品，而且纵使节俭的法律正在对平民阶级禁止这一

类的奢侈，但凡是有身价有财富的人，却很容易得到特许的。还有，在丧事的排场中，无论是死人的装殓，或是活人志哀的黑丧服与白麻衣上的各式各样象征的花样，都时时使人要求如海丝特·白兰所能供应的那种劳力。婴儿的服装——因为当时婴儿是穿袍子礼服的——也另外给她一些劳作和挣钱的机会。

渐渐地，并不很慢，她的女红变成了如今所谓的时髦了。也许是由于对如此苦命的一个女人发生了怜悯；也许是由于一种病态的好奇心，对于极普通并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都给予虚浮的价值；也许是因为另有一些不可捉摸的情况，当时也和目前一样，在某些人是求之不得的，而有些人却可以充分地得到；或者也许是因为海丝特确能弥补了一个罅隙，否则这份工作就没人做了；不管是什么缘故吧，总之她随心所欲做多少点钟针线，便可以得到十分满意的报酬。也许是虚荣心为了抑制自己，这才甘愿在堂皇庄严的典礼时，穿上她那双罪恶的手所织成的服装。于是她的针线出现在州长的襞领上；军人在他们的绶带上佩戴它，牧师在领结上佩戴它；婴儿的小帽子也用它为装饰；在死人的棺材里，它被幽囚以致腐朽霉烂。但只有一件事是记录上所没有的，便是没有人用她的手艺来刺绣新娘用以遮隐纯洁的红颜的白面纱。这一件例外，使我们明了社会对于她的犯罪，始终是深恶痛绝的。

海丝特除了维持生计以外，什么都不需求，自己过着最俭朴最刻苦的生活，待她的孩子就稍许宽裕一点。她自己的服装是最粗糙的质料制成的，而且颜色是最阴黯的，只有一件装饰品——那个红字，而那是她命定非佩戴不可的。反之，孩子的服装，却显现出一种幻想的、或者宁可说是一种奇妙的意象，而那确实也增强了这个小女孩子很早便已发展起来的那种空灵的优

美，不过那也好象是含有一种更深刻的意义。这一点我们以后或许还要详谈。海丝特除去装饰她的婴儿的小小浪费以外，她把全部多余的资财都用来施舍，其实那些贫苦的人并不比她自己更不幸，而且还要时常侮辱那施惠于他们的人。有很多的时间，她本来可以用来作有益于她的技艺的工作，可是她却替穷人制粗衣。做这样的工作，也许会含有一种忏悔的意义，而且用许多时间从事那么粗糙的手工，她是真正地牺牲了她的享乐。在她的秉性里，本有一种丰盛的、肉感的、东方人的特质——一种喜欢壮丽华美的趣味，那除去在她的女红的绝妙产品以外，在她全部的生活中，再没有旁的事可能供她施展的了。女性由细巧的针线劳作中所得到的那种享乐，是男性所不能理解的。在海丝特·白兰的场合，那或许是一种表现她生命的热情的方式，也就是一种安慰。但是她也象对其他一切欢乐似的，把它看为一种罪恶。象这种毫不实在的病态的良心干涉，恐怕并不是纯真坚决的忏悔，底子里很可以看出有一种极可疑的东西，一种深深的谬误。

海丝特·白兰，以如此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中扮演着一个角色。虽然人世在她身上刺了一个标记，那对于一个女性的心比烫在该隐① 额上的标记更加难堪，但她有天生的坚强个性与稀有的才能，所以世界是不能完全把她抛掉的。不过，在她与社会的一切接触中，没有一件事会使她感到她是属于那社会的。凡是同她发生接触的人，每一姿态，每一言语，甚至就连沉默，都在暗示，常常是表现出来，她是为社会所摈弃的了，而且她孤独得象是居住在另一个世界里，象是用跟其余的人不同的感官来与

① 该隐是亚当与夏娃之长子，因妒杀死他的弟弟亚伯，见《旧约·创世记》。

一般人相交接。有关道德的事项，她是离得远远的，然而却又紧紧地粘住她，正如返还老家的幽灵，却不能使家人看到它感觉到它了；它不能再与家人的欢喜同微笑，也不能再与亲族的哀愁同悲泣；或者纵使它能表示出它被人禁止的同情，却也只能唤起恐怖与可怕的厌忌。事实上，这些情绪，再加上那最使人辛酸的轻蔑，仿佛就是她在一般人心里所保存的唯一的部分了。当时不是一个情感优美的时代：她的处境，她是十分了然的，一刻也不会忘记，可是人们却时常最粗野地刺触她最嫩弱的地方，使她重新感到一阵剧痛，把她的处境又鲜明地浮现在她的眼前。我们上边已经说过，她拿那些穷人当作慈善的对象，向他们伸出了救济的手，可是时常要受他们的侮辱。同时，她因职业而出入其门的那些上层阶级的妇女，却惯于把辛辣的点滴浇在她的心脏里；有时用的是一种安详狠毒的策略，女人们是很会从琐琐碎碎的事情上调制出微妙的毒药的；有时就用更粗鄙的表示，刺痛受难者无防御的心胸，象在溃烂的创口上施以无情的打击。海丝特长期安然受着这种锻炼；她对于这些打击无从反应，只不过有一阵红潮禁不住涌上她苍白的双颊，然后又潜入她心胸的深处。她是忍耐的，事实上她是一个殉道者，但是她禁止自己为敌人祈祷，因为她虽有恕人的志愿，却怕那祝福的言语会顽强地歪曲成为诅咒。

清教徒的法庭那么狡猾地设计出来对付她的、那种永无休止永远活跃的惩罚，继续不断地，以千变万化的方式，使她感觉到无数痛苦的悸动。牧师们停在街心里，对她说出一番劝诫，便会招来一面蹙眉一面嬉笑的人群，围绕着这个可怜的犯罪的妇人。如果她走进教堂里，相信一定可以分享宇宙之父在安息日的微笑时，偏偏不幸地发觉自己正是讲演的题目。她对于孩子们也

渐渐有了畏惧；因为他们的父母都传给他们一种模糊的观念，认为这个永无伴侣只带着一个孩子默默溜过市镇的女人，是有着怕人的地方。因此他们首先让她过去，然后远远地追随着她，锐声喊叫，那些话在他们心里本来没有什么明确意义、不过是信口说出来的，对于她却是同样地可怕。好象是说明她的耻辱的声名已传布得很广，整个的自然全都晓得了；纵使树叶都在切切私语这个不可告人的故事，夏日的微风把它到处传播，冬天的寒风把它大声呼啸，也不会给她比这更深刻的痛苦！若有一个新来的人注视她，她更感到另一种特别的痛苦。每当陌生人好奇地望着那个红字——没有人会不这样作的——他们是把那个字母又重新烫进她的灵魂里；所以她几乎时时不自禁地要用手掩盖了那个符号，然而却又总是禁住自己。其次，熟人的眼光，也同样叫她受到一番痛苦。那种不以为奇的冷淡的眼光是令人受不了的。简而言之，从头到尾，海丝特·白兰在人眼望着那个标记的时候，总是感到怕人的痛苦的；那块地方永不会结疤；反之，由于每日的痛苦，象是越来越敏感了。

但是有时，也许许多天中有一次，也许许多月中有一次，她感觉到一双眼睛——一个人的眼睛——注视在这个耻辱的烙印上，象是给了她片刻的安宁，仿佛她一半的痛苦被分了去。然而再一瞬间，却又全然涌回头，带来了更深刻的刺痛；因为，在这简短的会见中，她又重新犯了罪。然而这是海丝特独自一个人的犯罪吗？

她的想象，由于她那奇特孤独的惨痛生活，已经有些不正常了，倘使她的道德和智力的素质是更软弱的话，这种不正常的心理还会更甚的。迈着孤独的脚步，在这个只有表面上是和她有关联的小世界里踱来踱去，海丝特不时仿佛觉得、或是幻想——纵

使是全然的幻想，也是非常有力、不容抗拒的——她身上的那个红字又给了她新的感觉了。她一面战栗，一面相信——可又不能不相信，那个字母使她对于旁人心胸里隐藏着的罪恶有了亲切的认识。这样的启示是使她惶恐万分的。这是什么启示呢？不是那邪恶的天使对她阴险的煽动又是什么呢？——他很想诱惑这个仅仅作了他一半牺牲的、还在挣扎中的女人，叫她相信表面假装的贞洁只是一种欺骗，如果到处都揭穿实情的话，在海丝特·白兰以外，许多人的胸上都要闪耀出那个红字来的。她必须把这种暗示——那么模糊又那么明白——当作真理而接受吗？在她全部不幸的经验中，再没有旁的东西比这种意识更可畏惧更可厌忌的了。可是这种意识往往不由自主地非常活跃起来，使得她又惶惑，又惊骇。在那严肃古老的时代，牧师与知事是被人视为虔诚与正义的模范，人们仰望他们，如仰望着与天使来往的人物一样，每逢她从一个可敬的牧师与知事身边经过，她胸上的那个红色耻辱，有时便会起一阵同感的悸动。海丝特会自言自语地说，"又要遇到什么魔障吗？"可是她勉强抬起眼来看时，在她的眼界里除去这个现世圣人的姿影以外，再看不见别的人！又有时，当她遇见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女太太时，便会不期然而然地生出一种神秘的姊妹之感，而那位太太，有口皆碑都说她是一生冷若冰霜的。那位太太的胸口里从未照见阳光的冰雪，与海丝特·白兰身上的灼热的耻辱，这两者之间是有什么共同之点呢？此外还有，象电流般的震惊会警告她说："看哪，海丝特，这里是一个伙伴！"于是她扬起眼来，便会察觉一对少女的眼睛，羞赧地对那个红字偷偷瞟了一眼，急忙躲开了，可是在她的双颊上微微地现出冰冷的红潮，仿佛她的贞洁已因这一瞬间的瞥视便受了玷污。用这个致命的标记为符咒的恶魔呀！你无论

在老年人或青年人身上不留下一点点东西给这个可怜的罪犯来崇敬吗?——象这样的丧失信仰永远是罪恶的最悲惨的结果。不过，海丝特·白兰还在努力相信世上的人谁也不象她那样的罪孽深重，拿这一点作为证据，我们就可以承认这个因为自身的脆弱和男人的无情法律而成为可怜的牺牲者的女人，还没有完全腐败。

在那凄凉古老的时代里，鄙俗的人们对于使他们的想象发生兴趣的事，总是赋予它一种古怪的恐怖，所以关于这个红字，也就造出一个故事来，我们很可以用它编成一篇恐怖的传说。他们确信那个标记绝不是世上染缸里染出来的红布，而是由地狱的火焰把它烧得火红的，每逢海丝特·白兰深夜走在外面的时候，可以看见它闪耀得非常明亮。而我们必须说，那个红字是深深地烫进了海丝特的胸膛，所以在那种传说中，也许会比我们现代人的怀疑所能承认的，包含着更多的真理。

六 珠 儿

我们几乎还没有谈过那个婴儿；那个小动物，她的纯洁的生命，秉承着不可测知的神意，从一种茂盛的罪恶的热情中，开放出一朵可爱的不朽的花。那个忧伤的妇人，眼看着她长大，眼看着那每天越来越光彩的美丽，以及那如闪烁的阳光般罩在孩子的小小面容上的智慧，她感到多么奇异呀！她的珠儿！——海丝特是这样称呼她的；这个名字并非用以表现她的相貌，她绝没有象珍珠那样柔和、洁白、明净。她给这婴儿取名“珠儿”，是因为她的宝贵——她耗费了她的一切才买了来的——她母亲的唯一的宝物！真的，这是多么奇异呀！人们用一个红字标明这个妇人犯了的罪，那个字母又具有那么有力而悲惨的效验，除去跟她自己一样犯罪的人以外，再没有别的人会同情她。然而人类如此惩罚的罪恶，上帝却给了她一个可爱的婴儿作为这罪恶的直接的后果，这个婴儿也就生存在那个受辱的胸怀中，把她的母亲和现世的人种与后裔永远地联系起来，最后将成为天国中被祝福的灵魂！不过这种想头，给海丝特·白兰的忧虑，多过于给她的希望，她晓得她的行为曾经犯了罪恶；因此她不能再相信结果会是良好的。一天又一天，她恐惧地看守着这个孩子成长起来的秉性，总在担心会发现出某一种阴暗狂野的特质，而和那产生她的

罪恶相应合。

的确，她没有生理上的缺陷。这个婴儿，形态完整，精力充沛，嫩弱的四肢具有天然的灵活动作，真可以说她是在伊甸园里生长的；而且可以说在人类第一双父母被赶出来之后，就把她留在那里成了天使的玩物。这个孩子有一种天生的优雅，那并不一定是与无疵的完美相共存的；她穿的服装，无论多么简单，看见的人总认为只有那件衣服才最合她的身材。但是小珠儿不穿村俗的粗衣。她的母亲，怀着一种病态的意旨（这一点以后我们就可以更加明白），尽力搜求着最奢华的质料，并让她想象的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来装璜孩子在人前穿戴的服装。这个小人物这样打扮起来，是显得那么壮丽，而这也就是珠儿本身原有美质的光彩——若是姿质较为平庸，这样华丽的衣着会反而叫人黯然失色，她站在阴暗的茅舍地板上，真可以说有一轮纯洁的光圈环绕在她身边。不过即使穿上一件土布衣服，并且因为孩子粗卤的游戏，弄得破碎龌龊，她的姿态还是显出同样的完美。珠儿的姿态蕴藏着一种无限变化的魅力；在这一个孩子中是包涵了许许多多孩子的特色，从农家婴儿野花似的美直到小公主的具体而微的华丽。不过，在这一切之中，有一种热情的特点，有某一种浓重的色彩，那是她永远也不会失掉的；可是无论她怎么变化，如果说她会变成更淡薄更苍白，那也就不算是她自己了——那也就不再是珠儿了！

这种表面的善变，指示出（其实表现得再清楚没有）她的内在生命的各种特质。她的天性仿佛也很深厚，也很多变；但是跟她所降生的世界缺乏关联和融洽——这一点也许是海丝特的忧虑欺骗了她。这个孩子简直不能守规律。她的降生，已经破坏了一条大法规；结果这生命的原质，即使美丽而光辉，也全然是无

秩序的，或许她有自己特有的秩序，其间的变化与次序的要点，是难以发现，甚至不可能发现的。海丝特只能回想，当珠儿从精神世界吸取她的灵魂、从现世的物质吸取她的躯体的那一重要时期，她自己的情形如何，借以揣摩这个女孩子的性格，不过即使如此，也是很模糊，很不完全的。当时这个母亲的热情状态，便是把道德生活的光线传送给未降生的婴儿的媒介；那光线无论原来怎样洁白明净，而因中间插进来的物体，也已深深地染上了大红和金黄色彩、火般的光焰、黑暗的阴影以及摇曳的光辉。最主要的，那一时期，海丝特的战斗气质，浸润进珠儿的身心里。她从珠儿身上可以看出她自己那种狂野、绝望、反抗的气氛，那种轻浮的性质，甚至可以看出那隐伏在她心里的忧郁绝望的阴云。这些性质现在由小孩子气质中的晨光闪耀着，但在将来的人生中，时时会产生出暴雨和旋风。

当年，家庭的规矩要比现在严格得多了。皱眉的申斥，严厉的呵责，以及《圣书》明文规定的时常的责打，倒不仅限于实际过失的惩罚，而视为使儿童的美德得以发育和进步的健全管制。但是，寂寞的母亲海丝特·白兰，却不会对于这个独生女失之过分的严格。她鉴于自己的过失与不幸，很早就想对于这个天命交她来管辖的婴儿，加以慈爱而严格的管束。但是这个难题却不是她的能力所及的。每当海丝特哄骗斥责都使用过后，却看出任何方法也不能发生效验，她只有躲开，完全听凭孩子的任性了。体罚或拘禁，当然，在施行的那一阵是有效的。至于其他各种教训，无论是施于她的精神或是她的情感上，小珠儿有时能够遵守，有时就不能遵守，那要看她临时的高兴了。当珠儿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她的母亲就熟识了一种特别的神情，那使她明了，到了珠儿露出这种神情的时候，无论命令、劝诱或乞求，都将是

徒劳的。那一种神情是非常聪明，却又不可索解，非常倔强，有时却又非常恶狠，但是通常总有奔放蓬勃的精神；海丝特遇到这种时机，不禁就要怀疑珠儿究竟是不是一个人类的儿童。她象是一个缥缈的幽灵，在茅屋的地板上，玩过一阵异想天开的游戏之后，便会含着嘲弄的微笑飞跑了。每当她狂野、明亮、深黑色的眼睛里现出这种神情的时候，她便罩上一层遥远不可捉摸的样子：仿佛她正飞翔在空中，随时可以消失，象那不知何处来亦不知何处去的闪光一样。海丝特一看到这种情景，就象追逐那即将逃走的小妖精一般(珠儿没有一次不是奔逃的)，扑向那个孩子，抓过来紧紧地抱在怀里，热烈地接吻，她这样做，倒不是因为一时涌起的热爱，而是要给自己确证，珠儿原是血肉之躯，并非全然的虚幻。但是当珠儿被捉到的时候，她的笑声，虽然是充满快乐与谐和，却使她的母亲比先前更加怀疑了。

这种令人惶惑难堪的魔咒，时常出现在她自身与她唯一的宝贝之间，而这个宝贝是她出了最高的代价买来的，同时也就是她全部的世界，因此海丝特对这种魔咒颇为痛心，时常会放声大哭。这时，小珠儿也许会(因为谁也不能预料那对于她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蹙着眉捏紧小拳头，将她的小小的面容凝结成一种严峻而无情的不满意的神情。也有时候，她会比先前更大声地重新笑起来，就象是一种对人类的悲伤无知无识的东西一样。更有时候——不过这是很少见的——她会一阵悲恸抽搐地哭泣着，断断续续地诉说出她对她母亲的爱，好象她居心要使自己心碎才好证明她还有一颗心。然而海丝特很难使自己信任这种旋风似的柔情：因为那是来也突然去也无踪。这个母亲一思索到这些事情，就觉得自己象一个召唤精灵的人，在施行魔法中间没有完全按部就班，以致没有学会可以制服这个不可解的新妖精

的咒语。她唯一真正的安慰，仅有孩子在平静睡眠的时候，那时她才真的安心，享受几小时安静、默愁、甜美的幸福，这样一直到小珠儿醒来——也许就在她刚刚张开的眼睑下，那种顽强的表情又在闪烁着了！

多么迅速——真的，多么快得令人奇怪！——小珠儿已经到了那种年龄，除去母亲经常的笑脸和闲谈以外，还要和社会接触了！倘使海丝特·白兰能够听见珠儿的清朗的、象小鸟般的声音混杂在旁的孩子们的喧哗之间，倘使她能在一群游戏的小孩子们的喊叫声中，辨认出她自已的爱女的声音，她将是多么欢喜呀！但这永远是不会有的事。珠儿一生下来就被摈弃于婴孩的世界以外了。她是罪恶的标识和产物，是一个邪恶的小鬼，她是没有权利混在受洗礼的婴孩中间的。最可注意的是，这孩子似乎有一种本能来体会她的孤独，她理解到命运已在她的周围划出了一个不可侵犯的圈子；简而言之，她已全部体会到，她和别的孩子来比，她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自从海丝特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以后，她在大庭广众间从来没有不带着珠儿的。她在镇上来来往往，珠儿也总是随着她；最初是抱在怀里的婴儿，其次是成为母亲的小跟班的一个小女儿，全手握着母亲的一个食指，三步四步地跳着，才跟得上海丝特的一步。在大街的青草地的边缘上，或是在家屋的门槛边，她看见殖民地的孩子们，在清教徒的教育所允许的限度内，作出怪模怪样的游戏；他们装作到教堂去赴会，或是拷问教友派的教徒，或是玩着与印第安人作战，假剥头皮，或是装作巫术的奇形怪状互相恐吓。珠儿每次看到，便热心注视，但从来没有想过和他们结交，若有人和她说话，她也不肯回答。如果孩子们围起她来——这种事有时会有的，珠儿虽然孱弱，却会一阵激怒变得非常可怕，她抓起石头对他们

扔过去，声音尖锐，莫名其妙地怪叫着，连她的母亲都要发抖，因为她的叫声是和念不可解的咒语的巫婆极其相似。

事实上，那些小清教徒们，是世界上从未曾有过的最偏狭的种族，他们早就隐约地觉得这母女不象是本地人，不象是人世间的人，跟普通的情形不一样，因此就从心里轻蔑她们，还时常用言语来侮辱她们。珠儿体会到这种情感，便用一个孩子胸中可能绞出来的最辛辣的恶毒来报复。这种激怒的发作，是有一种价值的，甚至可以安慰她的母亲；因为在这种气氛里，至少叫人感触到有一种诚挚，代替了她所表现的那种常使她母亲束手无策的喜怒无常。不过，这事还是使她母亲痛心的，因为在这种地方，她又可以窥见她自身中曾经存在过的、那一种恶害的阴影的反射。这一切的仇恨与热情，珠儿义不容辞地从海丝特的心情中承继过来。母女两人同处在为人类社会所隔绝的一个圈子里；在珠儿未降生以前叫海丝特·白兰感到烦恼的、在珠儿诞生以后因为母性的柔和的影响而逐渐平静下来的、那些不安定的因素，似乎都浸润在这个孩子的天性里。

在家里，在她母亲的茅屋里和在附近地方，珠儿并不需要结识很多的各式各样的伙伴。她那永远在创造的精神，迸发出生命的魔力，得以和无数的物体相交流，正如一个火把无论碰到什么东西都会燃起火焰来一样。最不相干的物件，例如一根棍子，一团破布，或是一朵花，全部是珠儿的巫术的玩艺，而且，无需经过任何外部的变动，在精神上，就可以把它们应用到她内心舞台上所演出的戏剧里。无数或老或少的幻想人物都可以用她那一种婴孩的声音来谈话。那些飒飒呻吟或是在微风里响起各种悲音的、老朽、阴森、庄严的松柏，无需变形就可变成清教徒的长老；园子里最丑恶的杂草，也便成了他们的儿童，珠儿会毫不容

情地将它们踏倒，连根拔起。真是奇怪！——她凭自己的智力幻化成的各种变形，虽然没有连续性，却是那么的活跃跳动，而且总是在一种超自然的活力的状态中，不久这种活力便象被一种非常急剧而热烈的生命之潮耗尽了，衰颓下去，然后继以其他具有同样狂热力量的形象。这和北极光的幻景似的变化最为相象。不过，如果单讲幻想的发挥，单讲一个正在发展的心灵喜爱游戏，我们看不出她比别的资质优秀的孩子更多些什么；所不同者，只是珠儿因为缺乏人类的伴侣，更为接近她自己创造的幻想中的人群而已。另有一点也很特别，她自己的心情与思想里所产生的一切人物，她都以敌对的情感来对待他们。她从没有创造过一个朋友，总象是在播种龙牙①，而从播种的地方产生一队敌军，她和他们冲杀。作母亲的，看见孩子这么年幼，便能时刻清楚地认识到与自己相背的世界，而且训练出非常凶猛的力量，准备在将来不可免的斗争中，来替自己抵挡一切，这时她的悲哀是多么难以形容啊！而且当她感觉到这种现象是起因于她自身时，她更是怎样的痛心呢！

海丝特·白兰凝视着珠儿，时常将活计落在膝上，痛苦得失声喊了出来，她本想尽力隐藏，却禁不住地叫出来了，那声音象说话又象呻吟："天上的圣父啊——如果你还是我的圣父的话——我带进这世界里来的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啊！"珠儿或是偷听到这种呼叫，或是凭着更细微的感觉，注意到这种苦痛的悸动，便把她活泼美丽的小面孔，含着幽灵般的智慧，朝着她母亲微笑一下，然后转身又去游戏了。

---

① 播种龙牙的故事出希腊神话，腓尼基一王子卡德马斯，曾杀一龙而播种其齿，遂长出一支军队，彼此搏杀，只余五人而后已，此五人后与卡德马斯建底比斯国。

这个孩子的态度，还有一个特点，也要谈一谈。她一生中第一眼看见的是什么东西呢？并不是母亲的微笑，旁的孩子，一看见这种微笑，就要用小嘴上萌芽状态的弱弱的微笑来回报的，而这种微笑，事后人们很难记得清楚，可是却喜欢谈论那究竟是不是一种微笑。珠儿第一眼看见的绝不是这个！第一件东西使她注意的象是——我们可以说出来吗？——海丝特胸上的那个红字！有一天，她母亲在摇篮上俯着身子的时候，婴儿的眼睛被那个灿烂的红字的闪光吸引住；她扬起手来，微笑着向那个字母抓去，那微笑，并不是含含糊糊的，却露出一种果断的闪光，这种神情使得她的面孔看来象是一个更大的孩子了。这时，海丝特·白兰喘不过气来，握住那致命的标记，不自觉地极力想把它撕掉，珠儿这一只婴儿的手故意这么一触，所给她的痛苦是无限的。还有，她母亲的痛苦的表情，在她看来仿佛不过是在跟她闹着玩，便又望着她母亲的眼睛，微笑了。从那个时候起，除非孩子睡觉的时候，海丝特永没有感到过片刻的安宁：连片刻可以安静地欣赏孩子的时间都没有了。真的，有时一连好几个星期，珠儿的眼光一次也不会注视到那个红字；然而，一不当心，那种眼光又象突然的死亡般扫过去，而且眼里总是含着奇怪的表情与特殊的微笑。

有一次，当海丝特在孩子的眼睛里看着自己的影子时——一般母亲常常喜欢这么作的，那种恶作剧的小鬼似的神气又出现在孩子的眼里了；突然间，她想象着（一般寂寞烦恼的妇女时常是被莫名其妙的幻觉纠缠不清的），在珠儿的眼珠的小黑镜子里，她所看见的并不是自己缩小的形象，却是另一副面孔。那副面孔，如恶魔一般，满脸恶意的微笑，可是又和她非常熟识的一个人的像貌极其相似，只不过那个人很少微笑，即使微笑也从来

没有现出过那种恶意。仿佛这个孩子受了邪恶的精灵的蛊惑，这时那精灵正含着讥笑探出头来。后来有好多次海丝特就受着这种幻觉的烦扰，虽然越来越模糊。

一个夏天的午后，这时候珠儿已经长大得可以满处乱跑，她采了一把野花玩耍，一朵一朵地投在她母亲的胸上；每当一朵花打中那个红字，她便象小妖精似地跳上跳下。海丝特第一个动作就是合着双手遮住她的胸怀。但是，不晓得是因为自尊心还是因为忍从，也许是因为她感觉到她的悔悟只有用这种说不出的痛苦才能解决，她压住了这个冲动，笔直地坐在那儿，脸色惨白得象死人一般，悲哀地注视着小珠儿的狂野的眼睛。花朵仍然飞来，而且老是打中那标记，使她母亲的胸上，满是创伤，不仅在这个世界里寻不到医治这创伤的妙药，恐怕在另一个世界里也是无从寻觅的。最后，孩子的子弹消耗完了，她安静地站在那儿凝视着海丝特，而从她那双黑眼睛不可测知的深渊里，那个恶魔般欢笑的小影子，又探出头来——其实谁晓得是不是它探出头来呢，不过她的母亲是这么想象罢了。

"孩子，你究竟是什么呀？"母亲喊叫着。

"啊，我是你的小珠儿！"孩子答道。

但珠儿一面说，一面笑，并且露出小鬼似的怪有趣的姿势，跳上跳下，她接着要来的恶作剧可能是飞进烟囱里去了。

"你真是我的孩子，一点不假吗？"海丝特问道。

她这样问并非全然无心，在当时，确有几分的真诚；因为珠儿既聪明得如此惊人，她母亲就有点怀疑，是否她已经明白了她身世的秘密，或者是否她自己现在应当把它吐露出来呢。

"是的；我是小珠儿！"孩子反复地说，同时继续地顽皮。

"你不是我的孩子！你不是我的珠儿！"母亲半开玩笑似地

说；因为她在最深刻的痛苦中间，时常会涌起一种嬉笑的冲动来。“那么，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谁把你送到这儿来的？”

“告诉我吧，母亲！”孩子认真地说，她靠近了海丝特，紧贴着她的双膝。“你非告诉我不可！”

“你的天父送你来的！”海丝特·白兰答道。

但她说这话，有点犹疑，那神情是逃不过孩子的敏感的。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她照例的恶作剧，还是突然受了恶魔的精灵的煽动，她扬起她小小的食指，抚摸着那个红字。

“不是他送我来的！”她断然地叫道。“我没有天父！”

“别响，珠儿，别响！你不能这样讲话的！”母亲压抑下胸中的呻吟回答着。“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他送到这世界上来的。就连我，你的母亲，都是他送来的。所以，更不用说你了！不然的话，你这个奇怪的小妖精，是从哪儿来的呢？”

“告诉我吧！告诉我吧！”珠儿反复地说，她已经不再认真了，笑着在地板上跳。“你非告诉我不可！”

但海丝特不能解答这个问题，因为连她自己都还在阴惨、疑惑的迷宫里。她一面微笑一面战栗地记起了城里这一带人的说法，他们因为到处找不到这个孩子的父亲，而又看见她许多古怪的秉性，所以宣称这个可怜的小珠儿是恶魔产生的；自从古天主教时代以来，这种情形世上常有，他们都是由于他们母亲的罪恶，才生下来作些龌龊卑劣的事。若依据路德① 敌对派僧侣散布的谣言来说，路德就是这类恶魔种的孩子；而且在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之间，象这种来源可疑的，可以说不仅仅是珠儿一个孩子呢。

---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的宗教改革家。

七 州长的大厅

有一天，海丝特·白兰拿着一双手套到贝灵汉州长的邸宅里去，这双手套是州长委托她镶边刺绣，而要在国家大典的时候戴的；虽然因为一次普选，这位前任统治者从他的最高的品级上降低了一两级，而他在殖民地的官吏中，仍然保持着令人尊敬而有权势的地位。

除去送一双刺绣的手套以外，海丝特所以一定要在这种时候来见这位在处理殖民地事务上这么有权有势的人物，还另有更重大的理由。她耳闻当地有几个在宗教或政治方面都一向坚持严格主义的首要士绅，正在图谋夺取她的孩子。上边已经说过，这些善良的人民既然认为珠儿是魔鬼降生的，所以他们很合理地断定，若从基督教徒的立场，为了顾全这个母亲的灵魂，便必得从她的道路上除掉这个绊脚石。反之，这个孩子如果真地能够适于道德的和宗教的生长，而也确有最后得救的根基，那么把她移交给比海丝特·白兰更明智更良好的监护人，也必定会使她得到比较光明的前途。在赞助这种计划的人们中间，据说贝灵汉州长是最热心的一个。象这类的事件，在晚近的时期，顶多不过交给乡镇的主持人去办理的，而在当时却会成为公开讨论的问题，而且还有显贵的政府要员来参与，这事象是有点奇

特，确实也有点滑稽。不过，在那如原始一般单纯的时代，就是比海丝特和她孩子的幸福问题更与大众无关的事情，简直绝对不关轻重的事情，也要跟立法者的审议和政府的立法非常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从前，关于一头猪的所有权的争执，不仅在殖民地的立法团体中引起凶猛激烈的论辩，结果且会引起议院的本身有了重要的修正，象这种时期即使说比我们故事的时代早一些，也早得很有限。

因此，海丝特·白兰从她孤独的茅屋里动身时，是满怀的忧虑；但是她觉得还可以用自己的权利来争执一下，虽然一面是公众，另一面只是以自然的同情为后援的孤零妇人。当然，小珠儿是她的伴侣。她这时的年龄已经可以随在母亲的身边轻快地跑路了，而且她从早到晚老是蹦蹦跳跳的，就是比这更远的路，她也可以走得了。然而，并非因为必要，完全因为撒娇，她时常要求抱在母亲的怀里；但是马上又要心急地落到地下来，在青草的路径上跳跃在母亲的前面，虽然不致受伤，却是东跌西撞的。我们已经谈过珠儿的富丽堂皇的美，这一种美散放着浓厚活跃的色彩，她有明亮的肤色，眼睛里蕴藏着炽烈深邃的火光，头发在目前已经变成光泽的深棕色，再过几年就要变成近于黑色的了。有一团火焰贯穿她的全身：她象是在热情的瞬间不期然而来的结晶品。她的母亲，因为替孩子设计服装，使她想象中喜欢华丽的倾向得以尽量发挥，她给孩子穿上一件特别剪裁的红色天鹅绒裙衫，并用金线丰富地刺绣了各式花样。那种色彩的强烈，倘如配上不够艳丽的面貌，会使之黯然失色的，但这却和珠儿的美丽十分相称，使她变成如最明亮的小火团，亮得象是世界上从未曾有过的。

但是这套衣服——其实是这孩子的整个外貌，赋有一个特

点，使看见的人禁不住地要想到那个标记，而那是海丝特·白兰命定非佩在胸上不可的。这个小人儿成了另一个形式的红字：赋有了生命的红字！那位母亲的心里象是非常深刻地烫进了那红色的耻辱，以致她的一切观念都罩上了它的形式，而经心刻意地制造出这种类似物；她浪费了无数时间，用病态的才智，在她的爱情的对象与她的罪恶和痛苦的符号之间，创造出这一种类似物来。但事实上，珠儿也是兼有这两者的；而且惟其因为这两面的一致性，海丝特才能非常完整地用她的形态表现出红字来。

当这两个行路人走进市镇的区域以内，那些正在游戏的清教徒的孩子们（其实这些阴郁的小顽皮是说不上有什么游戏的），都抬起头来，很认真地彼此交谈着：

"你看，真的，那个戴红字的女人来啦；还有，那个和红字一模一样的小东西，正在她的身边跑哩！过来，我们对她们投些烂泥！"

但珠儿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孩子，眉头一皱，跺着脚，用各式各样威胁的姿势挥着她的小拳头，而且突然就向敌人的圈子里冲去，把他们全都赶跑。在她对他们凶猛地追逐之间，她简直象是个小瘟神，如猩红热或是羽毛未丰的这一类司掌惩罚的天使——他的使命就是来惩罚幼小一代的罪恶的。她嘶叫，呼喊，发出一大套可怕的声音，显然要用这声音使逃走的人心脏发生震撼。在胜利完成以后，珠儿安静地返回她母亲的身边，微笑着，仰望她母亲的面孔。

他们再没有经历任何的冒险就到了贝灵汉州长的住宅。那是一所木造的大房子，建筑的样式，在我们较古老的市镇的街道上，还存有若干标本；不过现在已长满青苔，倾颓欲倒，倘使想到

在他们阴暗的内室曾经经历过的、有些还记得有些已忘却的、许多悲欢离合的事件，难免有触目伤情之感。但在当时，它的外表还保存着兴盛时的清新，而且从日光照耀的窗间，闪射出人类住居的欢欣，死亡尚未侵入到这个房子里。它的外观确实是令人愉快的，墙壁上涂着一层泥灰，泥灰里满掺着玻璃碎片；因此当阳光斜照在大厦的前面时，那种灿烂的光耀，宛如有两手捧着大把的钻石正对着它投去一样。这种光彩，应当是适合于阿拉丁①的宫殿的，与一个严厉的老清教徒的邸宅可并不相称。在大厦的前面，适合着当时的古怪趣味，还装璜了许多奇异的古神秘人像和图样，是在起初涂泥灰时，就已经画上了的，现在已变得坚固耐久，可供后代人的欣赏了。

珠儿，望着这所辉煌壮观的房子，手舞足蹈起来。同时硬要她母亲把阳光全从房子上剥下来，给她玩耍。

"不，我的小珠儿！"她的母亲说："你只能自己去收集你的阳光。我一点也不能给你！"

她们走近门口，门是穹形的，两侧各有一座细塔或是突出的建筑，全都有格子窗和随时可以关闭的百叶窗。海丝特·白兰揭动门上的铁板，敲了两下，州长的家奴立刻应声了，这个家奴原是英国的一个自由民，但现在要作七年的奴隶。在这七年间，他就是他主人的财产，正如一头牛或一把折椅似地，已经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了。这奴隶身穿蓝色衣服，在当时以及多年以前英国世袭的老邸宅中，奴仆们穿的衣服照例都是这一种。

"贝灵汉州长大人在家吗？"海丝特问道。

"是的，在家里，"家奴答道，因为他是一个新到这地方来的人，过去从没有看见过那个红字，所以张大眼睛望着。"是的，大

① Aladdin：《天方夜谭》中的青年，曾得一神灯，摩擦之即可一切如愿。

人在家里。但是有一两位牧师在他身边，同时还有一个医生。现在你恐怕见不到大人。”

“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进去，”海丝特·白兰答道；那个家奴也许看她那种毅然决然的神气以及她胸上闪灼的符号，以为她是当地的贵妇人，便不再加阻止。

于是母亲与小珠儿被引进外厅里。贝灵汉州长，为了适应建筑材料的性质、气候的多变和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把他的新居的设计，按照故乡中大庄主的住宅样式，加了一些变化，建筑起来。因此，这里有一个宽大而相当高耸的大厅，占了全房子的深度，形成一条四通八达的通道，或是直接或是间接总可以通到别的屋子里去。这间大屋子的一端，由两个塔楼的窗口射进光线，而在门廊的两边各构成一方小小的壁龛。在另一端上，虽然有一部分已被幔帐遮掩住，却为一个弧形的厅窗，照耀得更加明亮，这种厅窗是我们在古书里读到过的，其中嵌着宽深并摆有垫子的坐位。在此地，那坐垫上，放着一本对开本的卷册，大概就是《英国纪年史》或这一类的硬性书籍；那情形正如我们今日把镶金的书卷，散放在屋子当中的桌子上，以备偶然的来客翻阅一样。厅房里的家具，有几张笨重的椅子，椅背上精雕着一圈圈橡树花；另有一张桌子，风格也是相同，全部的东西都是伊丽沙白时代的，或者还更老一些，而且是从州长的老家里搬来的祖传遗产。桌子上摆着一个大白镴酒杯，以志英国人好客的遗风尚存，在杯底里，如果海丝特和珠儿看一看的话，她们还可以看得见新喝过的麦酒的残余泡沫。

墙壁上挂着一列肖像，是贝灵汉一族的几位祖先，有的胸佩铠甲，有的穿着庄严的襞领和舒适的长袍，全体的神情都是严厉而苛刻，为一般古老的画像所必有的特色，与其说那是已故人物

的肖像，不如说是他们的鬼魂，他们正在用呵责、毫不容情的批评眼光，注视着活人的事业和游乐。

大厅的四周，镶着橡木嵌板，全部嵌板的中央，挂着一副铠甲，并不象是画像中那样古代的遗物，而是属于最近代的；因为这是在贝灵汉州长到新英格兰来的那一年，一个伦敦的巧妙的工匠制造成的。有一头钢盔，一面护胸，一个颈甲，两个护胫，还有一双铁手套，下面悬挂着一把剑；这一切，尤其是头盔和胸甲，都是磨得晶亮，闪着白色光芒，在地板上到处发射着光辉。这个光亮的甲胄，并非是无聊的夸耀，而是州长在许多庄严的检阅场和演武厅中穿戴过的，而且在"皮廓战争"①中，也曾闪耀在部队的先头。因为，虽然贝灵汉州长是个律师出身的，而且谈起培根、柯克、诺耶、芬去②等人来就说是他的同业，但在这个新国家的危急存亡关头，不仅使他变成了一个政治家与统治者，也使他变成了一个军人。

小珠儿，正如她刚才喜欢这邸宅光辉的前部的情形一样，非常爱好这副闪光的甲胄，停了好半天望着胸甲上的明亮镜面。

"妈妈，"她喊道，"我看见里边有你。看！看！"

海丝特为了逗孩子高兴，往里面看了；由于这个凸镜的特殊作用，她看见那个红字显得特别大，成了她全身中最触目的部分。事实上，她象是全然被那个红字罩住了。小珠儿更往上指，指着头盔中映现的一个同样的影像；这时她对母亲笑笑，露出她小脸上常常现出的小鬼似的神情。这种嬉皮笑脸的形状也同样映现在镜子里，叫人觉得更活现更阔大，海丝特·白兰甚至觉得那不

---

① "皮廓战争"(Poquod War)：皮廓为印第安人之一族，多居于美国康涅狄格州之东部，"皮廓战争"是在一六三六至一六三八年。

② 以上四人都是英国的法学家和政治家。

是她自己的孩子的影像，而是一个想法变成珠儿模样的小鬼。

“过来，珠儿，”她说着把她拉开。“过来看看这美丽的花园。也许可以看见好多花哩，比我们在树林里看见的还要美丽。”

听了这话，珠儿便跑到大厅顶头上的凸窗边，望着园内路径上的景色，那路径中铺着剪得很短的青草，围有几株栽种不得法没有成熟的灌木。但是花园主人似乎觉得在大西洋的这一边，在这样坚硬的土地上，在这样剧烈的生存竞争中，还要致力保存英国家乡的园艺趣味，已经是绝望了，完全放弃了这个念头。甘蓝菜生长得并不肥满；有一支南瓜藤，虽然扎根在较远的地方，却匍匐过草木的空隙，把它的一个巨大的果实，恰好放在厅窗的下方，象是有意提醒那个州长，说这个大形的黄金蔬果，就是新英格兰的大地可能贡献给州长的最华丽的装饰品了。不过，也有几株蔷薇灌木和一些苹果树，那大概就是这半岛上最初的移民勃莱克斯冬①牧师先生所种植的草木的后裔；这位半神话的人物，在我们的古代史中，随处都有他骑在牛背上的记载。

珠儿一看见这几株蔷薇灌木，便喊叫着要一朵红蔷薇，说什么都不肯安静下来。

“别响，孩子——别响！”她的母亲认真地说。“不要叫，亲爱的小珠儿！我听见花园里有响声了。州长来啦，还有几位先生跟着他哩。”

真的，在园径上，可以看见几个人向着房子这面走来。珠儿对于她母亲的哄骗全然不睬，发出一声可怕的嘶叫，然后才安静下来，但这并不是她有意服从，而是因为她天性中那变化莫测的好奇心，又被新出现的几个人物激动起来了。

---

① William Blackstone 是最初到波士顿的一个传教士，老年常骑牛行于市。

八 小鬼和牧师

贝灵汉州长，穿着宽大长袍，头戴一般老年绅士家居不见客时常戴的一种便帽，走在最前面，象是在夸耀他的产业，大谈他的改进计划。在他的灰白胡子下面，围着詹姆士王朝时代的古式宽大的绉领，因此他的头看起来真有点象是洗礼者约翰①的头颅放在盘子里。他的容貌给人的印象，是那么刚直严肃，又因已近古稀之年而冷若冰霜了，这和他在身边极力经营的人世享乐的设施，简直可以说是不调和的。我们严肃的先祖们，虽然总是说，总是想，人类生存不过是一场艰苦奋斗，虽然毫不造作地准备为执行义务而牺牲生命与财产，但若假定他们在良心上会真的情愿放弃他们掌握以内的享受，甚至奢华，那就错误了。例如，那位可敬的牧师约翰·威尔逊，就从来没有宣讲过这种信条，这时他正站在贝灵汉州长的背后，飘洒着雪白的胡须在谈说桃子和梨子很可以生长在新英格兰的气候里，而且紫葡萄也还可以勉强繁殖在阳光照耀的花园墙壁上。这位养育在美国教会的丰满胸怀里的老教士，老早就对于一切优良舒适的东西养成

① 赫洛提王庆祝诞日，以施洗礼者约翰之头托于盘中，赏给舞姬——就是有名的莎罗美。事见《新约·马太福音》。

合法的嗜好，虽然在讲坛上，或在大庭广众间惩办如海丝特·白兰那样犯罪的行为时，无论他显得怎样严峻，然而他获得人们热烈的爱慕的，是他私人生活的宽厚仁慈，这一点是他同时代的任何弟兄牧师所得不到的。

在州长与威尔逊先生的背后，另有两个客人，一个就是亚瑟·丁梅斯代尔牧师，这个人，读者总还记得，他在海丝特·白兰受辱的场景中，曾经勉强地尽过点点力，另一个便是那和他形影不离、医学精湛的老罗格·齐灵窝斯，他两三年以来一直住在这个城市里。据说这位学者不但是这位青年教士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医生，因为这位青年教士最近在宣教的业务上过度地自我牺牲，以致健康受了严重的损害。

州长走在几位客人的前面，登上一两级台阶，打开大厅的窗扉，发见小珠儿就在他的眼前。帷幕的阴影罩在海丝特·白兰的身上，将她掩没了一部分。

"我们在这儿看见的是什么呀？"贝灵汉州长说，他惊讶地望着他眼前的那个猩红色的小人儿。"老实说，自从我年少浮华的时期以后，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当年，在老王詹姆士的时代，我常常把被召入宫廷参加假面跳舞会，认为是无上的光荣！那时在休假日里，常有成群的这种小妖精，我们管他们叫做司宴者① 的孩子。但是这样的一个客人怎么会跑到我的客厅里来呢？"

"啊，真的！"善良的威尔逊老先生叫道。"羽毛这么鲜红的小鸟儿是什么东西呢？当阳光穿过色彩富丽的窗间，在地板上映现出金黄与鲜红色的影像时，我似乎也曾见过这样的形象。但

① Lord of Misrule：为昔时宫廷及贵族邸宅中圣诞节时司游戏宴会的人。

那是在故国时候的事了。小东西，我问你，你是什么人，你的母亲为什么要把你打扮成这么奇奇怪怪的？哈，你是一个基督教徒的孩子吗？你学过教义问答吗？也许你是那种顽皮的小妖精吗？——我们一向以为那些小妖精已经和罗马天主教的其他遗物一同留在快乐的老英格兰了。"

"我是母亲的孩子，"那个鲜红色的幻像答道，"我的名字叫珠儿！"

"珠儿？——还不如说是红玉！——或者是珊瑚！——或者至少从你的颜色来说是红蔷薇吧！"老牧师说着，伸手想摸摸小珠儿的面颊，可是没有摸到。"但是你的那位母亲在哪里呢？啊，我晓得了，"他说；于是又转身对贝灵汉州长悄悄地说，"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商谈过的那个孩子了；你看，那个不幸的妇人，海丝特·白兰，她的母亲，就在这儿！"

"你是这么说吗？"州长叫道。"不，我们可以断言，这样孩子的母亲，必定是猩红色的女人，而且是巴比伦① 女人的好样本！但是她来得正好，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贝灵汉州长穿过窗门走进大厅里，三个客人随在他的身后。

"海丝特·白兰，"他说，把他生来严峻的眼光盯住那个佩戴红字的人。"最近关于你的问题已讨论过许多次。我们掌握职权的人，曾经慎重地讨论过，若把一个不朽的灵魂——就如站在那里的那个孩子吧，交给一个已经堕落在现世陷阱中的人来看管，我们的良心是否可以安然过得去呢？你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你自己来说吧！你想想看，为了你的孩子现时与永久的幸福打算，是不是应当离开你，穿着朴素的衣服，受着严格的训练，学习

① 巴比伦的卖淫妇，身穿紫红色的衣服，见《新约·启示录》。

天上与人间的真理呢？在这一方面你能给孩子什么帮助呢？”

“我可以把我从这上面学来的东西教给我的小珠儿，”海丝特·白兰一面答话一面把她的手指放在那红色的标记上。

“女人哪，那是你的耻辱的徽章啊！”严峻的行政官答道。“正因为那个字母表示的污点，我们才要把你的孩子交给旁人。”

“不过，”那个母亲的脸色愈加苍白了，然而安详地说道，“这个徽章教训了我——每天都给我许多教训，就是此刻也还在教训我，这些教训会使我的孩子变得更聪明更善良，虽然那对我自己是再没有什么用处了。”

“我们会慎重地评判，”贝灵汉说，“我们所要作的事是经过考虑的。善良的威尔逊先生，我请求你，考试考试这个珠儿——我们就拿这个名字叫她吧——看她有没有象她这样年龄的孩子所应有的基督教徒的教养。”

老牧师坐在围椅里，想要把珠儿拉进他的双膝间，但是那个孩子，除去她的母亲，对于任何人亲热的接触都不习惯，便从敞开的窗门间逃出去，站在上层的台阶上，如一只生着华丽羽毛的热带野鸟一般，准备飞上天空去。威尔逊先生对于这股猛劲，吃惊不小，因为他是一个老祖父型的人物，平素最得孩子们的欢心，不过他仍然试着进行他的考试。

“珠儿，”他极庄严地说，“你一定要留心听教训，这样，过了相当的时候，你才能在你的胸上佩戴宝贵的珍珠。孩子，你能告诉我你是谁造出来的吗？”

现在珠儿已很明了她是谁造出来的了，因为海丝特·白兰原是一个虔敬的家庭的女儿，她同孩子谈过天父之后，不久就开始教给她许多真理，不管人类精神是在怎样不成熟的阶段，都会用极热烈的兴趣来吸收那些真理的。珠儿在人世三年已经学会

很多东西了，所以要用《新英格兰初阶》或《韦斯敏斯特教义问答》的初段来考她，虽然她连这些名著的样子都没有看见过，却可以回答得很好。但是一般孩子多少都有点执拗，而小珠儿更比旁的孩子胜过十倍，如今在这种最不合适的时间，她的拗性大发，她或是闭口不响，或是逼得说错了话。珠儿把手指填在嘴里，对于善良的威尔逊先生的问题，经过多次冷淡的拒绝以后，她终于宣布，她根本不是造出来的，而是她母亲从狱门旁边野蔷薇丛中摘取来的。

这种幻想，大概是因为珠儿站在窗门外面，正贴近州长家里的红蔷薇，才得了这样的暗示；同时也因为她恰好想起她到这里来时，路上曾经看见狱门旁的蔷薇灌木。

老罗格·齐灵窝斯，面上现出微笑，在那位青年牧师的耳里悄悄说了两句话。海丝特·白兰看了看那个有本领的人，虽然如今就在她的命运千钧一发之际，她看见他面容上所起的那种变化，也难免大吃一惊，自从她和他相熟的那时期以来，他变得更加丑恶了——他的黑色皮肤似乎愈加阴暗，他的身姿似乎愈加畸形了。她和他的眼睛接触了一下，但是她立刻把全部的注意力转向当前正在展开的场景。

“这真怕人！”州长听到珠儿的答话，从一阵惊异中慢慢恢复过来后说道。“这么一个三岁大的孩子，她都说不出谁造她出来的！毫无疑问，关于她的灵魂，她现今的堕落，以及她将来的命运，她都同样是全然无知！我想，诸位先生，我们无需再问了。”

海丝特一把捉住珠儿，用力拉进怀里，露出一种近乎凶猛的表情，面对着那个清教徒的老行政官。她独自一人在这世界里，为世界所抛弃，而只有这唯一的宝贝还能使她的心有点活力，所以她觉得她有着绝对的权利来对抗这世界，而且准备一直维护

到底。

"上帝给了我这个孩子！"她叫道。"他为了补偿你们从我身上所剥夺去的一切把她给了我。她是我的幸福！——然而也同样是我的苦恼！珠儿叫我活在世上！珠儿也给我惩罚！你们没有看见吗？——她就是那个红字，只是她能惹人爱，同时也赋有千万倍的力量来赎偿我的罪恶！你们不能把她夺去！我情愿先死掉！"

"可怜的妇人，"那个并非不和善的老牧师说，"我们会好好地照顾这个孩子的！——比你所能作到的要好得多呢。"

"上帝把她交给我手里的！"海丝特·白兰答道，她的声音几乎提高得等于嘶叫了。"我绝不肯放弃她！"这时由于一种突然的冲动，她转身对着那个年轻的牧师丁梅斯代尔先生，直到此刻，她象是一眼都不曾朝他望过。"你来替我讲话！"她叫道。"你从前是我的教长，你曾经管束过我的灵魂，而且你比这些人们更能理解我。我不愿意失掉这个孩子！替我说话呀！你是明白的——因为你有这些人们所没有的同情——你明白我心里有什么，你明白一个母亲的权利是什么，尤其是当一个母亲除去她的孩子和红字以外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那权利是怎样的坚强！请你注意一下吧！我不愿意失掉这个孩子！请你注意！"

这样狂野而奇特的申诉，表示出海丝特·白兰的处境差不多把她激动得快要发疯了。那个青年牧师看到这种情形，立刻走上前来，他面色苍白，一手按在心头上，每逢他那独特的神经过敏气质受了震动的时候，他照例总是如此的。现在，他比我们在海丝特公开受辱的场景中所描写的情形，更加忧伤更加憔悴了；不晓得是否因为他的健康日渐衰落，或者还是因为旁的什么原因，总之，在他黑色的大眼睛里，那苦难忧伤的深处存着无限

的痛苦。

“她的话里是含有真理的，”那个青年牧师开始说话了，他的声音甜蜜、颤抖，可是强有力，以致大厅里起了回声，连那空洞的铠甲都发出共鸣。“海丝特所说的话，以及那鼓舞着她的情感，是含有真理的！上帝给了她这个孩子，同时也给了她关于这孩子的性质和需要的一种本能的认识，而这孩子的性质和需要，都象是非常特别，别人是不能象她那样具有同样的认识的。况且，在这个母亲与这个孩子的关系中间，不是有一种神圣可畏的性质吗？”

“哦！善良的丁梅斯代尔牧师，你究竟是怎么个说法？”州长插嘴说。“我请求你，把话说明白些！”

“我们甚至可以说那是一定的，”牧师接着说。“因为，倘如我们对这种事另有别的看法，岂不等于说一切肉体的创造者的天父，只是轻轻地承认了一次犯罪的行为，而并不计较在秽亵的奸淫和神圣的恋爱之间的分别了吗？这个因父亲的犯罪与母亲的耻辱而生的孩子，是从上帝的手里来的，要用许多的方法来感化她母亲的心，所以那位母亲才那么恳切、精神上那么悲苦地来申辩她有保护她的权利。这事是有一种祝福的意义——是她生命中唯一的一种祝福！毫无疑问，正如这位母亲亲口跟我们讲的，那也是有着报应的意义；在许多想不到的时刻里会感到一阵痛楚；在不安宁的欢喜当中，就会有一阵剧痛，一阵悔恨，一阵时刻反复的苦恼！她不是已经在这孩子的衣着上表现出这种思想了吗？——表现得那么有力，使我们一见就要想到那烫进了她的胸里的红色符号。”

“还是你有见识！”善良的威尔逊先生叫道。“我还怕这个女人除了拿她的孩子当幌子以外并没有更好的想头呢！”

"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丁梅斯代尔先生继续说。"请你们相信我，她已经认识了上帝在这个孩子的存在上造出的神圣奇迹。但愿她也能感到——我想一定如此——这个恩赐比什么都更重要的用意，是要这位母亲保持灵魂的活力，防止她向最黑暗罪恶的深渊里堕落，否则恶魔便会设法叫她陷进去的！所以，把一个不朽的婴儿，一个能有永恒的快乐和哀愁的生命，交她来照顾，使她培养孩子走上正路，而又使她时刻不忘自己的堕落，对于这个可怜的犯罪的女人是有好处的，同时借创造者神圣的保证，又可以教育她：如果她能把孩子领到天国，那孩子也便能把她的母亲领上去！在这一点上，那个犯罪的母亲是比她犯罪的父亲更为幸福的。因此，为了海丝特·白兰，也同样是为了那个可怜的孩子，还是随天意怎样安排她们，我们不要管吧！"

"我的朋友，你的说话恳切得奇怪呢！"老罗格·齐灵窝斯向他微笑着说。

"而且我这位年轻弟兄讲的话是含有重大的意义呢，"威尔逊牧师说。"你怎么说法，可敬的贝灵汉先生？他替这个可怜的妇人不是申辩得很有道理吗？"

"他的确说得对，"那个行政官答道："而且既然举出了这样充分的理由，我们只有把这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了；至少，在这妇人没有传出别的丑闻以前，就这样吧。不过，还必须注意，由你或是丁梅斯代尔牧师，给这孩子在教义问答上规定出适当的考试。同时，还要教长注意两件事，在适当期间，她必得上学校和作礼拜。"

青年牧师说过话以后，离开人群退下几步，面孔一半遮掩在窗帘的重叠中，站在那里；同时他的身影，被阳光投射在地板上，因他奋激的申辩而在颤抖。珠儿，这个狂野而轻逸的小妖精，偷

偷地溜到他的身边，用自己的双手握住他的一只手，并把脸孔贴在手上；这种抚爱是那么温柔，而且毫不觉得唐突，她的母亲，在旁边观望着，不由自主地暗自问道："这是珠儿吗？"然而她明白，在这个孩子的胸怀里是有着爱的，虽然大多数总是变成激情表现出来；在她的一生中，象现在这样被柔情所软化，几乎还没有过第二次。对于那个牧师，除去求之已久的从女性方面来的爱顾之外，再没有比这种儿童的亲爱更为甜蜜的事了，因为这种亲爱是自然而然由精神的本能发出来的，所以象是暗示出我们身上真的有了什么值得人爱的东西了。那个牧师，向四边望望，把手放在孩子的头上，踌躇了一会儿，于是吻了她的前额。小珠儿的这种不常见的感情的流露，并没有持续下去；她笑了，于是那么轻灵地，跳着跑出大厅，这时老威尔逊先生甚至发生了一个疑问：她的脚尖是否碰到了地板。

"这个小东西，我敢说，是有魔术的，"他对丁梅斯代尔先生说。"她不需要老妇人的扫帚就可以飞了起来！"

"一个奇怪的孩子！"老罗格·齐灵窝斯说。"在她身上很容易看出她母亲的成分来。诸位先生，你们想想看，如果分析这个孩子的天性，从那构造和铸型上来猜出她的父亲是谁，会是一个哲学家所无从研究的事情吗？"

"不；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若用世俗的哲学来追根问底，是一件罪过，"威尔逊先生说。"我看还是用斋戒和祈祷来对付这个问题吧，也许更好的是，留着我们眼前的这个神秘，等天意自然而然地泄露出来吧。这样，每一个基督教的男子，对这可怜被弃的婴儿，便都可以有资格来表示一个父亲的温存。"

这事件既然得到如此圆满的解决，海丝特·白兰就带着珠儿离开了那房子。当她们走下台阶时，据说确有一间暗室的窗

扉打开来了，州长贝灵汉的怪脾气的姊姊西宾斯太太把她的面孔探出在日光里，也就是这个女人，几年之后，作为一个妖婆被处决了。

“喂，喂！”她说，同时她那阴气森森的相貌象是在这所新房子的欢欣气象上投下了一个阴影。“今天夜里你愿不愿同我们一道去？在森林里将有一场快乐的集合呢；而且差不多我已经答应了黑男人，说美丽的海丝特·白兰会来参加的。”

“替我向他道歉吧，我拜托你！”海丝特面含胜利的微笑答道。“我必得留在家里，看护我的小珠儿。如果他们从我手里将她夺了去，我便情愿和你们一同到森林里，在黑男人的名册上签下我的名字，而且还要用我自己的鲜血来签名！”

“我们不久就会要你到那里来的！”那个巫婆说，皱着眉，同时将头缩进去。

如果我们设想西宾斯夫人与海丝特·白兰之间的这一次会面，并非寓言而确有其事的话，那么，青年牧师反对拆散一个堕落的母亲和她因一时脆弱而生的女儿之间的关系，他所持的理由，就已经得到一个证明了。甚至从这样早的时候起，这孩子已经从恶魔的陷阱中把她母亲救出来了。

九　医　生

读者大概还记得，在罗格·齐灵窝斯的称呼之下，还隐藏着另外的一个名字，不过叫原姓名的人早已决计不再让人提起了。上文已经叙述过，在目睹海丝特·白兰公开受辱的人群中间，曾经站立过一个男人，年纪相当大，满面风尘，刚刚从险峻的荒野中逃出来，他看到的这个妇人，原是希望能从她那儿得到家庭的温暖和快乐，却不料她正作为罪恶的典型摆在大众的眼前。她的主妇的体面被践踏在一切人的脚下。在公众的市场上，她的四周到处吐露着耻辱。倘使这些消息会传到她的亲属或是她洁白无瑕时代的同伴那儿去，除了传染上她的耻辱以外，再没有别的了；而且这种耻辱，一定和他们从前关系的亲密与神圣的程度，绝对地相适应而成为正比例的。因此，凡是与这个堕落的妇人曾经有过最亲密与最神圣的关系的一个人，在他还可以自由取舍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当众承认这么一份很少贪图的遗产呢？他决心不上她耻辱的枷刑台与她一起受刑。除去海丝特·白兰以外，再没有一个人认识他，而且他握有关键，可以使她缄口无言，所以他宁愿把他的姓名从人类的名册上取消掉，若论到他从前的关系和利益，他也情愿从生活里完全消失去，宛如他真如谣言所传早已埋没在海洋的深渊里了。这个目的一旦发生了效力，新

的兴趣便会油然而起，而同样也会产生一个新的目的；这种目的，如果说不是犯罪，也的确是黑暗的，但是力量很强，足以使他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上去。

他依照这个决心去作，便在清教徒的城市里，以罗格·齐灵窝斯的名义居住下来，他无需另外介绍，只要用他所掌握的那超乎寻常的学问和知识就行了。在他生活的前一时期，他的研究所及，使他精通了当代医学，所以他就以医生的身份出现了，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在殖民地中，精通内外科医学的人是不多见的。这一类人大概都没有别的移民者横渡大西洋到这里来的那份宗教热忱。这样的人们，在专心研究人体构造之中，也许就把比较高尚比较微妙的能力都已物质化，而且那种令人惊奇的人体机构的错综复杂，使得他们丧失了精神方面的人生观，在他们看来，人体机构里是含有足够的艺术可以包容内中一切的生命。总之，波士顿这个良好城市的健康，凡是与医学有关的，过去完全操在一个年老的副牧师兼药剂师的监护之下，他所以叫人信任，是由于他那虔诚神圣的态度，那比起任何证书来都是更有力的证明。唯一的一个外科医生，就是那位经常每日挥动剃头刀的人，不过偶尔行使一次这种高贵的技艺罢了。与这样的一种职业团体相比，罗格·齐灵窝斯便成了一个卓越的名家。他不久就表现出他对于博大精深的古医道十分熟练；古医术里每一剂药，都包涵无数多方搜求的变种药品，配制的精良象是要与长生不老药相媲美。再说，当他被印第安人俘虏去的时候，关于当地各种本草的性质，他得到许多知识；同时他对他的病人也并不隐瞒，说这些自然恩赐给那未受教化的野人的药物，和那经过数世纪无数名医精心研究过的欧洲药剂，差不多可以得到他同等的信任。

这位陌生的学者，至少从他宗教生活的表面形式上来说，是可以称为模范的；他一到达这地方来，便选中丁梅斯代尔先生做他精神的导师。这位年轻的圣徒，他的博学的声誉在牛津仍然很隆盛，他的几个最热烈的崇拜者，把他视为可以与上天指定的使徒相并比，只要他的生活与劳作能有普通人那么长的寿命，他便可以替现在软弱无力的新英格兰教堂完成古代圣徒在基督教信仰初期所造成的那种伟绩。不过，就在这一时期，丁梅斯代尔先生的健康，已显然开始衰颓了。据那些最明了他日常生活的人说，这位青年牧师的双颊所以日见苍白，是因为他过于热心研究学问，而他履行教区的职责又毫不苟且，同时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使现世生活的粗俗不致侵害和蒙蔽了他精神的明灯，他时常彻夜不眠并施行斋戒。有些人公开地讲，如果丁梅斯代尔先生真会死掉的话，那无非是由于这个世界简直不配给他的脚来践踏了。他自己呢，却恰好相反，以他特有的谦逊声言，他相信如果天意认为应当把他除掉，那或许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资格在人世上执行他的最卑微的使命了。关于他衰弱的原因，虽有这些不同的解说，但事实却是毫无疑问的。他的身子日渐消损；他的声音，虽然依旧爽朗而甜蜜，但声音里已经含有一种忧郁预示着衰颓的趋势了；时常有人看见，每逢他略受惊恐或是突然遇到什么意外事件时，他手拢在心上，先是一阵红潮，然后便是满面苍白，显示出他的苦痛。

当罗格·齐灵窝斯初到这个城市来的时候，青年牧师的状况正是这样的，那情景非常明显，他的曙光会在完全没有成熟的时候就要熄灭了。齐灵窝斯第一次的登场，几乎没有人晓得他是来自何处，象是从天而降或是从阴曹地府中跳出来的一般，因此他使人觉得神秘，而这种神秘很容易就会发展成为奇迹的。

现在尽人皆知他是一个有特别技艺的人了；据说，他到处摘取草木和野花，挖掘树根或是从大树上折取嫩枝，在一般人眼里没有价值的东西，他都可以看出其中的奥妙。有人听他谈过坎奈姆·狄戈比爵士①和其他名人，说他们和他通过信或是同他合作过，而这些人在科学上的成就被人认为几乎是超自然的。他既然在学术界里有这样的地位，为什么他还要到这里来呢？他的天地既然应当是在大城市里，他能在这种荒凉地方寻到什么呢？由于这个疑问，就盛传一种谣言，无论这谣言是多么荒谬，却也为一些有理性的人所相信，谣言是：上天从一个德国大学校里，把一个著名的医学博士，从空中运来，放在丁梅斯代尔先生研究室的门前，借此造出一个绝对的奇迹！不过也确有一些信仰较为明智的人，他们晓得上天要达到它的目的，实在是用不到所谓插入奇迹的舞台效果的，可是罗格·齐灵窝斯的及时来到，他们也觉得或许会有天佑的意思。

由于医生对青年牧师表示了强烈兴趣，这种观念更受到鼓舞；医生以一个教民的资格追随在他的左右，并极力想战胜他天生的含蓄的情感，而得到他的友情与信任。他对于他的教长的健康状态表示极大的忧虑，不过却在热心地试行治疗，而且，若能及早从事的话，也不见得就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丁梅斯代尔先生教团中那些长老、副牧师、修道女和许多年轻美丽的少女，都一致地再三劝他应当叫这位自告奋勇的医生来试验一下。丁梅斯代尔先生却温和地拒绝了这些请求。

"我用不到医治，"他说。

但青年牧师怎么能这样讲呢？——每逢一个安息日，人们只

① 英国的物理学家和神秘学者。

见他的双颊越来越苍白，越来越瘦削，同时他的声音也比从前更颤抖，而且他的手压在胸上，已经不能说是一种偶然的姿势，竟变成经常的习惯了。他是厌倦他的工作了吗？他是希望死吗？波士顿的老年牧师们都曾把这些问题对丁梅斯代尔先生谈论过，同时他教会里的副牧师们也"对他诤谏"（这是他们自己的用语），指出拒绝天意这么明白表示的救援是罪过的。他一声不响地听着，最后他终于应允先和医生谈谈看。

"如果这是上帝的意旨的话，"当丁梅斯代尔先生履行诺言、向老罗格·齐灵窝斯求教的时候，这样说，"我是十分情愿，与其要你在我的身上得到你的医术的证明，宁可使我的辛劳，我的哀愁，我的罪恶，我的痛苦，都跟我同归于尽，而其中尘世的部分便埋葬在我的坟墓里，其中精神的部分与我同去永恒的境界。"

"啊，"罗格·齐灵窝斯安详地答道，无论这种态度是装出来的还是自然的，却一向都是他的特点，"一个青年牧师是容易这样说话的。还没有扎下深根的青年人，便这么容易放弃他们的生命么？在世上和上帝同行的圣人们，都情愿随上帝一起登上新耶路撒冷的黄金铺道。"

"不，"青年牧师插嘴说，一只手按在他的胸口上，额角上闪过一抹痛苦的暗影，"如果我还有资格到那里去的话，我在世上辛苦也就能更满意了。"

"善良的人们总是把自己说得过于卑劣，"医生说。

就这样，神秘的老罗格·齐灵窝斯变成了丁梅斯代尔牧师先生的医药顾问。使医生感到兴趣的，不仅仅是那病症，他更热心地要探索病人的个性和气质；这两个人，论年纪差得这么远，可是逐渐却把许多时间消磨在一起了。为了牧师的健康，同时也为了医生能搜集具有神效的药草，他们在海滨或是在森林里作

漫长的散步；他们一面散步，一面听海波的冲击和潺潺声，以及树梢间庄严的风的合唱。同样，他们也常到彼此的书斋或卧室里去。在牧师方面，他陪着这位科学者居住是感到一种魔力的，因为他在他的身上看出一种非常精深广博的知识修养；同时医生在思想上的浩瀚自由，那也是牧师在他的同行间所求之不得的。事实上，他在医生身上发现这种特质，即使不是震骇，也是吃了一惊。丁梅斯代尔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僧侣，一个真正的宗教家，他的敬畏的情感发展得很高，而且养成一种心境，可以自然而然地沿着信仰的道路猛力前进，时间愈久，他的进展也就愈为深入。无论在什么社会里，都不能管他叫作一个有自由见解的人；他只有在身边时刻感到信仰的压力时，才感到宁静。在信仰的铁栏里，一面是囚禁他，一面却也是支持他。不过，当他不以惯常的看法而从另一种知识的媒介去观察宇宙时，他确也会感到偶尔的舒坦，虽然欢欣中不免震惊。正如那紧闭而窒息的书斋，被打开一扇窗户，放进一股清新的气息来，而他的生命，却在那书斋里，在灯光与闭塞的日光之间，在书本所散发的、无论是感官的或道德的、霉烂的气息之间，逐渐消损。但这空气是过于清新过于寒冷，不能使他安然长久呼吸。于是牧师和陪着他的医生，又重新返回他们的教会所定为正统的范围以内。

罗格·齐灵窝斯从两方面非常细心地检查了他的病人，一面观察他日常的生活，看他怎样在惯常的思路中遵循前进，同时也观察他被投入另一种道德境界时所现的形态，因为这种境界的新奇很可能唤起新的事物浮现在他性格的表面上。他认为在着手给他治病以前，主要地先要认识那个人。凡是有情感有理智的东西，它肉体的病症，必定渲染着那情感与理智的特色。在亚瑟·丁梅斯代尔的身上，思想与想象力是那么灵活，感觉是那

么敏锐，所以他身体上的痼疾大概就在那些地方可以寻到它的根源。因此，那个亲切友爱的医生，那个技艺高明的罗格·齐灵窝斯，极力钻入病人的胸怀，挖掘他的主义，探索他的记忆，小心翼翼地触摸着一切，宛如搜寻宝物的人在黑暗的洞穴里。一个研究者，一旦得到机会和特权，来从事这样的一种探索，而又有足够应用的技艺，秘密就很少能逃得过他的眼界了。一个怀有秘密心事的人应当特别避免和医生接近。倘使一个医生具有天生的颖悟，而又加上一种无以定名、我们姑称之为直觉的东西；倘使他并未显示目中无人的自我主义，也未露出他自己使人不愉快的显明的特性；倘使他具有天生的力量，能使他的心灵和病人的心灵融化在一起，借此使病人于不知不觉中吐露出他以为不过是在脑里想着的事物；倘使他态度自若地接受这些表示，时常并不表示同情，而只用沉默，用轻微的叹息，或是偶尔说一两句话来表示他一切都已理解；倘使你所信任的人有了这些特质，再加上医生的名义所能给予他的便利——那么，在某一种不可避免的瞬间，病人的灵魂便会融解，在一条黑暗然而又透明的溪流中倾泻出来，把它全部的神秘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下面了。

上面列举的许多特质，罗格·齐灵窝斯全部都有，或是大部分都有。然而，时间是一天天地过去了。上文我们已经说过，在这两个教养甚深的心灵之间，逐渐生起一种亲密，这两个心灵可以会合的范围那么广大，几乎等于人类思想与研究的全部领域；他们谈论过每一个伦理的、宗教的、公共事件的以及私人性格的问题；他们各自也谈论了很多似乎属于个人的私事，然而从没有什么秘密从牧师的心里不自觉地流进他的同伴的耳朵里，而医生却认为秘密是一定有的。真的，医生甚至于怀疑，丁梅斯代尔先生就连肉体上病症的性质，都没有对他坦白地表示过。这样的

深沉真是奇怪哩！

过了一个时候，丁梅斯代尔先生的朋友们，受了罗格·齐灵窝斯的示意，设法布置了一所房子，叫他们两个人住在一起；这样好使牧师生命中的脉息，一起一伏都让他那个热心的随从医生一一入目。达到了这个大家热望的目的之后，全城的人都非常欢喜。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可能替青年牧师着想的最好办法；真的，除此之外，他只有照着那些自认有权发言的人常常怂恿他的：从许多在精神上崇拜他的如花的少女中，选出一个人来，作他的忠实的妻子了。不过，这个办法，在眼前是没有希望说服亚瑟·丁梅斯代尔来采取的；这一类的提议，他全部拒绝了，好象僧侣的独身生活，就是他教会里的一条教规。既然丁梅斯代尔先生自己认为他命中注定应在旁人的餐桌上吃他的残羹剩饭，除去在旁人的炉边取暖以外便应忍受终生的寒冷，因此，这位明智的、经验丰富而慈爱的老医生，以他如教民的敬爱，如父兄的慈爱，对于这个青年牧师，便真的象是全人类中唯一的一个应与他形影不离的人了。

这两个朋友的新居里，原住着一个虔信的寡妇，她的社会地位很好，她居住的这所房子，差不多恰恰占据了后来那古色古香的王家礼拜堂所建造的地面。房子的一边，有一块墓地，就是伊萨克·约翰生原来的屋基，所以这地方易于唤起严肃的回忆，而对于牧师与医生各自的业务都很适宜。那位善良的寡妇，拿出如慈母般的心肠，把前面的一间住屋分给丁梅斯代尔先生，这间屋子是朝阳的，窗上都挂着厚窗帘，中午用得到时可造成一片幽荫。四周墙壁上悬挂着幔帐，据说是戈白林① 纺机上的织品，无

① 十五世纪法国著名的纺织家。

论这是真是假，总之上面是绣着大卫与拔示巴以及预言者拿单的一段《圣经》上的故事①，颜色倒还没有褪，但画上的那个美丽的妇人，几乎画成如宣告灾难的预言者一样地面目狰狞了。就在这间房子里，面色苍白的牧师堆积起他的藏书，其中有诸神父著的桑皮纸精装对开本的大书，有拉比斯②的著作，还有许多僧院的考证——对于这一类的作家，新教的教士们一面虽在诽谤污蔑，一面却时常必得用以为参考。在这所房子的另一边，老罗格·齐灵窝斯布置了他的书斋和实验室：当然，若以现代科学家的眼光来看，就连相当的完备都说不上，不过也有一架蒸馏器以及配药和化验的设备，都是这位炼丹家充分晓得如何加以利用的。这两个学者，有了这样舒适的环境，便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安心工作了，不过他们也时常亲密地来往，互相怀着好奇心察看别人的工作。

我们在上文提过的、亚瑟·丁梅斯代尔的最知己的朋友们，很合理地把这一切想象为天意的安排，目的就在恢复青年牧师的健康，这个目的也就是许多人在大庭广众间，在家室里，或在秘密中，所祈祷着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说明，近来另有一部分人士，关于丁梅斯代尔先生与神秘的老医生中间的关系，生出一种特别的看法了。没有受过训练的群众，当他们企图用自己的眼来观察事物时，那是极容易受骗的；不过，按照通常的情形，他们凭借伟大温暖的胸怀的直觉，一旦形成了他们的判断时，这样所得到的结论，时常是非常深刻而又非常正确，其中含有的真实性，宛如是超自然所显示的一般。我们如今所谈的这些人，对罗

① 见《旧约·撒母耳记下》，大卫是以色列国王；拔示巴是一个美女，原为乌利亚之妻，大卫夺为己有，杀其夫。拿单是一个预言者，曾预言大卫必遭祸殃。

② 有名的犹太法学家。

格·齐灵窝斯形成的偏见，讲到事实和理由，都不值得我们认真驳斥的。有一个老年手艺人，离当时约有三十多年以前，就在托玛斯·奥佛白利爵士①被毒杀的时期，确实曾经是伦敦的一个市民；他出头作证，他曾经看见过这个医生和著名的老术士佛尔曼博士②结伴在一起，他当时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不过现在已经忘记了，而那位佛尔曼博士就是与奥佛白利毒杀事件有关的人。另有两三个人说，这位技术高明的人，当他在印第安作俘虏的时候，曾经参加野蛮人僧侣的念咒，以谋他医学上的深造；因为那些野蛮人的僧侣普遍地被人认为是有力的魔法家，他们时常用邪魔歪道的法术造出象是奇迹的治疗。还有一大部分人——其中有很多是头脑稳健，观察切实，在旁的事情上，他们的意见是颇为人重视的——他们断言，罗格·齐灵窝斯自从居住到这城市里以来，尤其是在他和丁梅斯代尔先生同住以后，他的相貌上起了一种显然的变化。最初，他的表情是沉静，深思，并有学者的气派。现在，他的面孔上是有些丑恶和邪气，这是他们从前没有看见过的，而且他们越是经常跟他见面，也就越看得清楚。若依照一般鄙俗的见解来说，他实验室里的火，是从下界取来的，是用地狱的薪材燃烧起来的；因此，也就不出所料，他的面貌就逐渐为烟气熏黑了。

总括起来讲，渐渐已有一种意见流布得很广，那就是说，亚瑟·丁梅斯代尔牧师也象基督教世界中各时代的其他许多特别圣洁的人们一样，不是遇到撒旦本人就是遇到撒旦使者扮装成老罗格·齐灵窝斯的模样，来磨难他了。这个恶魔的使者受了

① 英国作家。因反对爱塞克斯夫人和卡尔的结婚，被囚于伦敦塔，后遭毒杀。

② 英国的星算家。

神圣的使命，在某一个时期之内，暗中和牧师接近，设计破坏他的灵魂。据人们公开表示，凡是有理性的人，都不会怀疑胜利将是属于哪一方面的，一般人都抱着不动摇的信念，要看牧师从这场斗争中脱身出来，相信他必定可以胜利，而现出如神人似的荣光。不过，同时若想到他为达到胜利在斗争中所受的致命的痛苦，真是令人哀愁的事。

啊！若从牧师眼睛深处所现的那种阴郁与恐怖来看，这斗争是艰巨的，简直不见得一定有把握能够胜利呢。

一〇 医生和病人

老罗格·齐灵窝斯，整个一生是个心平气和的人，虽然没有温暖的爱，但在他与世界的一切关系中，他永远是一个纯洁正直的人。照他的想象，他已拿出一个法官的严肃和公正，开始了一种研究，只要探寻真理，仿佛那问题无关于人类的热情，也无关于自身所受的损害，不过是象几何学问题上架空的线与形而已。然而在他进行当中，有一种怕人的魅力，一种虽然依旧平静却是残酷的必然，将这个老人捉牢在它的掌握里，在他未完成它的指示以前，永不给他自由。他现在挖掘着这位可怜的牧师的心胸，仿佛一个矿工在探寻黄金；或者宁可说是，仿佛掘墓人在挖掘坟墓，探寻那埋在死人胸上的珠宝，但除去死尸与腐烂以外，象是什么也不能寻到的。天哪，他所探寻的，果真是这些东西的话，让我们怜惜他的灵魂吧！

有时，在医生的眼里，闪出一道光，燃烧着不祥的蓝色的火焰，象是火炉的反射，或者，我们可以说，象是从班扬①小山边上可怕的门口射出来的、闪灼在巡礼人面孔上的一道鬼火。这时，

① 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英国作家，著有《天路历程》，本文所述之火光为班扬梦中所见。

这个阴沉的矿工，在他挖掘的土地里，也许是得到了许多迹象，使他受到了鼓舞。

“这个人，”有一次正在这样情形下，他自言自语地说，“虽然人们都把他看得很纯洁，而他也象是一身灵气，但从他父母身上却继承了一种强烈的兽性。让我们向这一矿脉的系路再掘进一点去吧！”

于是，他向牧师幽黯的内心里作长期的探寻，翻腾出许多珍贵的资料，全是由思想与研究所炼成的、由天启所照明的：为人类福祉的抱负，灵魂的热爱，纯洁的情操，自然的虔诚。但这一切无价的珍宝，对于这个探寻者，也许是不值一文，所以他颓然转回身来，开始向另外的一点去探寻了。他偷偷摸摸，小心翼翼，东张西望，摸索前进，象小偷潜入一个人的卧室里，想偷取那个人视如眼中瞳仁的宝物一样，而那个人还只是半睡半醒，或简直还正睁大着眼睛。无论他怎样用心谨慎，地板偶尔会发响的；他的衣服会发出窸窣的声响；而且若迫近到禁区，他的身影，也会投射到他的牺牲者的身上。换一句话来说，丁梅斯代尔先生的敏锐的神经时常会发生精神直觉的功效，他会朦胧地注意到，有一种与他的和平为敌的东西，闯进来和他发生关系了。但老罗格·齐灵窝斯也具有几近于直觉的感觉；每当牧师对他投射出惊恐的眼光时，医生便坐下来，变成他的温存、爱护、同情的朋友，绝不再探寻他的隐私了。

丁梅斯代尔先生如果不是有一种病态——一般病人最容易犯的——使他怀疑到一切的人类，也许他关于这个人的性格会看得更完全些。因为他不相信任何人是他的朋友，所以当他的敌人确实出现时，他也就辨别不出来。因此他仍然同他保持着一种亲密的接触，每天在书斋里接待老医生，或是访问他的实验

室，同时为了消遣，便看着他把野草化为灵药的制法。

有一天，他用手支着前额，肘搁在窗槛上，那窗面向墓地敞开着，他同罗格·齐灵窝斯谈天，这时那个老人正在检验一束难看的植物。

“你在哪里，”他一面斜视着那些植物一面问道，由于牧师的特别脾气，现时他很少面对面地看一件东西——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我亲爱的医生，你在哪里搜集了这些药草？——叶子这么黝黑柔弱！”

“在眼前的坟地里就有，”医生答道，一面还在继续他的工作。“这些东西我还没有看见过。我发见这些草生长在一座没有立碑的坟墓上：除去这些丑恶的草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来纪念那个死人了。这些草是从他的心脏里生出来的，也许是象征着那跟他一起埋葬的某种丑恶的秘密，那最好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应当自白出来的。”

“也许，”丁梅斯代尔先生说，“他非常恳切地这么希望吧，可是作不到。”

“为什么呢？”医生接着说。“为什么作不到呢？你不是已经看见，一切自然的力量都在那么恳切地召唤罪恶的忏悔，就连那些黑暗的杂草不是都从一个埋葬的胸怀里迸发出来、揭露了那没有吐露的罪恶么？”

“好先生，那只不过是你的幻想而已，”牧师答道。“如果我的想法是正确的话，若没有上帝的慈悲，无论是用言语，或是用标志，任何力量都不能暴露出那可以埋葬在人的胸怀里的秘密。那个心胸，既然犯了这样秘密的罪恶，就必定紧瞒着，直到一切隐藏的事物必须宣泄的一天为止。而且照我读过、解释过的《圣经》来看，人类的思想与行为到了时候非泄露出来不可，也不应当就

看做是一份报应。那种看法确实是肤浅的见解。绝不如此；我的见解若是没有十分错误的话，我总认为这些宣示的意义，只是为增进一切明智的人在知识上的满足，他们会站着等待有一天要看一看这生活中暧昧不明的问题被显示明白。要想把这问题完全解决，就需要有关于人性的知识。再则，我猜想，象你所说的那种保持悲惨的秘密的心胸，在最后的一天，将会和盘托出，绝无丝毫勉强，而是有说不出的欢快。”

“那么，为什么不即时把秘密宣示出来呢？”罗格·齐灵窝斯问道，同时安详地睨视了牧师一眼。“为什么那些犯罪的人，不早点来接受那种说不出来的安慰呢？”

“大多数人是这么作的，”牧师说，他紧紧扼住他的胸口，象是受了一阵急剧袭来的痛苦一般。“许多许多可怜的灵魂，不仅是在死床上，而是正当他们精强力壮、声誉良好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秘密向我倾吐出来。我亲眼看见那些犯罪的弟兄们这样作过以后，他们是多么舒适啊！仿佛一个人被自己的浊气窒息了许久，终于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怎能不是这样呢？一个不幸的人，譬如说是犯了杀人罪吧，他为什么该把死尸埋葬在他的心胸里，而不立刻抛弃出来，叫宇宙来照顾它呢！”

“然而却有些人是这样埋藏着他们的秘密的，”医生心平气和地说。

“真的，是有这样的人，”丁梅斯代尔先生答道。“但是用不着提出更明白的理由，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所以保持沉默，就是因为他们的天性。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吗？——他们虽然隐瞒着犯罪，不过仍然热心于上帝的光荣和人类的福祉，他们畏缩不敢把自己的黑暗和污秽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再有善行；而过去的恶行也无法用更良好的服务来赎

偿了。因此，他们忍受着自己说不出来的痛苦，出入在他们的同类之间，表面上他们象是新落的雪一样地洁白，可是他们的心里全是罪恶的斑痕，使他们简直无法摆脱。”

“这些人不过是欺骗自己罢了，”罗格·齐灵窝斯说，语气比平素重了些，同时轻轻地动着他的食指。“他们是惧怕负起他们罪有应得的耻辱。他们为人类的爱，他们为上帝服务的热忱——这些神圣的冲动，在他们的心胸里，或许与恶魔的伙伴共存，或许并不共存，不过，这些恶魔的伙伴既然是他们的罪恶开门迎接进来的，所以也必定在他们的心里繁殖着恶魔的种子。但是，如果他们有意使上帝光荣，还是别让他们向天举起他们的脏手吧！如果他们有意为他们的同胞服务，首先让他们表白出良心的真实和力量，强制着自己谦卑地忏悔吧！明智而诚信的朋友啊，你是想叫我相信一种虚伪的外表是比上帝自己的真理能够更多更好地有益于上帝的光荣、有益于人类的福祉吗？请你相信我的话，这样的人是自己欺骗自己的！”

“也许是这样吧，”青年牧师冷淡地说，他象是有意放弃这个他认为不相干不合时宜的讨论了。真的，凡是能把他那过于敏锐过于神经的气质激动起来的问题，他总有一份现成的本领来逃避开的。“但是，现在，我要请教请教我那技术高明的医生，对于象我这样虚弱的体格，他那种好意的关切，确确实实叫我得到了什么好处吗？”

在罗格·齐灵窝斯还没有答话之前，从毗邻的葬地里，他们听到一个小孩子明朗的欢笑声。当时正是夏天，窗户敞开着，牧师便本能地望过去，他看到海丝特·白兰和小珠儿，正在那穿过场院的小径上行走。看起来，珠儿如白昼一样的美丽，但她正在乖戾的欢笑的气氛中，而每逢她这么发作的时候，她便象是完全

脱离开同情的或是人性接触的范围了。这时她正在许多坟墓上不听话地跳来跳去；一直跳到一个已故的贵人——也许就是伊萨克·约翰生吧——那宽阔、平坦、刻有纹章的墓石上，就开始在上面跳起舞来。及至她的母亲一面命令、一面恳求她行动要规矩些，小珠儿才停住脚，又向一棵生长在坟墓旁边的高大的牛蒡树上，搜集着有刺的牛蒡果。摘满了一大把以后，便沿着她母亲胸上的那个红字的笔画，把它们插在上面，牛蒡果因为是有刺的，所以就牢牢地粘住了。海丝特并不把它们取掉。

罗格·齐灵窝斯这时已走近窗边，狞恶地微笑着向下边望。

“在那个孩子的性质里，是没有法律，没有对权威的敬畏，对于无论正确或错误的人类法令或意见，都无所顾忌，”他说，很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对他的朋友说话。“有一天，我看见她在春巷的水槽边甚至拿水泼州长。她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完全邪恶的小鬼吗？她有感情吗？从她身上可能发见任何人性吗？”

“没有的，只有一种破坏了法律的自由，”丁梅斯代尔先生答道，他说话时那种安详的样子，就仿佛他自己的心里正在讨论着这个问题似的。“是否能够为善，我就不晓得了。”

大概那个孩子已经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因为，当她神气十足含着顽皮而智慧的微笑，朝着窗口仰起面孔时，她对丁梅斯代尔先生投去一个有刺的牛蒡果。那个感觉敏锐的牧师，因为这轻轻的一弹，神经上一骇，就畏缩了一下。珠儿发见了他这样情形，便拍着她的小手，快乐得不得了。同时海丝特·白兰也就自然而然地仰起面孔，于是这老少四个人，在默默中相望着了，直到那个孩子大声地笑起来，并且叫道：“走开吧，母亲！走开吧，那边的那个老黑人会把你捉了去！他已经捉住了那个牧师。走开吧，母亲，不走他就要捉了你去！但是他捉不住小珠儿！”

于是她蹦蹦跳跳地拖走她的母亲，在死人的坟堆间雀跃得奇怪，仿佛她是一个与埋在地下的一代人毫无共同之点的生物，而且自己也不承认与他们是同一个族类。她象是用新的元素新制造出来的，所以必定要允许她过她自己的生活，有她自己的法律，而且不能把她的怪癖认为是她的一种罪恶。

“那边走着一个妇人，”罗格·齐灵窝斯停了一会以后继续说，“她，无论犯了什么罪孽，总不会有那种叫你认为那么难于忍受的隐藏着的罪恶的神秘，你以为海丝特·白兰戴上了红字就可以减少些不幸吗？”

“我真的这样相信，”牧师答道。“不过，我不能替她答复。她脸上有一种痛苦的表情，那是我简直不愿意看见的。但是我想，让受难的人，就如这个可怜的妇人海丝特那样，自由地表现出他的痛苦来，总该比把痛苦全然隐瞒在自己的心胸里要好得多。”

又停了一会儿，医生开始重新检验、分列他搜集来的那些药草。

“刚才你还问过我，”他终于说道，“关于你的健康的意见。”

“我的确问过，”牧师答道，“而且我很愿意听个明白。我请求你坦白地说吧，无论是生或死。”

“那么，我就爽快明白地说吧，”医生说，他仍然忙着弄他的药草，但他的眼睛却暗中盯在丁梅斯代尔先生的身上，“这个症候是奇怪得很呢；论病的本身是没有什么，不象外面的表现那么厉害——至少，在我的观察下所看到的病象是这样的。每日看着你，并且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察看你的病象，我的善良的先生，我应当承认你是一个病得很重的人，可是又象还没有病到叫一个细心有训练的医生束手无策的那种程度。但是我不晓得怎样说法，我象是明白那症候，又象是不明白。”

"你在说谜语呢，博学的先生，"面色苍白的牧师说，斜着眼睛向窗外面望着。

"那么，更坦白地说吧，"医生继续说道，"而且我恳求你的原谅，先生，假如为了我谈话的必需的坦白，我应当请求你原谅的话。作为你的朋友，作为一再受天之命来看护你的生命与身体健康的人——我来问你，你可曾把整个的病状对我全盘说明白了吗？"

"你怎么能够这样问呢？"牧师问道。"真的，如果请来一个医生，而又讳医，那不就成了儿戏吗？"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我已经什么都晓得了吗？"罗格·齐灵窝斯有意问道，同时把一只聚精会神光亮亮的眼睛，盯在牧师的面孔上。"就算是这样吧！但是，还有！仅仅把表面肉体上的病症向医生公开出来，他所知道的病症，往往不过是他要医治的一半。肉体上的疾病，我们总把它当作全然与旁的无关的，但究其实，也许只是精神上某种疾病的一个症候。善良的先生，如果我说的话，有一点点使你不快，我再度请你原谅。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先生，我可以说，你是一个肉体与精神最密切联系、最融合、最一致的人，在你，肉体不过是精神的工具罢了。"

"那么我就无需再问了，"牧师说，他有点仓皇地从椅子里抬起身来。"我想你不会是在医治灵魂吧！"

"所以，一种疾病，"罗格·齐灵窝斯并不注意他的话语已被打断，他声调不变地继续说下去，不过他现在把他矮小、黝黑、畸形的身体面对着那个憔悴的、双颊苍白的牧师了。"你精神上的一种疾病，或者我们可以说一块痛楚的地方，在你的体格上立刻就会有了相应的表现。所以这时你能叫你的医生医治你肉体上

的病症吗？除非你首先把你灵魂中的伤痛或烦恼对他表白出来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不，不会对你讲！不会对一个世俗的医生讲的！”丁梅斯代尔先生情不自禁地叫道，同时把他那晶亮凶猛的眼睛转过来对着老罗格·齐灵窝斯。“不会对你讲的！但是，若果真是灵魂上的病症的话，我将把自己交给一个医治灵魂的医生！要看他的心意如何，他能够治疗，也能够把我杀掉。他，可以用他的正义和智慧，随他怎样处置我。但你是什么人？——要来干涉这种事情？胆敢置身在受难的人与他的上帝之间！”

他显出发狂的神情冲向屋外去。

“作到这一步也很好，”罗格·齐灵窝斯自言自语地说，一面含着严肃的微笑望着牧师的后影。“这不会有所损害的。我们还可以重新作朋友。但是看看，现在这个人是怎样地受着激情的支配，他简直不能自主了！一种激情既然能够如此，那么旁的激情也会发生同样效果的。这位圣师丁梅斯代尔，在这以前，在他热烈的情欲中，必定作过狂暴的事情。”

事实证明，这两个朋友，象过去一样的情形，一样的程度，重新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来，并不是困难的事情。青年牧师，关在房里度过几小时之后，便觉得他不应当发那么大的脾气，那完全由于他神经上的狂乱，其实在医生的话里，是找不出他应该发脾气的理由或借口的。他对那个亲切的老人所发作的暴戾，确实使他感到惊异了，在医生方面不过是把他职责所在的意见贡献出来，而这也显然是牧师本人的要求。怀着这样悔悟的情感，他一刻不耽搁就赶去对他的朋友郑重道歉，求他继续医治，他纵然没有使他恢复健康，他虚弱的生命得以延长到此刻可以说多亏他的效劳。罗格·齐灵窝斯马上应允下来，继续作牧师的医疗顾问；

他想尽一切办法诚心地替他治疗，可是每次诊治完毕，他便离开病人房间，这时他的嘴唇上总是浮现着神秘难解的微笑。这种表情当着丁梅斯代尔先生的面是看不到的，而当医生一跨过门槛便越来越明显了。

"病情稀奇得很，"他念叨着。"我还必需更仔细地观察。这是肉体与灵魂之间的一种奇异的共鸣！就是仅仅为了医道，我也必得把这件事侦查个水落石出！"

在上述的那一幕之后，没有好久，有一天正午，丁梅斯代尔先生完全没有在意，坐在椅子里沉睡起来，他面前的桌上，摆着一本黑字的大书。这本书必定是催眠派文学中大有功效的一部作品吧。牧师素来是一个睡眠轻微、断续、象一只栖息在树枝上的小鸟般容易受惊的人，所以他这时的酣睡，就越发值得注意。不管怎样，他这时已沉入于一种向所未有的深沉睡乡之中，当罗格·齐灵窝斯并没有怎么特别小心走进屋里时，他在椅子上连动都没有动。医生一直走向他病人的面前，把手放在他的胸上。拨开那在过去诊病时都从未曾解开过的法衣。

这时，丁梅斯代尔先生确实畏缩了一下，象是有点惊觉的样子。

略微一停，医生转身走开了。

但是他露出怎样一种疯狂的神情——惊异，欢喜，而又恐怖！事实上，他露出的那一种令人恐怖的狂欢的神情，绝不是单以眼睛和像貌所能表现的，而是要通过他全部丑恶的姿态爆发出来，他甚至对天花板扬起了胳膊，在地板上跺着脚——用这样情不自禁的姿势狂乱地表现出来！如果一个人看见过老罗格·齐灵窝斯在这狂欢的一刹那的情景，他便无需再问，当一个宝贵的人类灵魂丧失了天国而被恶魔收进了他的王国里去，那时

恶魔的形状是怎样的了。

但医生的狂欢跟恶魔的狂欢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在前者中含有惊奇的特点！

一一 内 心 里

在上文描述的那一事件以后，牧师与医生之间的交往，虽然在表面上还是和往常一样，实际上，却已另有一种性质了。罗格·齐灵窝斯的思路，这时在眼前已有一条充分平坦的途径。这条路确实不是他事前替自己预定的途径。虽然他表面上是沉静、温和、无动于中，但我们恐怕，在这个不幸的老人的心中，是怀有深沉的恶毒，过去一向是隐伏着的，现在却活跃了，这使他想象出世上谁都未曾如此报复过敌人的、一种最直接的复仇手段。他自己装作一个最可信赖的朋友，使对方把一切的恐怖，惭愧，痛苦，无效的悔恨，无法摆脱的内心谴责，都要对他和盘托出！一切罪恶的烦恼，对世界隐瞒着，而世界的伟大的胸怀原可加以怜悯与饶恕的，可是偏偏都要泄露给他——这个绝无怜悯绝无容赦的人！他把一切勾心斗角的手段都用在这个人的身上，因为除此以外再也寻不到更适当的结清冤债的办法了！

牧师的羞赧与敏感的性癖，曾经阻挠了这个计划。但罗格·齐灵窝斯却把这事态看作天意，几乎根本没有什么不满可说，他认为天意原和他的狠毒的计谋不同，当然要照它自己的意思来指挥复仇者与牺牲者的，因此，在好象是最应当惩罚的地方，也许又要容赦了。他简直可以说，天意已恩赐给他一个启示。不管

这启示是来自天国还是旁的境界，对他的目的来说，并没有什么分别。由于这启示的帮助，在他此后和丁梅斯代尔先生所发生的一切关系中，不仅使牧师表面的形象，就连他最内在的灵魂，都暴露在他的眼前，因此他可以把他灵魂的时刻的变化看得明明白白。从这以后，他在那个可怜的牧师的内部世界里，不仅是一个旁观者，而且成为一个主要的演员了。他可以随心所欲支配着他。他要使他感到一阵惊悸的痛苦吗？那个牺牲者永远是在熬受苦刑；只要他知道掌握机器的弹簧就行了；而医生却是知道得清清楚楚。他要用突然的恐怖来惊吓他一下吗？这个魔术家只要把魔杖一挥，就升起了一个狰狞的幽灵——升起了成千成万的幽灵——有各式各样死亡或更可怕的耻辱的形象，全都聚集在牧师的身边，用手指着他的胸膛！

这一切都作得非常精微，所以牧师虽然时刻朦胧地觉得有一种恶势力在窥伺他，却总不能明了它真实的性质。的确，他怀疑而畏惧地，有时甚至怀着恐怖和深恶痛绝，望着老医生畸形的身姿。他的姿影，他的体态，他的斑白的胡须，他的最轻微最不相干的动作，就连他衣服的样式，在牧师的眼光里都是可恶的；这事不言而喻，在牧师胸中怀有一种深刻的反感，尽管他不愿意这样承认。因为他对于这样的疑惑与憎恶不能寻到一个理由，同时又感觉到一块病毒的地方正在侵袭着他心脏的全部，于是丁梅斯代尔先生便不再给他这一切预感另外去寻求理由了。他责备自己不该对罗格·齐灵窝斯抱着这种恶感，并且忽略了应从那里所取得的教训，却尽力要把这种恶感连根铲除。这一点他是作不到的，便仍打定主意继续和那个老人亲密来往，因此也就使那位复仇者专心从事的目的得到不断完成的机会，其实那个复仇者不仅是一个可怜的孤独的动物，甚至比他的牺牲者更为不

幸。

丁梅斯代尔先生一面受着肉体疾病的痛苦，一面受着灵魂极度烦恼的折磨，同时又听凭他的死对头任意摆布，而在这时，他在他神圣的职务上，却获得了灿烂的声誉。他所以能得到如此的声誉，确实大部分是由于他的忧伤而来的。他的智能的天赋，他的道德的洞见，他的经验与传达情绪的能力，被他日常生活的痛苦与刺激保持在一种过分活跃的状态里。他的名声，虽然还在上升之中，却已掩盖了几个很有名的同业了。有一些学者，他们在这种神圣职务上从事精湛研究所消耗的年代，比丁梅斯代尔先生活的年纪还更长远；因此他们很可能在造诣上，论坚实也吧，论价值也吧，都比他们的这位小弟弟要深得多。还有一些人，他们心地比他更刚强，赋有锐利得多、深刻得多、如钢铁般或如花岗岩般的理解力；那如果混合了相当分量的教义的熏陶，就可以成为非常可尊敬、极有效能、百折不挠的一种僧侣典型。另外还有些是真正圣洁的牧师，他们的智能，因博览群书与深思冥想，变得细密而精炼，尤其因为与美好世界作着精神上的交流而染上灵气，这些神圣的人物，虽然依旧附着朝生暮死的皮囊，但因他们纯洁的生活，几已步入那美好的世界里去。他们所缺乏的，就只是如五旬斋时天降给一些特选的圣徒们的那种天赋——“火焰的舌头”①；打个譬喻说，他们所缺乏的，好象并非是使用旁人不懂得的外国话的那种才能，而是以内心原有的言语对全体人类同胞发言的能力。这些具备使徒资格的长老们，就是缺乏上天给他们职务上的这种最难能可贵的证明——“火焰

① 见《新约·使徒行传》：“五旬斋来临，门徒聚在一处；天上忽发来响声，仿佛吹过一阵大风，弥漫屋宇；又有舌如火焰，分别降在各人头上，他们全为圣灵所罩，遂依圣灵所赐之口才，说起异国言语。”

的舌头”。他们都在探寻如何用日常的言语和譬喻等最平常的媒介，来表现最高的真理，即使说他们梦想过这种探寻的话，那也是徒劳的。他们的言谈，是从他们惯常的处所由上而下发出来的，令人听着隔膜而不清楚。

丁梅斯代尔先生，从他性格上的许多特点来说，本来很可能是属于这一类的人的。倘使他不是被罪恶与痛苦的重荷压住、命中注定要在那下面蹒跚而行的话，他本可以爬上圣洁信仰的最高峰。因为这重荷就把他留在最低的水平；要不然，这个具有精灵天赋的人，他的声音就连天使都要来倾听、要来答话了！不过也就因为这种重压，才使他对于人类犯罪的同胞能有那么亲切的同情；因此他的心，能与他们的心起着共鸣，将他们的痛苦容纳在自己的心里，并把他自己心中的阵痛，用忧伤动人的辞令，穿过了成千成万人的心。他的辞令大多数是娓娓动人的，但有时也是可怕的！一般人不晓得如此感动他们的力量是什么。他们把这青年牧师视为神圣的奇迹。他们把他想象为上天派遣来的使者的代言人，传达智慧、谴责与爱情。在他们看来，就连他脚踏过的土地都是神圣的。他教会中的许多处女，面色苍白地环围在他的身边，成了情欲的牺牲品，而那情欲又是那么浸润着宗教的情操，以致她们把它想象成完全是宗教的，并把它当作祭坛前最应接受的献礼一般，公然收容在她们洁白的胸怀里。至于他那教会中的老年信徒，虽然他们自身已是残废多病，而目睹丁梅斯代尔先生的体格如此虚弱，都相信他会在他们以前登上天国，于是叮咛吩咐他们的儿孙，要将他们的老骨头，埋葬在他们青年牧师神圣的坟墓的近旁。同时，可怜的丁梅斯代尔先生，每逢想到他的坟墓，大概一向都在问着自己，是否坟墓上会生出草来，因为他认定其中埋葬着的是一个可诅咒的东西！

这种大众的尊敬使他所受到的痛苦，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他的纯真的冲动，是在崇拜真理，而且要把一切东西都看作阴影，凡是在生命中没有生命那样神圣的本质的东西，便完全没有重量、没有价值。因此他是什么呢？——一种物质吗？——或者是一切阴影中最朦胧的一个吗？他渴望着从他的讲坛上扬起高声把话说个明白，告诉人们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你们眼见穿着牧师黑袍的这个人；我——登上神圣的讲坛，面孔苍白地朝着上天，替你们向最高的全能之神传达音信的这个人；我——你们认为日常生活有如以诺[①]般圣洁的这个人；我——你们以为在人间的途径上脚步留下一道光明，许多巡礼者追随着我便可被领进仙界里的这个人；我——亲手给你们的孩子施行洗礼的这个人；我——曾经在你们的临终的朋友身边念了告别的祈祷，从他们离别的世界对他们微弱地响起‘亚门’之声的这个人；我——你们的牧师，你们如此尊敬如此信任的这个人，完全是一团污秽，一个骗子！”

不仅一次，丁梅斯代尔先生登上讲坛，下了决心非把上边的话说个明白，便不再走下台阶。不仅一次，他已漱清喉咙，吸着悠长颤抖的深呼吸，准备再度吐出来的时候，便把他灵魂中黑暗的秘密一同装运出来。不仅一次——不，不仅一百次——他确实已经说出来了！说出来了！但是怎样说的呢？他告诉他的听众，他是完全卑劣的，是最卑鄙的人群中的一个卑鄙者，是最坏的罪人，是一个最可厌忌的东西，是一个难以想象的邪恶的东西，他不幸的身躯，因受了全能之神的愤怒的火焰，已经在他们的眼前畏缩起来，而他们却看不见，这真是难得的奇事！还可能

① 以诺 Enoch：与上帝同行的人，参看«旧约·创世记»第5章第24节。

有比这更明白的言辞吗？那些听讲的人们还不会因一阵冲动，从座位上惊起，从被他污辱的讲坛上，将他拉下来吗？的的确确并没有这样！他们把全部的话都听进了，可是反而越发尊敬他。他们决不猜疑在那些自我谴责的言语中，是潜伏着怎样致人死命的涵意。"这个神圣的青年！"他们互相私语着。"这个人世间的圣人！天哪！如果他在他自己洁白的灵魂中都辨别出这样的罪恶，那么，他在你我的灵魂中将要看出怎样可怕的景象吧！"牧师十分明了人们会用怎样的眼光来看他的模糊的忏悔——他真是个狡猾的、可又是忏悔的伪善者！他极力想把罪恶的良心表白出来，借以欺骗自己，但是他得不到片刻自我欺骗的安宁，反而犯了另一种罪恶，一种自己知道的耻辱。他说出了确实的真理，可是反把那真理变形成真正的虚伪。然而若论他的天性，是很少人能够象他那样地，爱好真理，厌恶虚伪。因此，他厌恶他不幸的自我比一切都更甚！

他内心的烦恼，驱使他不能顺依他降生以来便养育着他的教会的良好指导去行事，却在效法腐旧的罗马教。在丁梅斯代尔先生深锁的密室里面，有着一条血淋淋的鞭子。这个新教徒与清教徒的圣人，时常一面对自己苦笑着，一面猛击自己的肩膀，而因为这种苦笑，也就把自己打得越残酷。他和许多虔信的清教徒们一样，也有绝食的习惯，不过，他和他们不同，他并不想由肉体的净化，使自己更适合于圣光的照耀，他把绝食严格地当作悔罪的行为，一直作到他的双膝颤抖为止。同时，他一夜又一夜地通宵不眠，有时是在完全的黑暗中，有时伴着一盏昏黯的灯光，有时又对着镜子，用最强烈的光照着自己的面孔。他这样不断地内省，却只是磨难自己，并不能使自身净化。在长期的彻夜不眠之中，他的头脑时常打转，象有许多幻象飞舞在他的面前；

那些幻象,有时发出微弱的光,在内室的薄暗中,使他看得很模糊,有时,就在他的眼前,在镜子里,使他看得比较清楚。时而有一群恶魔的形象,对苍白的牧师露齿狞笑,并招他和他们同去;时而有一群闪光的天使,向天上飞翔,重得象是满载哀愁,然而越飞越觉轻灵。时而他少年时的几个去世的朋友来了,他白须的父亲现出如圣人般的愁苦面目,他的母亲走过时掉转开她的面孔。依我想,一个母亲的幽灵,就是一个母亲的最稀薄的幻影,她也要对她的儿子投来怜悯的眼光吧!接着,在这已为鬼魅的思想弄成那么可怕的暗室中,海丝特·白兰飘浮过去,她领着身穿大红色衣服的小珠儿,那孩子扬起她的食指,首先指一下母亲胸上的红字,然后又指牧师自身的胸膛。

这些幻象从没有一个使他全然昏迷过去。任何时刻,利用他的意志,他都可以从那迷雾般的虚幻中辨别出它们的实质,而且证实它们的性质并非实体,并不象那边摆着的雕刻橡木桌或是皮装铜夹的大方本神学书一样。但是,话虽这么讲,目前可怜的牧师在应付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却是最真实而又是实体的东西。象他这样一种虚伪的生活,真是有说不出来的痛苦,因为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里,我们四周的一切现实,本是上天赐给人们的精神上的喜悦和滋养,现在它的精髓与实质却都被偷盗去了。对于不真诚的人,全宇宙都是虚伪的,全宇宙都是无实质的,全宇宙在他的掌握里都化为乌有。而他自己,至少在虚伪的光亮中映现出来的他自己,就变成了一个阴影,或者老实讲,已不存在了。使丁梅斯代尔先生在这世界上还继续成为真实存在的,只有一点真实,就是他最内在灵魂中的苦痛与他相貌上那种苦痛的率真的表情。如果他居然一度得到微笑的能力,并露出欢欣的面孔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说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了!

在我们已微微暗示而不敢尽情描绘的这样一个丑恶的夜里，牧师从椅子上惊跳起来。一种新的思想打动了他。在这种思想里或许会有一瞬间的安宁。他象平素赴公众礼拜一样，着意地装扮自己，而也正以那同样的态度，悄悄走下楼梯，打开门，走到外面去了。

一二 牧师的夜游

丁梅斯代尔先生，如步行在梦的阴影里，或许实际上也就是在一种梦游的影响之下，走到好久以前海丝特·白兰忍受第一次公众侮辱的那块地方去。当初的讲台或是刑台，因七年悠长日月的风吹日晒，已变成黝黑，斑驳褪色，同时在这期间，受了许多犯人的践踏，也已损坏，不过它还依然矗立在会议厅的露台下面。牧师登上台阶。

那是五月初一个朦胧的夜晚。一片凝固的云幕，从天顶直到地平线，笼罩着整个天空。当海丝特·白兰忍受惩罚时那些围观的人群，现在如果能够召集起来的话，那么，在这午夜的灰暗里，他们也无法辨认讲台上的面孔，甚至几乎看不清人形的轮廓了。但这时全城都在酣睡中，是没有被人发现的危险的。牧师如果高兴，他就可以站在那里，一直站到清晨的红光在东方浮现出来，除去阴湿寒冷的夜风会侵入他的骨胳，风湿症会僵化他的关节，粘膜炎和咳嗽会闭塞了他的喉咙，此外，再不会有什么危险；但即使如此，也不过要叫明天希望听讲的人群感到失望而已。谁的眼睛也看不见他，除非是那个永远警觉的、在他的密室中看着他挥舞血淋淋鞭子的人。然而，为什么他要到这里来呢？只是受了忏悔的愚弄吗？那的确是愚弄，但在这种愚弄中他

的灵魂跟自己在开玩笑！这种嘲弄，天使看见会红了脸哭泣，恶魔会发出揶揄的欢笑而鼓舞！他被那到处追逐着他的“悔恨”的冲动驱逐到这里来，而这种“悔恨”的嫡亲姊妹与亲密的伴侣，就是“怯懦”，每当前一种冲动逼迫他快要宣布出秘密的时候，后一种冲动便一定用它颤抖的手掌把他拖回去。可怜的不幸的人！象他这样柔弱的人，有什么资格来担负罪恶呢？只有神经如钢铁般的人才能犯罪，他们或是自愿忍受，或是在被压迫得太厉害的时候，便打定主意，发挥了他们凶猛野蛮的气力，把它立刻抛掉！这个柔弱而最敏感的人，两件事都作不到，可是又在继续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于是滔天罪恶的苦痛与徒然的悔恨，纠缠在一起，结成一个解不开的死扣子。

这样，当丁梅斯代尔先生站在刑台上，作这种徒劳的赎罪表演时，他的心灵上突然感到一阵极度的恐怖，仿佛全宇宙都在凝视着他赤裸的胸膛，盯住了他心房上的那个红字的标记。千真万确，就在那块地方，肉体的苦痛的毒牙已经啮噬了许久。他无需任何意志的努力，也无需用什么力量，便大声吼叫起来：这一声狂叫，在深夜间隆隆轰响，每一家房屋都受了它的震动，并从背后的山丘间发出回声；仿佛有一群魔鬼，发觉这声音里含有那么多的痛苦和恐怖，就拿它当作一种玩物，抛来抛去。

“这一下完了！”牧师嘴里叽咕着，双手掩住他的面孔。“全城的人都会惊醒奔来，发现我在这里！”

但并不这样。这声狂叫，轰响在他受惊的耳里，也许远超过了实际的力量。城里的人并没有惊醒；或者就是醒来，那些昏昏迷迷睡着的人也总以为这声音是从恶梦中响起来的，不然便是一些妖婆的喧嚣，因为在那个时代，当妖婆和恶魔一同掠过空中的时候，在移民区或孤寂的村舍上，时常可以听见他们的声音。

因此牧师听不见任何动静，他便张开两眼，向四外望了望。比较远一点，在另一条街上，在贝灵汉州长邸宅的一间寝室的窗口，望见了老州长的形影，他手里拿着一盏灯，头上戴着白色的睡帽，长长的白色睡衣裹住他的身子。看起来活象一个从坟墓中不期而来的幽灵。同时就在这一所房子的另一窗口，现出了州长的姊姊西宾斯老夫人，她也拿着一盏灯，虽然离得这么远，却可以望得见她面孔上冷酷不满的表情。她从窗格间探出头来，不安地仰望着。毫无疑问，这个老妖婆已经听见了丁梅斯代尔先生的呼喊，可是她把这声夹杂着无数回声和反响的呼喊，解释成恶魔与梦魔的喧嚷——大家都晓得她是时常同恶魔在森林里游乐的。

这个老妇人一发觉贝灵汉州长的灯光，便急忙吹灭了自己的灯，影踪不见了。很可能她已经飞上云间。牧师从此再望不见她的动静。州长向黑暗中仔细观望过后，便从窗口间隐退了，其实他在这种黑暗中所能看见的，比要看穿一个磨石差不了许多。

牧师比较安静下来了。不过，他的两眼立刻遇见一道闪闪的微光，最初很遥远，可正逐渐从街上迫近来，由这闪光可以辨别出，这里有一根柱子，那里有一道篱笆墙，这里有一个格子玻璃窗，那里有一个水唧与满槽的水，这里又是一扇嵌着铁环的穹形的橡木门，那里有一块当作台阶用的粗木头。可敬的丁梅斯代尔先生，虽然一面确信就在他所听到的脚步声中，他的末日已经渐渐迫近，可是他仍然注意到这一切微细的事物，他确信再过几分钟之后，那灯光便要照在他的身上，暴露了他长期隐藏的秘密。当灯光越来越迫近时，在那光圈里边，他看见了他的牧师弟兄，或者更正确地讲，他同业的父辈，也是他极为尊敬的朋友——可敬的威尔逊先生，依照丁梅斯代尔先生的推测，他必定

是从某一个垂死人的床边祈祷回来。他确是这样的，这位善良的老牧师，刚刚从温斯洛普州长的死室中出来，那州长就在此时此刻从尘世间升入了天国。善良的威尔逊牧师，这时有如古代的圣徒般身边环围着一轮光圈，使他在这罪恶的黑夜间发出荣光——就好象那已故的州长把自身的光荣遗赠给他，又好象当他仰望那胜利的巡礼者走进天国的大门时，他自己身上得到了那遥远的光辉——简而言之，他现在拿着一盏灯笼引路，正走回家去！也就是这盏灯笼的微光，使丁梅斯代尔先生有了如上的奇想，他微笑了——不，他几乎笑出声来，接着他惊异自己是否已经发狂。

当威尔逊牧师一手把住他长袖黑袍的法衣紧紧裹住身子，另一只手在胸前提着灯笼，走过刑台的时候，丁梅斯代尔几乎不禁要说道：

"晚上好啊，可敬的威尔逊先生。我求你走上来，跟我一起快乐地聚会聚会吧！"

天哪！丁梅斯代尔先生真的这样说话了吗？有一瞬间他相信这几句话已经溜出嘴来了。但实际上那只是他的幻想。威尔逊牧师缓慢地迈步前进，小心地望着他脚下的泥泞路径，一次都没有转过头来看那罪恶的刑台。当那灯笼的闪烁的微光在远处完全消隐之后，牧师感到一阵昏迷，这才发觉在刚刚的几秒钟以内，虽然他的心灵不由自主努力用一种凄惨的嬉戏来宽慰自己，但那正是焦急得令人可怕的生死关头。

紧接着，有一种同样可怕的滑稽感觉，又潜入他思想中那些严肃的幻影之间了。因为不习惯半夜的冷气，他觉得四肢已经变得僵硬，他怀疑，他是否还能走下刑台的台阶。黎明时刻人们会发现他在那里。邻近一带的人就要起床了。第一个起床的

人，走到微明的曙光中，将在那耻辱的高台上，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形；然后，由于惊骇与好奇的半疯狂心理，会挨门去敲，唤起所有的人来看一个已死的罪人的幽灵——那个人一定会这么想的。薄明中一种骚动将展开它的翅膀逐屋飞行。接着，晨光会渐渐亮起来，年老的家长们，大家穿着法兰绒的长袍，慌忙起床，那些主妇们，会连脱换睡衣的工夫都没有。所有服装讲究的人物，从没有人看见过他们的头发有过一丝紊乱，这时却会带着象梦魇般仓皇的神情，就跑到公众的面前了。老州长贝灵汉，会歪戴着他的詹姆士王的绉领，面色严厉地走出来；西宾斯夫人，因为夜里的飞行，简直没有闭过眼，她裙边粘着一些森林的小树枝，面色比平时更加难看；还有，善良的威尔逊牧师，在死床边消磨了半夜之后，从他的光荣的圣徒的梦境，这么早便被搅扰起来，心里大不高兴。同时，丁梅斯代尔先生教会中的长老和副牧师们，以及那些非常崇拜她们的牧师的、各自在洁白的胸中为他造了圣龛的少女们，这时都因为仓皇混乱，很少人能有工夫罩上她们的头巾。总而言之，所有的人们会手忙脚乱地跨过门槛走出来，抬起他们的惊愕惶恐的面孔围观着刑台。在那里他们将看见什么人呢？那额上照着东方的红光的人是谁呀？除了令人景仰的亚瑟·丁梅斯代尔还有什么人呢？——他已冻得半死，满身耻辱，就站在海丝特·白兰曾经站过的地方！

牧师，正在想着这荒唐恐怖的画景想得出神的时候，却不料有人蓦然发出了尖锐响亮的笑声，连他自己都大吃一惊。立刻有一阵儿童的轻灵的笑声随着响起来，那笑声叫他心里抖了一下——但他不明了那是由于极度的痛苦还是非常的欢乐而起的——他辨别出那是小珠儿的声调。

“珠儿！小珠儿！”停了一停，他叫道；接着，又放低声音，“海

丝特！海丝特·白兰！是你在那里吗？”

“是的；正是海丝特·白兰！”她发着惊讶的声调答道；这时牧师听见了她的脚步声，她正从人行道上向这面走来。“正是我，还有我的小珠儿。”

“你从哪里来，海丝特？”牧师问道。“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

“我刚刚守护过一个人去世，”海丝特·白兰答道，“就是温斯洛普州长，还替他的长袍子量了尺寸，现在正要回家去。”

“上这儿来，海丝特，你，还有小珠儿，”丁梅斯代尔牧师说。“你们两个从前都在这里站过，可是没有我同你们一起。再上来一次，我们三个人全站在一道。”

她默默地登上台阶，手牵着小珠儿，站在刑台上。牧师摸到孩子的另一只手，握着它。就在这一瞬间，象有一股新生命的汹涌潮水，跟他自己的生命不同的生命的潮水，如激流般注入了他的心胸，奔驰过他全身的血管，仿佛那母亲与孩子正把她们生命的温暖传给他半麻痹的体质。三个人结成一个循环的电轮。

“牧师！”小珠儿悄悄地说。

“你要说什么话，孩子？”丁梅斯代尔先生问道。

“明天中午你愿意同我和母亲站在这里吗？”小珠儿问。

“不；不可以这样做，我的小珠儿，”牧师答道；因为这一瞬间的新精力，那磨难了他生命非常之久的、暴露在公众之前的一切恐怖，又都回到他的心里来；而且他一想到他眼前的这种会合——虽然也有一种奇怪的欢喜——就已经颤栗了；“不可以这样做，我的孩子。真的，总有一天，但不是明天，我会同你的母亲和你站在一起。”

珠儿笑了，同时想抽出她的手来。但是牧师紧紧地握着它。

“多留一会儿，我的孩子！”他说。

“但是你肯答应我，”珠儿问，“明天中午牵着我的手和我母亲的手吗？”

“明天不行，珠儿，”牧师说：“可是等到另一个时候就可以了。”

“可是在什么时候呢？”孩子固执地问。

“在最后审判的日子，”牧师呐呐地说；这真奇怪，他所以非对孩子这样讲不可，是因为他意识到他是一个职业的真理宣教师。“到那时候，在那种地方，在审判的座前，你的母亲，你，还有我，必须站在一起。但这个世界的白日阳光是看不到我们的集合的！”

珠儿又笑了。

但是丁梅斯代尔先生的话还没有说完，便有一道光遥远而辽阔地闪过了整个乌云的天空。这无疑是一颗流星所发的光，守夜人时常可以看到它在广漠的天穹里燃烧成灰烬。它的光辉是那么强烈，把天与地之间的层层密云，完全照亮了。那无边的苍穹明亮得如一盏巨灯的圆顶。它清清楚楚地显示出街道上熟识的场景，和在白天里一样，但是一种不常见的光亮照耀在熟识的物体上，却也总现出可怕的景象。那些附有突出的楼房和古怪的三角顶的木房子；那些周围已发出春草的门阶和门槛；那些新近垦过的黑土的园地；那些略有损坏甚至在市场里两旁都长了青草的车道——这一切都可以看见了，但它们全都露出奇特的形象，好象给了这世界的许多事物另一种精神上的解说，而那是它们从前没有显现过的。再说，那里站着牧师，一只手拢着他的心胸，还有海丝特·白兰，刺绣的字闪在她的胸上；还有小珠儿，她本人就是一个象征，而且是那两个人中间的连锁。他们站在那白昼似的奇异严肃的光辉里，那也就是要揭穿一切秘密的光，要把

一切相属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曙光。

小珠儿的眼里含有邪气；而且她的面孔，在仰望着牧师的时候，露出一种顽皮的微笑，这种笑使她的表情时常显得那么妖气。她从丁梅斯代尔的手里，抽出她的手来，指着街道的对方。但是他却紧握双手拢在胸前，两眼仰望天顶。

在当年，把一切流星的现象，以及其他比日月升沉稍不规则的自然景象，解释为超自然界的启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因此，若在午夜的天空间，人们看到一枝燃烧的长矛，一把火剑，一张弓，一支箭羽，便认为是印第安人将动干戈的预示。瘟疫，一般人认为是有一阵红光作预兆的。从移民初期直到革命时代，凡是新英格兰遇到的无论好坏的特别事件，若说当地居民事先并未受到这种性质的警告的，恐怕一次都没有过。这种景象被许许多多的人见到，也并不稀奇。但更多的时候，这种景象的确实性，不过是某一个目睹者的信心独自形成的，他用他幻想中那种放大的、歪曲的、有色的眼镜来观看这种奇迹，由事后回想把它更清楚地杜撰出来。认为国家的命运必然要在天顶上用这些可怕的象形文字予以揭露，这的确是一种了不起的想头。天意要在这么广阔的一幅卷轴上，记述一个民族的命运，难道不太大了些么。这种信仰很得我们祖先的爱好，因为那表示出他们在婴孩期中的共和国，正受着上天特别亲密与严格的监护。但如果某一个人，在同一张记录的大纸上，发现了只给他个人的启示时，我们又将怎么说法呢？当一个人因长期炽烈的秘密痛苦陷于病态的自我反省中，而把他的唯我主义扩展及自然的全面，直到苍穹的本身，仿佛只适于写他灵魂的历史与命运——在这样的场合，我们认为那不过是一种极度混乱的神经状态的征候罢了！

所以，当牧师仰望天顶时，看见一个用暗红色的火线划成的

巨大的字——A字，我们只能归咎于他自己的眼睛和心神的病态了。这倒不是说当时并没有流星隐约地穿过乌云在燃烧着，但决没有如他犯罪的幻想所给予他的那种形象，或者至少也没有那么明确，因为倘有另一个罪人，他便会在其中看见另一个符号的。

在那一瞬间，使丁梅斯代尔先生的心理状态发生变化的，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情。他虽然仰望着天顶，却始终清楚地注意到小珠儿正用手指着老罗格·齐灵窝斯——他就站在离刑台不远的地方。牧师好象看见他也用同样的眼光辨别出那个神奇的字了。流星的光，给了他的容貌一种新的表情，跟照到其他一切物体一样；或者也许是，当时医生没有象他平素那般小心谨慎，他流露出一种恶狠的形象在注视着他的牺牲者。真的，如果说流星照明了天空，显现了大地，发出一种森严之气，正以末日的审判来惩戒海丝特·白兰和牧师的话，那么他们就很可以把罗格·齐灵窝斯看做魔王，微笑蹙额站在旁边，准备来接收他们的。他的表情是那么活跃，或者说牧师对那表情的感觉是那么强烈，就当流星殒落以后，街道与其他一切物体都象是一起湮灭的时候，那种表情还仍然刻画在黑暗里。

"那是什么人，海丝特？"丁梅斯代尔先生突然感到一阵恐怖，喘息着说。"我一见他就发抖！你晓得这个人吗？我恨他，海丝特！"

她想起她的誓约，于是沉默了。

"我跟你讲，一看见他，我的灵魂就发抖！"牧师又悄悄地说。"他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人？你一点都不能告诉我吗？我看见这个人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怖！"

"牧师，"小珠儿说，"我可以告诉你他是什么人。"

“那么，赶快说，孩子！”牧师说，低头把他的耳朵靠近孩子的嘴边。“快点说，悄悄的，声音越低越好。”

珠儿对他耳里叽咕了几句，听着虽象人话，但实际上只是孩子们一起闹着玩时所发的无意义的声音。不管怎样，即使那声音里含有关于老罗格·齐灵窝斯的秘密消息，那言语也绝不是博学的牧师所能理解的，反而更增长了他心灵的迷惑。这时那个小妖精似的孩子大声笑了。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牧师说。

“你没有胆量！——你不诚实！”孩子答道。“你不肯答应我明天中午牵着我的手和我母亲的手！”

“尊贵的先生，”医生插嘴说，他这时已走近刑台的脚下了。“虔诚的丁梅斯代尔牧师！果真是你吗？喔，喔，真的不错！我们研究学问的人，头脑浸在书本里，是需要人时刻监护的！我们睁着眼睛会作梦，睡眠中会走起路来。来吧，好先生，我亲爱的朋友，让我来领你回家吧！”

“你怎么会晓得我在这里呢？”牧师惶恐地问。

“真的，老老实实讲，”罗格·齐灵窝斯答道，“我一点都不晓得。我大半夜都守在可敬的温斯洛普州长的床边，用我那拙劣的技术尽量叫他舒服。他，已经返回美好的世界去了，同时，我，也正向家里走，这时闪出了那道光。圣洁的先生，我求你，同我走吧，不然的话，明天你就没法再尽安息日的职务了。啊哈！你看这些书本是多么伤人的头脑——这些书本！——这些书本！善心的先生，你应当少读一点书，少许找点消遣，不然这种夜游病，越来越会害得严重呢。”

“我同你一起回家去吧，”丁梅斯代尔先生说。

象一个人浑身麻木地从恶梦中醒来，心里懊丧得在打冷战，

就把自己交给那个医生，被领了回去。

第二天正是安息日，他作了一篇宣讲，却被人视为是他嘴里从来没有讲过的、最充实、最有力、也最充满神圣的影响。据说，不只一个人，而有许多人的灵魂，受了这篇说教的感化，皈依了真理，并在自己心中起誓，从今以后要对丁梅斯代尔先生永远怀抱一种神圣的感恩。但是当他走下讲坛的阶梯时，那个胡须斑白的教堂工役迎上来，举着一只黑手套，牧师一看就认识是他自己的。

"今天早晨，"那个教堂工役说，"在罪人示众的刑台上，找到了这件东西。我相信是撒旦丢在那里，有意冒犯圣师，跟你开一次胡闹的玩笑的。不过，真的，恶魔还是老样子，总也改不了，又愚蠢，又瞎了眼睛，一只纯洁的手是无需戴上手套的！"

"谢谢你，我的好朋友，"牧师面色庄重地说，但是心里吃了一惊；因为他的记忆力是那么混乱，他自己几乎把昨天夜里的事情当作幻景了。"是的，真象是我的手套！"

"既然撒旦想要偷了去，先生今后就应当不戴手套来对付他，"教堂的老工役说，一面狞恶地微笑着。"但是先生你可听见说人们昨天夜里看见的预兆吗？——天空上一个大红字——A字，我们解释这是代表'天使'(Angel)的。因为，正好昨天夜里我们善心的温斯洛普州长作了天使，天上当然就应该有一个通告！"

"没有，"牧师答道；"我没有听见这件事。"

一三　海丝特的另一面

海丝特·白兰从她最近和丁梅斯代尔先生那一次奇特的会面,发现了牧师所处的状况,这使她大为震惊。他的神经似乎完全毁坏了。他的精神力量已经衰颓到比孩童还柔弱。虽然他的智能还保持着原有的力量,也许已经有了一种只有疾病才能发生的病态的刚强,但他的精神力量已无可救药地衰弱到底了。因为她晓得那一串任何人所不晓得的隐情,所以她可以立刻推断出,除了他自己良心的正常活动以外,丁梅斯代尔先生的安宁和平静,早已受到了一架怕人的机器的搅扰,而且至今仍然在搅扰着。她晓得这个可怜的堕落的男人以前的情形是怎样的,所以当他怀着恐怖的战栗向这个被摈弃的女人求救,以抵御他本能上发现的敌人时,她整个的灵魂都受到了震动。而且她确信,他有权要求她竭力相助。海丝特因为长期与社会隔绝,所以不惯于用她自身以外的任何标准来衡量她的是非观念;她看到——或者似乎看到——对于那个牧师,她担负着一种责任,这是她对任何别的人,就连对整个的世界,都不要担负的。使她和其余的人类相结的连系,如花卉、丝绸、黄金或其他各种物质,已经全然断绝。但这里所有的是两个罪人的铁的连系,无论她或他都不能切断。这个连系,象旁的一切束缚一样,有它应尽的义务随之

而来。

海丝特·白兰现在的处境，已和她初期受辱时我们所见到的情形，并不完全一样了。时光一年年的过去。珠儿眼前已经七岁了。她的母亲，胸前佩戴着红字，闪着怪异的刺绣的光，早已成为市镇上大家熟识的标记。当一个人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有点特别，而同时他又不干涉任何公众的或个人的利益和方便，终于会引起大家对她的尊重，人们对于海丝特·白兰也就养成了这种心理。人类的秉性，除去自私心特别活跃时以外，爱总是比恨来得容易。恨，倘非原有的敌意继续不断受着新的刺激外，经过逐渐平静的发展，甚至都可以转变为爱。在海丝特·白兰这事件上，既没有刺激也没有恼人的因素。她从没有与公众作对，只是毫无怨言地忍受着最坏的待遇；她并不因为她的受苦向人要求报偿；她也不依赖公众的同情。其次还有，在这些年间，她一向过着隔离耻辱的生活，而她生活的纯洁无疵，大大地得到人们对她的好感。现在她在人类的眼前，已经再没什么可损失的，也没有希望，而且似乎并不怀有要获得什么的心愿，所以这个可怜的漂泊者得以重入正途，只能看做纯粹是美德的感召。

同时人们也看出：海丝特除去呼吸共同的空气，以及用双手的诚实工作为珠儿和自己挣得每日的食粮以外，绝不要求分享一丝一毫世界的特权，可是只要她一遇到可给人恩惠的时候，她又立刻承认她是人类的同胞姊妹。对于穷人的每一种要求，谁也没有她那样方便就拿出了她那微弱的援助，虽然那些硬心肠的穷人，还会对她经常送到门口的食物，对她以刺绣皇袍的手指织成的衣着，报以辱骂。当城里瘟疫流行的时候，谁也没有象海丝特那样献身的精神。真的，每遇遭难的时候，这个为社会所摈弃

的人，不问是个人的还是公众的事情，总立刻有她工作的位置。她走入受难人的家室，并不象是个客人，而象是个应该前来的家属一样，仿佛那家室中晦黯的微光注定是她与她的同胞相接的媒介。她那刺绣的字闪出非现世的光辉，给人以安慰。在别的地方那是罪恶的标记，而在这病房里它成了一支小小烛光。在受难人临终的时刻，它甚至可以投射光辉到来世的境界去。当现世的光亮迅速阴晦下去，来世的光明还没有来到以前，它指引死者怎样迈步。在这些紧急事件上，海丝特现出了她温暖丰厚的本性，这是一个人类温情的泉源，足以应付一切真实的要求，即使最大的要求也不能使它枯竭。她那佩戴着耻辱标记的胸膛，就给那些需要的人作了柔软的枕头。她是自我任命的“慈善的尼姑”，或者我们更可以说，世界的铁手曾经这样任命她，不过，社会或她自己，都没预想到会有这个结果。那个红字是她的职务的标志。在她身上可以找到那么多的援助——她作事的力量那么强，同情的力量那么强——以致许多人不肯照原有的意义解释鲜红的 A 字了。他们说，那字的意义是“能干”(Able)，海丝特·白兰虽然是一个女人，而她的力量却是那么强。

只有那阴黯的家室才能容纳她。阳光照来的时候，她便不在那里了。她的影子已迈过门槛不见了。这个救苦救难者离开去，绝不回头来看看人们对她的感谢，倘使说她那么热心服侍过的人们心中还有感谢的话。倘使在街道上遇见他们，她从没有抬起头来接受他们的致意。如果他们决心要招呼她，她把她的手指放在红字上，便走过去。这也许是骄傲，但是极似谦卑，所以在大众的心里这种谦卑的性质发生出全然使人软化的影响。公众在气质上是专横的；一般的公道，当过分作为一种权利来要求的时候，人们就会拒绝的；但是如果按照一般暴君所喜欢的那

样，完全听凭他们的宽宏大量，倒时常可以得到超过普通应得的报偿。因为社会把海丝特·白兰的态度解释为这样性质的一种乞怜，所以就愿意对它从前的牺牲者，表现出一种比她所希求的、或许比她所应得的更和善的面色。

统治者和地方上的一些博学之士，认识到海丝特的善良品质所发挥的作用，是比一般人来得迟。他们对于海丝特同样有偏见，并用一种推论的铁栏紧箍着，所以若想驱除这种心理，就不那么容易了。然而，一天又一天地，他们面上的那种尖刻冷酷的皱纹，会渐渐松弛下来，并随日月的转变，也许会变为近似慈爱的表情了。那些有身价的人，那些因为他们身居显要需负监护公众道德责任的人，便有这样的情形。至于过着私生活的人们，早已饶恕了海丝特·白兰的过失，而且不止于此，他们开始不把那红字看作一种罪恶的标记——她为了这罪恶已忍受过这么长久这么凄惨的惩罚——而把它看作她犯罪以后许多善行的标记了。"你看见了那个戴刺绣徽章的女人吗？"他们会对陌生人这样说。"那是我们的海丝特——只有这城里才有的海丝特——她对穷人那么善心，对病人那么帮忙，对遭难的人那么抚慰！"自然，人性中有一种癖性，常要讲讲别人所作的最坏的事，因此他们就不禁要把许多年前的丑事悄悄地说了出来。不过，事实也还是一样，讲这些话的人，在他们心目中，那个红字已含有如尼姑胸前十字架的意义了。这个字给予佩戴的人一种神圣性，使她得以安度一切危难。倘使她落到强盗手里，她也会安然无恙的。据说，而且许多人都相信，一个印第安人曾经开弓射过那个徽章，箭射中了，但没有伤人便落在地上。

这个符号，或者宁可说由这符号所表示的社会地位，在海丝特·白兰本人心灵上，产生了强有力而奇特的影响。她性格上

所有的轻松优美的绿叶，都已被这个火红的烙印烧得枯槁，并且早已落得精光了，只剩下一个赤裸的粗糙的轮廓，倘使说她还有朋友和伴侣的话，他们见了也会避得远远的。就连她人品的魅力，都经历了一种相似的变化。这一部分是由于她故意穿上严肃的服装，一部分也是因为她态度上的缺乏表情。她堂皇富丽的头发也变形得令人感伤，不是剪短就是完全遮在帽子里，从没有一束辉煌的头发显耀在阳光中。一半由于这些原因，但另外也还有别的原因，使海丝特的面孔上仿佛不能再有"爱情"可留恋的地方；海丝特的形姿，虽然庄丽而如雕像，却没有什么可使"热情"会梦想来拥抱它了；在海丝特的胸怀里，再没有什么可使它重新成为爱情的枕头。某一部分的本性已经离开她了，而保留这种本性，却是使她成为一个女性所不可少的条件。当一个女人遭遇了并长期忍受了特别苛刻的经历时，女性的性格与人品，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命运，会有这样严酷的发展。如果她只有温柔，她便会死掉的。如果她要活下去，那种温柔不是从她身上排挤出去，便是深深地压碎在她的心里，永远不能再现出来，而这二者的表象是相同的。后一种大概是最真实的理论。以前是女人、现在不算是女人的这么一个人，随时随刻她都可以再变成一个女人，只要有促成这种转变的幻术的点化。至于海丝特·白兰是否此后会受到这种点化，得到这种转变，我们将来再看吧。

海丝特所给人的印象是如大理石一般地冰冷，这大都是由于环境的关系，她的生活大部分已由热情和情绪方面转向到思想上去了。她独自立足于世界上——孤独得对于社会无所依附，只有小珠儿要她指导和保护——孤独得不再希望恢复她的地位，即使说她还没有鄙弃这种愿望的话——她把那破碎的锁链的断片一起抛弃了。世俗的法律并不是她的心灵上的法律。当

时的时代，人类智力新被解放，比从前的许多世纪，已得到更活跃更广大的领域。军人已颠覆了贵族和帝王。比军人更勇敢的人士，把那与古代思想有关连的、古代偏见的全部体系，并非实际地，而在理论的范围以内——理论就是他们最真实的立足之地——予以推翻并重新排列。海丝特·白兰受了这种精神的感染。她采取了一种思想自由的态度，当时在大西洋的对岸，这本是很平常的事，但若让我们的祖先晓得了这回事，他们会认为那是比红字烙印的罪恶还更严重的。在海岸边，在她孤独的茅舍里，来访问她的那些思想，是不敢闯进新英格兰其他任何屋子里面去的：如果有人看见那些阴影似的客人走来扣门，就会认为是和恶魔一样地具有危险性了。

这事是很奇特的：在思想方面最大胆的人，时常以最安详的态度来顺依社会的外部规律。仅只思想就够他们满足的了，绝不想授与那思想以行动的血肉。海丝特的情形似乎就是这样的。不过，倘使小珠儿未曾从精神的世界到她这里来的话，她的情形也许就非常地不同了。她也许会与安·哈庆生并列，成为一个教派的创立人，从历史上流传到后世。在某一个阶段，她也许会成为一个女先知者。她也许会（而且很有可能）因为企图推翻清教徒制度的基础，便被当时严酷的审判官处以死刑。但她从孩子的教育上，作母亲的思想的热情得到了发泄。上天把这个小女儿交给她，就是要海丝特保护女性的幼苗和蓓蕾，在无数的困难中，养育她，发展她。一切都在反对她。世界对她怀有敌意。就连孩子本人的性质都含有不正常的成分，时刻都在表示她的降生是错误的——是她母亲的不合法的热情的流露——而且时常要使海丝特心情悲苦地追问：这个可怜的小生物的诞生，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事实上，关于全人类的女性，她心里也时常会起同样阴黯的疑问。就连女性中最幸福的人，她的生活果真是有意义的吗？至于她自己个人的生存，她早已断然予以否定，并认为这一点是已经不必提起的了。思考的倾向，或许正如在男人身上发生的作用一样，可以使女人得以安静，但却使她悲哀。也许她已经看明白有一种绝望的艰苦等在她的前面。首先要做的，就是打倒社会整个的体系，重新来建树。其次，男人的本性，或者说男人的已变成本性的长期遗传的习惯，必需根本改造，那时女人才得享有近似公平而合理的地位。最后，纵使各种困难都已除掉，女性除非自己先经历一番更巨大的变化以外，她便不能享受这些初步改革的利益；而在那种巨大的变化中，成为她最真实生命的、灵的精华，也许会被蒸发殆尽了。一个女人，无论怎样发挥思想，也从来克服不了这些难题。它们是无法解决的，或者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解决。如果女性的感情能够占有绝对的优势，那时这些问题便消失了。然而海丝特·白兰的心情，已经失掉了正规健康的搏动，便只有毫无端绪地彷徨在黑暗的心灵的迷宫里；有时因无法越过的悬崖而另转方向，有时因为深渊而惊吓倒退。她的四周全是荒凉可怕的场景，到处都没有一个安居的家。时常有一种恐惧的疑问，极力要占领她的灵魂，那便是说，如果立刻把珠儿送到天上，自己也走入“永恒的裁判”所定的未来世界里去，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那个红字还没有完成它的职务。

但是现在，自从丁梅斯代尔先生夜游的那天夜里，她和他见了一面之后，给了她一个新的思索的题目，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似乎值得她用尽一切精力和牺牲一切的。她已经目睹牧师是在怎样炽烈的痛苦之下挣扎着，或者更正确地讲，他已经停止挣扎

了。她看见他已站在疯狂的边缘上——如果说他还没有走进疯狂的境界。不管悔恨的秘密的刺是含有怎样的痛楚，我们也再不能怀疑，那出头给他治病的人，又在那螫刺中渗入了致命的毒素。一个秘密的敌人，假装作友人与救助者，寸步不离守在他的身边，而且就利用这种机会，时刻拨弄丁梅斯代尔先生天性中那个纤弱的弹簧。海丝特不能不问着自己，她眼看着牧师陷入可以预断充满着祸害绝无任何侥幸的境地，是否她这方面本来就有一种在诚实上、胆量上、忠心上的缺欠呢。她唯一的辩解就是，过去她除去默认罗格·齐灵窝斯隐姓埋名以外，便再寻不出方法来救牧师——使他不至于受到比她自己所经历过来的更黑暗的毁灭。在这种冲动之下，她作了她的选择，而现在看来，她所选定的，是两种办法中更坏的一种。她决心在还可能补救的时候，极力来弥补她的过失。经过了这许多年艰苦严肃的考验，她觉得自己已经坚强起来，不象从前新受耻辱为罪恶所压倒致成半疯狂的时候了，当年她和罗格·齐灵窝斯在监狱小房里谈话的那一夜，她自认不是他的对手。自从那时以来，她已经攀援到更高的地方。另一方面，那个老人，因为不惜一切来复仇，把自己降低到与她相接近或许比她还低下的水准了。

最后，海丝特·白兰决心去会她从前的丈夫，尽她一切的力量来解救那显然已被他捉在手里的牺牲者。没有寻过好久，机会便来了。有一天下午，在半岛上一块偏僻的场所，她正同小珠儿散步的时候，看见了那个老医生，他一只胳膊上挎着篮子，另一只手拄着拐杖，正沿路弯着腰在地上探寻他可以制药的树根和花草。

一四　海丝特和医生

海丝特吩咐小珠儿跑到水边去玩贝壳和缠结的海藻，等她和那边采药的人谈完了话以后再回来。那孩子便象小鸟一般飞去了，光了她的小白脚，沿着湿润的海边拍着水前行。时时她突然停下来，好奇地窥视退潮时留下来的水窝，珠儿就拿它当镜子望着她的面孔。水窝里，映现出一个小姑娘的影像，头上罩着乌黑闪光的鬈发，眼里现着精灵似的微笑，对她窥望，珠儿因为再没有别的游伴，所以就伸手邀请她一同赛跑。但幻形的小女儿那方面，也同样地向她招手，仿佛在说，"这块地方更好些；你到水窝里来吧。"这时珠儿便走进去，水浸到半腿高，在水底下看见了自己的白脚；同时，在更深一层的水底，闪出一种破碎的微笑，在动荡的水中漂来漂去。

这时，她的母亲已和那个医生谈话了。

"我要和你说一句话，"她说，"对我们都很有关系的一句话。"

"啊哈！海丝特太太要对老罗格·齐灵窝斯说一句话吗？"他说着把弯曲的身子伸直了。"欢迎之至！喔，太太，我从各方面都听到关于你的好消息！就在昨天晚上，一位地方官，一个贤明如神的人，还在谈论你的事件，海丝特太太，他悄悄地告诉我，在会议中曾经谈起过你的问题。会上讨论过，如果把你胸上的

那个红字取掉，对于公众的幸福有没有妨碍。我赌咒讲，海丝特，我曾经恳求那位长官，这事应当立刻施行。”

“要不要取掉这个徽章，并不凭那些老爷们的高兴的，”海丝特安详地答道。“如果我有资格取掉它，它自然而然就会落下来，或是变成表示不同意义的另一种东西。”

“那么，就别取掉，如果你觉得那样对你更合适的话，你就带着它吧，”他接着说。“讲到女人的装饰，当然要顺遂她自己的心思。那个字刺绣得好华丽，在你的胸上显得真勇敢哩！”

在说话当中，海丝特一直注视着那个老人，她看明白在过去的七年间这个老人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使她既震惊而又骇异。那倒并不是说他已经老了很多；虽然老年的迹象已经显露出来，但以他的年纪而论还不算是太老，而且他象是还保持着一种强悍和敏捷。但是他从前留给她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一个理智好学的人的安详沉默的容貌，现在已经完全不见了，换上一种锐利搜索、几乎凶恶、而又小心翼翼地戒备的神情。他似乎故意要用一种微笑来掩饰这种表情，但是那微笑却更露出他的虚伪，有一种非常嘲笑的神情在他的面孔上忽隐忽现，使旁观的人把他的阴险看得更清楚。从他的眼睛里，时刻都在射出一道红光，仿佛那个老人的灵魂正在燃烧，他的胸里总是闷着黑烟，偶尔受了热情的扇动，便会喷出一阵火焰。而他尽可能迅速地把这压抑住，极力露出没事的样子。

简而言之，老罗格·齐灵窝斯便是一个人应用智能变形为魔鬼的一个显著的实例，这说明一个人只要他愿意，经过相当的时间，他就可以履行魔鬼的职务了。这个不幸的人，七年来一心一意从事解剖一颗满怀痛苦的心，借此得到他的享乐，并在他所解剖所注视的那些剧烈的痛苦上加放燃料，这才使他变得这么

厉害。

红字燃烧在海丝特·白兰的胸上。因为此地又有一个被毁灭的人，而她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你在我的脸上看什么，”医生问道，“看得那么专心？”

“我看到一些会叫我痛哭的东西，倘使说人间还有那么辛酸的泪，”她答道。“但是不谈这个吧！我要谈的是另外一个不幸的人。”

“要谈他什么事呢？”罗格·齐灵窝斯热烈地叫道，好象他喜欢这个话题，而且高兴同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人有机会来谈论这件事。“说句老实话，海丝特太太，我的思想恰巧在搜索着这位先生。所以你坦白地讲吧，我愿意答复你的。”

“我们上次谈话的时候，”海丝特说，“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时你极力强迫我答应你把你我之间以前的关系保守秘密。因为那个人的生命与名誉是在你的掌握里，所以我除去默默地顺从你的命令以外，象是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不过，我这样把自己束缚起来，实在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因为，虽然我对其他人类抛弃了一切责任，而对于他却还保留着一种责任的，因此有一种声音悄悄地告诉我，当我答应替你保守秘密的时候，我已把他出卖了。自从那一天以后，没有人象你那么接近他。你追踪着他的一举一动。你黑夜白天都在他的身旁。你搜索着他的思想。你挖掘蹂躏他的心胸！你捏住他的生命，使他一天天活活地死去，而他仍然不晓得你。只有他这么一个人，我还有力量能对他表示忠实，看着你这么作，我真是犯了虚伪的罪过！”

“你有什么别的办法吗？”罗格·齐灵窝斯问道。“我的手指，只要对他一指，他便要从他的讲坛上滚到牢狱里去，恐怕还要上绞刑台！”

"那样倒更好些!"海丝特·白兰说。

"我对这个人作了什么坏事呢?"罗格·齐灵窝斯接着又问。"我告诉你,海丝特·白兰,古今医生从帝王赚来的最大的报酬,都不能买到我在这个不幸的牧师身上所耗费的心力!若不是我的帮助,他和你共同犯罪以后,不出两年,他的生命便会在痛苦中烧毁了。因为,海丝特,他的精神,没有你那样的力量,能够担当得起象红字那样的压力。啊,我本可以揭示一个大的秘密,但是用不着。医道所能尽力的,我都施展在他的身上。他现在所以还能够呼吸,在地面上爬来爬去,完全是靠我的力量!"

"他还是马上死掉的好!"海丝特·白兰说。

"啖呀,女人,你说得对!"老罗格·齐灵窝斯叫道,他内心里的一团鬼火从他的眼睛里发射出来。"他能够马上死掉倒是好的!没有人忍受过象这个人所受的痛苦。而且,一切、一切都显在他的死对头的眼前!他已经意识到我这个人。他已经感觉到一种象诅咒的力量总缠绕在他的身上。他凭着精神上的感官,已经晓得这件事,因为创造者从没有造过象他这样敏感的人——他已经晓得,拉住他的心弦的,并不是友谊的手,还有一只眼睛正在好奇地望着他的内心,专门搜索而且找到了罪恶。但他不晓得那是我的眼睛,我的手!他那些同业弟兄所共有的迷信,他都有,所以他想象着自己已被交给一个恶魔,要受恐怖的恶梦与绝望的思想、悔恨的螫刺与无望的容赦等等的痛苦,而拿这些当作死后等待着他的一切痛苦的预试。但那不过是我始终在场的影子,我最密切的接触罢了——我这个人,曾经受了他最卑劣的伤害,今天所以活着只为了惨厉的复仇的一股怨气!是的,的确他没有想错!——是有一个恶魔在他的肘边!一个先前有过普通人心的人,现在已变成专门折磨他的魔鬼了。"

不幸的医生，当他说着这些话的时候，露出一种恐怖的神情，举起了双手，宛如他在镜中看见了一个他不认识的怕人的形象，侵占了他自己在镜中的影像的位置一样。好多年中难得有一次，一个人精神上的容貌，会忠实地显现在他的心灵的眼前，而现在正是那样的一瞬间。若说他过去从没有象现在这样地看见过他自己，大概是不错的吧。

"你还没有把他折磨够吗？"海丝特说道，同时注视着那个老人的脸色。"他还没有还够你的债吗？"

"没有，没有！他只是在增加负债！"医生答道；他继续谈下去，他的态度便失掉了那种凶猛的特质，变成忧郁的了。"海丝特，九年前我的情形你还记得吗？就在当时我已经到了我的秋天，而且还不是初秋。但我整个的一生，是由诚挚、勤敏、深思、安静的岁月所形成的，我忠实地用那些岁月来增进我自己的知识，也忠实地用以增进人类的福祉——虽然这后一项不过是由前一项附带引起的，谁的生活也比不上我的生活那么平静那么纯洁的了；很少人的生活能有如我那样得天独厚。你记得那时的我吗？虽然你也许认为我是冰冷的，然而我不是一个专心为了别人、很少关心 己的人吗？我不是一个亲切、诚实、公正、纵说没有热爱而总怀有不变的爱情的人吗？过去我不就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而且还不止这样，"海丝特说。

"可是我现在怎样呢？"他一面追问，一面注视着她的面孔，把他内心的全部恶狠都流露在他的面孔上。"我已经告诉你我现在是什么东西了——一个恶魔！然而是谁把我造成的呢？"

"是我自己，"海丝特战栗着叫道。"我比他更要负责。为什么你不对我亲自复仇呢？"

“我把你交给那个红字了，”罗格·齐灵窝斯答道。“如果说那还没有替我复仇，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他微笑着把他的手指放在红字上。

“它已替你复仇了，”海丝特·白兰答道。

“我也是这样看法，”医生说。“可是现在，关于那个人，你的意思要我怎样呢？”

“我必须揭穿这个秘密，”海丝特坚决地答道。“他必须看出你的真正面目。结果会怎样，我不知道。但是我欠他的这笔泄露真相的宿债——因为我他才毁灭的——终于要偿还了。至于他的声誉和他在世上的地位，也许他的生命，摧毁它还是保存它，那是在你的掌握里。我呢，那个红字已使我皈依了真理，虽然那真理如火红的铁一般烫进了我的灵魂，我已看出他那一种怕人的空虚生活，即使叫他再活下去，于他也不会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不想卑躬屈节地乞求你的恩惠。随你愿意怎样就对他怎样吧！那是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对你没有什么好处的。而且对于小珠儿也没有什么好处的。没有道路可以指引我们走出这个阴惨的迷途。”

“女人哪，我差不多要怜悯你了，”罗格·齐灵窝斯说，同时因为在她所表示的绝望中含有近似庄严的品质，所以他不禁地要发出一种钦佩的感动。“你是具有伟大的天赋的。如果你能够早一点得到比我更好的爱情，这件罪恶或许就不会有了。为了你善良的品质遭了荒废，我怜恤你。”

“同时我也怜恤你，”海丝特·白兰答道，“为了一种憎恨能使一个贤明公正的人变形成恶魔！你还愿意把它排除出去而再度变得更近人性吗？·如果不是为了他的缘故，那么是加倍地为了你自己！饶恕吧，把他以后的报应交给那有权干涉的神力吧！

刚刚我才说过，那对于他，对于你，对于我，都不会有什么好处，我们一同在这罪恶的阴惨的迷途中漂泊，我们撒在自己道路上的罪恶，使我们每一步都要颠踬。你说不是这样的吗？或许对于你，只有你一个人，会有好处，受了深深的伤害的是你，所以你有饶恕的权利。你愿意抛掉那唯一的特权吗？你愿意放弃这无价的利益吗？”

“安静点，海丝特——安静点！”那个老人阴沉中带着严厉答道。“上天没有赐给我饶恕。你跟我说的那种力量，我是没有的。我早已忘却的老信仰，现在又回到我的心里来，把我们所作的一切，所忍受的一切，都解释明白。由于你第一步走歪了，你种下了祸根；但自从那时以来，一切都必然是阴惨的。你们过去伤害了我，并不算是犯罪，把这看成罪过的，只是一种典型的迷妄；同时我，虽然从恶魔的手里抢过来他的职务，却也并不跟恶魔一个样儿。这是我们的命运。那黑暗的花朵就随它去吧！现在，你走你的路，照你的心意去对付那个人吧。”

他摇摇手，于是又从事搜集药草了。

一五 海丝特和珠儿

这样，罗格·齐灵窝斯——一个畸形的老人，他的面相常常盘据在人的记忆里赶也赶不掉——就离别了海丝特·白兰，弯着腰沿路看着地面走去了。他到处搜集着草药或挖掘树根，把它们放进他胳膊上挎的篮子里。他屈着身子向前走，斑白的胡须几乎擦到地面，海丝特在他的身后望了一阵，怀着半狂想的好奇心，看那初春的嫩草会不会在他的脚下枯萎起来，他的足迹会不会在一片生气蓬勃的青葱中间显示出干枯棕色的弯曲路径。她不懂得老人那么热心搜集的究竟是哪一类的药草。大地会不会因受了他眼睛的感应立刻怀有恶意，便在他的手指下迸发出从未曾有过的一种毒草来迎接他。或者，每一种健全的草木，在他的一触之下，即刻变成恶毒的东西，就会使他满意了吗？在所有的地方照耀得那么明亮的太阳，真的也照着他吗？或者，他那畸形的身子无论转向哪里，真象是有一圈不祥的阴影随着他吗？他现在要到哪里去？他会不会突然间沉落到地底下去呢？在那儿露出一块不毛的裂开的荒地，而经过相当时间，我们便可以看见龙葵、山茱萸、杀生草以及其他一切在这气候中可能生长的恶毒的植物，都极尽丑恶地繁殖起来。或者，他会不会展开蝙蝠的翅膀飞上天去？——他向天空飞得越高也越显得丑恶。

"不管是不是罪过，"海丝特·白兰刻毒地说，仍然注视着他的后影，"我恨这个人！"

她责备自己怀着这样的念头，但是她没法克服它也没法压制它。为了想克制这种情感，她回想到许久以前，在遥远的地方，每到傍晚他便从幽静的书斋里走出来，坐在他们家室的炉火光里，望着娇妻的微笑。他常说，为了从他那学者的胸怀里，驱逐开长时间从书本上吸来的寒气，他是极需要在这种微笑里来温暖自己的。这样的情景，在当时确实觉得是幸福的，而现在，透过她后来阴惨的生活望过去，也只能把它们算做她最丑恶的回忆了。她惊奇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情景！她惊奇她怎么会生出和他结婚的念头！她认为，她以前忍受了他那不冷不热的握手也还握了他，并忍心用她的唇与眼的微笑来迎合他，是她最应该忏悔的罪恶。而且，她认为，在她还不懂得选择爱情的时期，罗格·齐灵窝斯竟诱惑她叫她妄想随了他是幸福的，那时他所犯的罪恶，是比后来人们对他所犯的任何罪恶，都更卑劣。

"是的，我恨他！"海丝特比以前更愤恨地说。"他谋害了我！他害我比我害他要厉害得多！"

让那些得到女人婚约的男人们发抖吧，除非他们在同时也获得了女人内心中最高的热情！否则，当一种比他们更有力的接触唤醒了女人全部的感官时，他们的不幸的命运，就象罗格·齐灵窝斯的情形一样了，就连他们当作温暖的现实使女人受骗的、那种恬静的满足，那种如大理石般幸福的形象，都将成为罪过了。但海丝特早就应该不再想到这种损害了。这是表示什么呢？难道在长长的七年间，在红字的折磨下，受尽了那么多的苦难，还没有生出忏悔的念头吗？

当她凝视着老罗格·齐灵窝斯伛偻的背影时，那短短的瞬

间所起的情绪，微弱地照明了海丝特的心境，泄露出否则她自己怎么也不会承认的许多心思。

他走了以后，她才把孩子叫回来。

“珠儿！小珠儿！你在什么地方？”

精神活动从不衰竭的珠儿，当她母亲同采药老人谈话的时候，她正是玩得非常高兴。上边已经说过，最初她是和水窝中自己的映像作着奇妙的戏弄，招呼那影子走出来，可是看它既不肯出来，自己便寻路要走进那不可捉摸的灵空的天地间去。不过，她不久就发觉她和那个映像总有一个是不真实的，便转身到旁的地方寻更好的游戏去了。她用桦树皮做了许多小船，装上蜗牛壳，送进大海里，比新英格兰的任何商人所驶出的船还要多，但大部分都在海岸边沉没了。她捉到过一条活鲎鱼的尾巴，捕获过几个海盘车，并把一个水母放在温暖的阳光里融化。其次她从潮水边缘上捞起白色的泡沫，撒在微风里，飞跳着赶过去，想在它们还没有落下来的当儿，抓住那成片的雪花。当她看见一群海鸟，在岸边跳来跳去觅食，这个顽皮的孩子就捡满了一围裙的碎石子，在岩石间爬着追赶那些小海鸟，在投击它们时显出了特别高强的本领。有一只白胸脯的灰色小鸟，珠儿差不多可以断定已被石子打中，却鼓着受伤的翅膀飞去了。但就在这时，这个小珠儿叹了一口气，不再作她的游戏，因为击伤一个如海风一样狂野或如珠儿自身一样狂野的小生命，是叫她伤心的。

她最后的工作是搜集了各种海草，替自己做成披肩或斗篷，还有一条头巾，便装扮成小人鱼的样子。她是继承了她母亲在设计幔帐或服装上那种意匠的天赋。作为她人鱼服装的最后的点缀，珠儿取了一片大叶藻，在自己的胸上极力模仿她在母亲胸上经常见到的一个装璜——一个字——A 字——但不是鲜红而

是新绿色的！这个孩子把下颌垂在胸上，怀着奇异的兴趣端详着这个花样，仿佛她降生到世界上来唯一的任务就是探明其中隐藏着的意义。

“我不晓得母亲会不会问我这是什么意思呢？”珠儿寻思着。

正在这时，她听见了母亲的呼唤声，便轻手轻脚象一只小海鸟般飞跑去，在海丝特·白兰的面前，她跳着笑着，用手指着她胸上的装饰。

“我的小珠儿，”海丝特沉默了一刻然后说，“绿色的字，在孩子的胸上，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的孩子，你可知道你的母亲非戴不可的这个字的意思吗？”

“我知道的，母亲，”孩子说。“那是一个大写的 A 字，你已在字帖书上教过我了。”

海丝特不眨眼地望着她的小脸儿；但在珠儿那双黑眼睛里虽然有她时常可以看到的那种独特的表情，而她却不能断定珠儿是否真地触到这个符号的任何意义。她感到一种病态的欲望要来确定这一点。

“孩子，你可知道你母亲为什么要佩戴这个字吗？”

“当然我知道！”珠儿眼里闪着光，望着她母亲的脸答道。“那和牧师把手拢在心上是一个道理！”

“那么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海丝特问道，她先觉得孩子的说话是荒唐无稽的，所以微笑着，但是转念一想，面孔变得苍白了。“这个字除去我的心以外和别人的心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知道，母亲，我知道的我全都说出来了，”珠儿比平素说话的神情更认真地说。“你去问你刚才和他谈话的那个老人吧！——也许他能够告诉你。但是亲爱的母亲，现在我和你讲真话，这个红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把它佩在你的胸

上？——那个牧师为什么把手拢在他的胸上？”

她双手握住她母亲的手，露出她狂野而任性的性格中很难看得见的一种诚挚的神气，望着她母亲的眼睛。这时海丝特突然想到：这孩子也许真的在以她幼小者的信任心来寻求和她接近，而且极力使用她的聪明来树立一个同情的交叉点，因此珠儿露出了和往常不同的一副面容来。在这以前，那个母亲，虽然以全心全意的热爱，爱着她的孩子，但总在告诫自己，不要希望得到比四月微风的任性更多的报偿，那微风是以空灵的游戏来消磨时间，会不可解说地突然涌起一阵热情，会在最高兴的时候蓦然发怒，而且当你把它拥在胸怀里，它给你的寒气时常多过于爱抚；为了补救这种无礼举动，它会有意无意地用一种捉摸不定的温柔来吻你的脸，温和地戏弄着你的头发，然后又跑开去作它旁的无聊的勾当，而在你的心胸里留下如梦般的欢快。而且，这还是一个母亲对她孩子的性情的估量呢。若是旁的观察者，也许除了缺点外，看不出什么好处来，便会另有一种更坏的说法了。可是这时海丝特的心里极强烈地感到一点：特别早熟又感觉敏锐的珠儿，或许已经到达可以作为一个朋友的年龄了，可以尽量分担她母亲的哀愁，而不至于对母女双方有所损害了。在珠儿的小小混沌的性格中，或许可以看见正在浮现出——其实从最初就已存在着的——一种不屈不挠的果敢的主张，一种不可拘束的意志，一种可以训练成为自尊心的刚愎傲慢，而且她对于许多事情怀有一种尖刻的轻蔑，而那些事情若经我们仔细考察，也许会发见其中确含有虚伪的成分。同时她也有丰富的感情，虽然直到如今那是象未成熟的果实最浓厚的味道一般，酸涩难尝。海丝特心中暗想，这个小妖精似的孩子，具有这一切纯正的天赋，倘使还不能长成一个高贵的妇人，那便是她从她母亲那儿

承继下来的罪恶真是太厉害了。

珠儿时刻要给那个红字解谜的倾向，似乎是她天生的内在的本性，从她有意识的生命的最初期，她就把这事看作被派定的使命。海丝特时常幻想着，上天所以把这种特别的性癖赋与这个孩子，必定是有一个善恶报应的计划的；但是到了最近，她才在心中问道，是否这个计划也连带地会有一种恩惠与慈悲的意旨呢。如果不仅把小珠儿当作一个尘世的孩子，同时也把她当作一个神灵的使者，拿信仰来对待她，把秘密告诉她，她是否会担负起一种使命，把那冰冷地藏在母亲的胸怀里的哀愁，使那胸怀变得如坟墓般的哀愁，给消除掉呢？她是否可以帮助母亲克服那曾经非常狂暴、现在也还未死灭或安息的、仅仅囚禁在那个如坟墓般心胸里的热情呢？

这些就是当时动荡在海丝特心里的一些想头，印象是那么活跃，仿佛真有人在她的耳里说了这些话一般。就在这当儿，小珠儿用双手握着她母亲的双手，仰着面孔，同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那些追根究底的问题。

“母亲，那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你要佩戴它呢？——为什么牧师要把手拢在他的心上呢？”

“我怎样说法呢？”海丝特心里寻思着。“不能说！如果要用这代价来买得孩子的同情，我是付不起的。”

于是她大声说道——

“傻珠儿，”她说，“这是些什么问题呢？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一个孩子不应当追问的。牧师的心我怎么会晓得呢？至于这个红字，我佩戴它是因为我喜欢它的金线。”

在以往整个的七年间，海丝特·白兰从没有对她胸上的符号说过谎。也许因为那虽然是一个严峻苛刻的符咒，同时却也是

一个守护神，而现在那个守护神舍弃她了；她已看出，虽然她在严格地监视着她的心，却已有一种新的恶害钻了进来，或者有一种旧的恶害根本就没有驱除了去。至于小珠儿，那种诚挚神情不久就从她的脸上消失了。

但是那孩子还不肯把这件事丢手。当她母亲领她回家时，她问过两三次，晚饭时以及海丝特送她上床时，也同样问过几次，甚至当珠儿象是已经睡着了的时候，又抬起头来问过一次，同时她那双黑眼睛里发出恶作剧的闪光。

“母亲，”她说，“那个红字是什么意思？”

而且第二天早晨，使人明了这孩子确已醒来的第一个迹象，就是她从枕头上支起头来，问了另一个问题——那问题她总是非常难以解说地与她探究红字的问题纠缠不清。

“母亲！母亲！为什么牧师要把手拢在他的胸膛上？”

“闭住嘴，顽皮的孩子！”她的母亲答道，露出一种向来不允许自己这么严厉的神色。“别来麻烦我；不然我就把你关进黑屋子里去！”

一六　林中散步

海丝特·白兰不管眼前要受怎样的痛苦，以后会有怎样的结果，她终于决心要向丁梅斯代尔先生讲明那个和他亲密交往的人的真名实姓。她晓得他时常沿着半岛的海岸或附近乡间树木林立的小山，作深思的散步，可是她期待了几天，都没有得到可以和他谈话的机会。本来她就是到他的书斋里去访问，也不会发生什么谣言，或对牧师的神圣洁白的声誉有什么危险，因为在他的书斋里从前就有过许多悔罪的人忏悔出他们的罪恶，那也许和红字所表示的罪恶同样地深重。但是一部分因为她惧怕老罗格·齐灵窝斯会秘密地或公然地出头干涉，一部分因为她神经过敏的心怕受到任何人都不会感觉到的疑惑，同时一部分也是因为当牧师和她一起谈话时，他们都需要呼吸在一个广大的世界里——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海丝特决不想在狭窄的隐秘场所和他见面，而一定要到空旷的露天底下去。

最后，当她到人家病房里去服务时——这人家也曾经请丁梅斯代尔先生作过祈祷的，她才晓得他已经在上一天走了，到印第安人的信徒中访问圣徒谒利奥特去了。他大概在明天午后的一个时间转回来。因此，到了明天的那个时候，海丝特领着小珠儿出发了，珠儿每逢她母亲出门，不管方便不方便，总是个少不

了的伴侣。

这两个行路人越过了半岛走上陆地以后，便只有一条小路可走了，它曲曲折折地向着原始森林的神秘中伸进去。森林那么紧紧地夹住这条小路，两旁显得那么幽黑浓密，零零碎碎地一闪一闪现出上方的天空，叫海丝特心里觉得，这恰恰映现出她精神上长期漂泊的荒野。天气是寒冷而阴沉的。头上笼罩着一片灰色的云，不过当微风吹过时，也有轻微的浮动；因此时时可以看见一线闪烁的阳光，孤寂地跳跃在小路上。这种转眼即逝的欢愉，总是浮现在森林中可以遥望到的尽头。那嬉戏的阳光，在笼罩着一切的、阴郁的天气和景色当中，充其量也不过是微弱的嬉戏，她们一走近来就不见了，她们原希望那阳光跳跃过的地方是光明的，这时反倒觉得那地方越发幽暗了。

"母亲，"小珠儿说，"阳光不喜欢你。它逃开了躲避起来，因为它怕你胸上的一件东西。现在，你看！它正在很远的地方游戏。你站在这里，让我跑去捉住它。我不过是一个孩子。它不会逃开我的——因为我的胸上还没有佩戴着什么东西！"

"我的孩子，我希望你永远不要佩戴吧，"海丝特说。

"可是为什么不要呢，母亲？"珠儿刚刚要跑可是立即停住脚步问道。"我长成一个妇人的时候，它不是自然而然就会来的吗？"

"跑去吧，孩子，"她的母亲答道，"跑去捉阳光！它马上就要不见了。"

珠儿放开脚步走去，海丝特微笑着观望，她果真捉到了阳光，并站在阳光里欢笑，全身都光辉灿烂，而且闪出急速动作所激起的活泼气象。光明就逗留在那孤单的孩子的身边，好象它喜欢这么一个游伴，一直到她的母亲差不多也快要踏进这个幻术圈

中的时候。

“它现在要去了，”珠儿摇着头说。

“你看！”海丝特微笑着答道。“现在我可以伸出我的手捉到一些阳光了。”

可是她一伸出手来，阳光便消失了；或者呢，从闪耀在珠儿面孔上那种焕发的表情来说，她的母亲会幻想孩子把阳光吸收进自己的身体里去了，而且等她们重入幽暗的阴影中时，还会重新发出来，照明她的小径。在珠儿的天性中，再没有别的禀性，比这永不衰竭的精神的活力，更使她母亲那么印象深刻，给了她一种永远有力而新鲜的感觉：她没有那种忧郁病，而在现今差不多一切孩子都从他们的祖先把这种病与瘰疬症一同承继过来。但这种活泼大概也是一种病症，是珠儿诞生前海丝特用以抵制哀愁的一股疯劲儿的反映。这种魅力确实令人可疑，在孩子的性格上闪出一种刚强的、如金属般的光泽。她需要一种忧伤——这种忧伤有些人终生需要的——来深深地感动她，这样她才能发生仁爱和同情心。好在小珠儿生命的时间还长着呢。

“过来，我的孩子！”海丝特向四外望着说，她就站在珠儿刚刚在阳光里站过的那块地方，“我们向森林里再走一点路，便坐着休息。”

“我没有疲倦，母亲，”小女儿答道。“但如果你给我讲个故事，我也可以坐下来的。”

“讲个故事，孩子！”海丝特说。“讲什么故事呢？”

“啊，讲黑男人的故事，”珠儿答道，一面牵着她母亲的衣服，半认真半恶作剧地，仰望着她母亲的面孔。“讲他在这个森林里鬼鬼祟祟，身边带着一本名册——一本又大又厚有铁箧的名册；讲这个丑恶的黑男人，在树林里每逢有人遇见他，便拿出他的名

册和一枝铁笔；于是那些人们便要用他们自己的血写上他们的名字；而且他要在他们的胸上打下一个记号！你曾经遇见过这个黑男人吗，母亲？"

"可是谁讲这个故事给你听的，珠儿？"她的母亲问道，她心里明白这是当时一种普通的迷信。

"就是咋天晚上你服侍过的那一家，那个老太婆在炉灶墙角里讲的，"孩子说。"不过她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她以为我睡了。她说有成千成万的人们，在这里遇到过他，并且在他的书里写上了名字，身上留下了他的记号。那个脾气很坏的老太婆，西宾斯太太，就是这么一个人。可是，母亲，那个老太婆讲过，这个红字是黑男人打在你身上的记号，深夜里在这样黑暗森林的地方，你要遇见他，那个字便会闪出火焰的红光。母亲，这话是真的吗？你在夜里要出去跟他见面吗？"

"你夜里醒来可曾见过母亲不在吗？"海丝特问道。

"我不记得了，"孩子说。"要是你怕把我留在我们小屋里，你可以带着我一同去。我是很高兴去的！但是，母亲，请你告诉我：是有这样的一个黑男人吗？你可曾遇见过他吗？这个就是他的记号吗？"

"如果我对你讲了，你会让我安静一会儿吗？"她的母亲问。

"是的，如果你把什么都告诉我，"珠儿答道。

"我生平有一次遇见过这个黑男人！"她的母亲说。"这个红字就是他的记号！"

这样谈着话，她们已走进森林的深处，深入到任何在森林道上行走的偶然的过客都不会看见她们了。这时，她们在一堆茂盛的青苔上，坐下身来；这在前一世纪的某个时期，本来是一棵巨大的松树，根与干遮在黑暗的阴影中，顶耸在上空里。她们坐

的地方，是一个小小的幽谷，两岸不陡，上铺落叶，中间有一条小溪流贯，溪底淹没着落叶。俯悬在河上的树木，时时投下巨大的树枝，阻遏了溪流，在几个地方形成旋涡和黑潭；同时在流得更急速更畅快的几段溪流中，呈现出碎石子脉路和棕色闪光的泥砂。两眼随着溪流望过去，在森林里不远的地方，可以看见水上的反光，但不久就在一片树干与矮树丛中消失了，现出散在各处布满苔藓的巨石。这些树木和给水流磨圆了的花岗石一路上象是有意要造成了这条小河的神秘；也许是怕那喋喋不休的溪流会悄悄道出古老森林心中的故事，或由平滑的水面映现出它的隐情。真的，当这条小溪向前流动时，它继续不断地发出潺潺声，亲切、平静、慰人、而又忧伤，声音象是一个不知嬉戏虚度了婴儿时期的小孩子，不晓得在悲伤的环境或阴惨的事件中怎样自寻欢乐。

"小河呀！愚蠢而厌人的小河呀！"珠儿听了一会儿流水声以后说。"你为什么这样忧伤？打起精神来，别老是这么唉声叹气！"

但是那在森林间度过了它短短的生命过程的小河，已经养成那么一种严肃的习惯，不能不这样喋喋着，似乎此外没有别的故事可讲了。珠儿和那条小河有点相似，她的生命的溪流也是从同样神秘的泉源涌出来的，而且所流过的场景也是同样笼罩着阴森气。但她和小河不同，欢欣跳跃，一面走着一面说说笑笑。

"这条忧伤的小河在说什么呀，母亲？"她问道。

"如果你有你自己的哀愁，小河可以把它的哀愁告诉你，"她的母亲答道，"也正如它跟我谈我的哀愁一样。但是，珠儿，现在我听见一个人走路和拨开树枝的声音了。我说，你自己去玩一会儿吧，让我跟从那边走来的人谈谈话。"

“是黑男人吗？”珠儿问。

“你愿意去玩吗，孩子？”她的母亲又重复说。“可是不要在树林里走得太远。当心点，我一叫你，你马上就来。”

“是的，母亲，”珠儿答道。“但如果是黑男人的话，你可以让我留一会儿看看那个挟着本大簿子的人吗？”

“去吧，傻孩子！”她的母亲不耐烦地说。“没有什么黑男人！你现在就可以从树林间看见他了。是那个牧师！”

“原来是他！”孩子说。“母亲，他的手拢在他的心上呢！是不是牧师在那本簿子上写了名字以后，黑男人就在那块地方打了一个记号？但是为什么他不和你一样，把它佩戴在胸膛外面呢，母亲？”

“你快去吧，孩子，回头你再随便跟我怎么缠吧，”海丝特·白兰叫道。“可是别走得太远，别离开可以听见水声的地方。”

孩子唱着歌循着小河的水流走去了，一心要发出一种轻快的声调混合在呜咽的水声里。但是那条小溪并不肯因此停声，仍然继续叙说在这阴惨的森林境内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不可解说的悲伤的秘事，或是预告一些将要发生的令人叹息的故事。因此，在小小的生命中已有不少阴影的珠儿，就决心不再和这条怨诉的小河保持亲密的关系了。她热心地摘取着紫罗兰和木莲花，并在一块大岩石的罅隙间寻到鲜红的耧斗菜。

海丝特·白兰等她的小妖精似的孩子走开以后，便向那通往森林的小径上走了一两步，但仍然留在树木浓重的阴影下。她看见牧师独自一个人循路前进，手里拄着一根他在路边上削好的拐杖。他的样子又憔悴又孱弱，露出没精打采的懊丧神情，这是他散步在居民区里或是别的他认为容易被人注目的地方，从来没有这么显著地流露过的。但在这与世隔绝的、本来就对精

神有着压力的森林中，那种神情便更显著，更触目惊心。他的脚步犹疑不定，象是他想不出有前进一步的理由似的，或者他根本就不想再走，如果说还有什么能叫他乐意的话，那就是他乐于投身在最近的一棵树根下，永远不动地卧在那里了。树叶会撒在他的身上，泥土逐渐堆起，在他的躯体上形成一个小丘，不管他的躯体还有没有生命。死亡是一个非常确定的目标，用不着你希望，也用不着你回避。

由海丝特眼里看来，除去象小珠儿说过的，他总把他的手拢在心上以外，他没有显现出任何确实的鲜明的痛苦的征候。

一七　教长和教民

牧师慢慢地走着，他差不多已经走过去了，海丝特·白兰还是没有气力喊出声音来叫住他。但是她终于喊了出来。

“亚瑟·丁梅斯代尔！”她说，最初声音很低，后来就响了点，可是声音嘶哑，“亚瑟·丁梅斯代尔！”

“谁在说话？”牧师答道。

他象是一个人正在不愿为旁人所见的境况中突然受了一惊，急忙振奋起来，站得更直一些。他不安地把眼睛转向发声的方向，朦胧地望见树下有一个人形，穿的衣服那么幽黯，跟那昏暗的光线简直分不清，这时是正午时分，可是被阴云的天空和浓密的丛叶遮掩了，他都辨别不出那究竟是一个妇人还是一个阴影。也许是，在他一生的旅途上，总是有一个幽灵从他的思想里跑出来这么作祟。

他走近一步，便发见了那个红字。

“海丝特！海丝特·白兰！”他说；“是你吗？你还活着吗？”

“总算活着吧，”她答道。“还是和我以往七年一样过着那样的生活！可是你，亚瑟·丁梅斯代尔，你还活着吗？”

他们这样互相询问对方实际肉体的存在，甚至怀疑他们自己的存在，是不足惊异的。他们在这幽黯的森林里那么奇怪地

相会，有如两个幽灵在地下的世界里第一次会面一样，他们在生前的生活里曾经有过亲密的关系，可是因为他们尚未熟识他们现时的环境，而且，又不惯于跟那脱离了肉体的存在交往，所以互相畏惧地站在那里抖得心寒。两个都是幽灵，而又都畏惧对面的幽灵！他们对自己也是同样畏惧的；因为这一紧张局面又使他们蓦然恢复了他们的意识，并在双方的心中各自展现出自己的一生经历，那是除非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平常的人生中是从来做不到的。灵魂在往时的镜中望见了它的形姿。亚瑟·丁梅斯代尔怀着畏惧，浑身颤抖，事实上既缓慢而又勉强，但又非如此不可，伸出他冷得象死人般的手，去摸触海丝特·白兰的冰冷的手。这握手虽然是非常地冰冷，却驱除了双方最阴惨的印象。至少他们现在已经感觉到他们是同一世界中的居民了。

不再多说一句话，也不是谁领导谁，只是由默默的同意，两人又都退入海丝特刚才走出来的森林的阴影中，就坐在她和珠儿曾经坐过的那一堆苔藓上。但当他们能够打起精神来说话的时候，最初只说了几句两个熟人见面时普通的应酬话，例如，谈谈阴郁的天，将要降临的暴风雨，还有彼此的健康。这样他们并不大胆而是一步一步地谈下去，终于谈到那深深潜伏在他们内心里的问题了。由于命运和环境，他们已经隔离了这么久，所以就必须用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开头，打开谈话的门径，才能使他们真实的思想迈过了门槛。

停了一会儿，牧师双眼盯住海丝特·白兰的眼睛。

"海丝特，"他说，"你已经得到平静了吗？"

她凄惨地微笑了，俯视她的胸上。

"你得到了吗？"她问道。

"没有！——除了失望还有什么呢？"他答道。"象我这样的人，过着象我这样的生活，我还能有什么别的希望呢？如果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一个本性粗暴野蛮的恶汉——我也许在许久以前早就得到平静了。不，我本来就不应该失掉它的！不过，照我的灵魂而言，那么，无论我原有多么良好的品质，所有上帝赐予的最精美的天赋，便都变成了精神折磨的动力。海丝特，我是最不幸的人！"

"一般人都尊敬你，"海丝特说。"而且你的确在他们之间作着善事！这都不能使你得到安慰吗？"

"愈加不幸，海丝特！——只有愈加不幸！"牧师现出悲惨的微笑答道。"至于谈到我表面上做的那些善事，我是一点信心都没有的！那必定是一种迷信。象我这样一个破灭的灵魂，能有什么功效来拯救旁人的灵魂呢？或者说，一个亵渎的灵魂能够净化他们的灵魂吗？至于一般人的尊敬，我但愿它变成轻蔑与愤恨！海丝特，你能认为这是一种安慰吗？——我不得不站在我的讲坛上，看那么多的眼睛仰望着我的面孔，象是我的脸上发着天国的光芒一样！——我不得不看着我那群渴望真理的羔羊，倾听我的发言，象听火焰的舌头在说话一样！——可是再向内心一看，就会看出他们所崇拜的丑恶的真相！我把我的表面和我的实际相互对照一下，这对照叫我悲惨痛心地大笑了！同时也叫恶魔发笑了！"

"这一点是你冤枉了你自己，"海丝特温和地说道。"你已经深刻而痛切地悔悟了。你的罪恶已经随着消逝的岁月早已离开你了。你眼前的生活，千真万确是够神圣的，并不比人们眼睛所见到的有什么欠缺。这样用善行来补救来保证的悔悟，会是不实际的吗？为什么那还不能使你得到平静呢？"

"没有，海丝特——没有！"牧师答道。"其中是没有实质的！那是冰冷与死灭，对于我一点用处都没有！讲到忏悔，我已经作得够了！至于悔悟，却是一点都没有！否则，我老早就脱掉了这些虚假的神圣的衣服，现身在人类面前，露出我在最后审判时的形象给人们看。海丝特，你在胸上公开地戴着那个红字，你是幸福的！我的红字秘密地燃烧着！你简直不晓得，经过这七年欺骗的痛苦之后，知道有人可以用他的眼睛看出我的真相，我是多么的安慰！倘若我有一个朋友——纵算是我的死对头也罢！——当我被另外所有的人赞扬得厌烦的时候，我可以到他那儿去，让他晓得我是一切罪人中最卑劣的人，我想，我的灵魂或许还能借此维持活力。只要这样一点真实就可以使我得救了！但是现在，一切是虚伪！一切是空虚！一切是死亡！"

海丝特·白兰望着他的面孔，但是踌躇着讲不出话来。不过，当他这样加重语气吐露了他长期压抑的情绪时，他的话语间，就正好给了她一个机会，把她到这里来想要跟他讲的话说出来。她克服了她的畏惧，于是说话了——

"你现在所希望的这么一个朋友，"她说，"你可以同他泣诉你的罪恶，有我在着，——你的共同的犯罪人！"她又踌躇起来，然而终于努力说下去："你也早就有了这么一个敌人，和你同住在一个屋子里头！"

牧师惊讶得喘不过气站起身来，紧扼住他的心胸，象是要从他的胸里撕掉他的心脏一样。

"哈！你说什么？"他喊道。"一个敌人！而且在我自己的屋子里头！你是什么意思？"

海丝特·白兰这时充分地感觉到这个不幸的人所受的深深的伤害，她是应当负责的，她不应该允许那个除了恶意别无其他

目的的人将他掌握了那么多年，其实就连一瞬间也不应该的。他的敌人，无论罩上怎样的假面具，仅仅他的接近，就足以扰乱了象亚瑟·丁梅斯代尔那样敏感的人，他的心灵是如磁石一样的。有过一个时期，海丝特未曾把这一点考虑得周到；或者也许，因为她自己在受苦，所以悲观厌世，在她的想象中，牧师所遭受到的命运，和自己比起来，还是较为容易忍受的，因此就由他去了。但自从他夜游的那天以后，她对他全部的同情已经化合了，鼓舞起来。现在她是更正确地认识了他的心。她确信，罗格·齐灵窝斯经常在牧师身边，用他那恶狠的秘密毒素，把牧师四周的空气败坏，同时，他作为一个医生，有权力来干涉牧师肉体上与精神上的疾病——这些险恶的环境都可以达成一种残酷的目的。由于这种种缘故，那个受难人的良心将永远留在一种烦躁的状态中，这样发展下去，不是用促进健康的痛苦来医治他的病，而是造成他的精神生命的瓦解和崩溃。结果，在尘世上便难以不变成神经错乱，其后呢，永远与"真""善"绝缘，现世的典型大概就是疯狂。

她使那个人所遭到的毁灭就是这样的，而那个人是她从前——不，为什么我们不应当说出来呢?——是她现在还非常热爱着的人！海丝特觉得，正如她对罗格·齐灵窝斯说过的话一样，牺牲了牧师的声誉，就连死亡，都比她自己所选定的那种办法要好得多。所以现在，与其把这种痛心的错误自白出来，她宁愿倒在森林的落叶上，死在亚瑟·丁梅斯代尔的脚下。

"啊，亚瑟，"她喊道，"饶恕我呀！别的不管什么，我都是极力诚实的！诚实是我谨守的唯一美德，而且无论经过怎样的困难，我都确实把握得很牢；只有这一件，因为那是有关你的信用，你的生命，你的名誉的！那时我才同意了这种欺瞒的行为。

但是谎骗，纵算另一面有死的威胁，都永远不会是一件好事！你还不明白我要说的话吗？那个老人！——那个医生！——人们都管他叫罗格·齐灵窝斯的那个人！——他便是我的丈夫！”

牧师用他激情的全部力量猛然看了她一眼，这种激情和他那比较高级、比较温柔、比较纯洁的情感混合在一起，现出各种形态，事实上那就是他身上为恶魔所占据的一部分，并打算由这一部分来战胜其余的部分。海丝特从来没有看到过比现在所见到的更阴暗更凶猛的蹙眉。这种样子只现了短短的一瞬间，那真是一种黑暗的变形，但是他的性格已为痛苦折磨得那么孱弱，就连那较低级的力量也只能有一瞬间的挣扎了。他坐在地面上，双手掩住他的面孔。

“我早就应该知道的，”他嗫嚅着；“我本来知道的！我第一眼见到他，以及后来我每次见到他，我的心便自然而然地畏缩起来，这不是已把秘密告诉了我吗？为什么我还不明白呢！海丝特·白兰哪，你简直，简直不晓得这件事有多么可怕！多么可耻！——多么丑恶！——把一个犯罪的病人的心就在凶狠凝视着的人的面前暴露出来，那是多么丑恶可怕！女人，女人哪，这件事你要负责的！我不能饶恕你！”

“你应当饶恕我！”海丝特喊道，她倒在他身旁的落叶上。“让上帝来惩罚！你应当饶恕！”

为突然而来的绝望的柔情所动，她张开双臂抱住他，把他的头紧扼在她的胸上，并没有留心到他的脸正贴着那个红字。他很想抽出身来，但是挣扎不开。海丝特不肯让他离开，否则他就会严厉地望着她的面孔了。全世界都蔑视她——长长的七年间全世界都蔑视这个孤寂的妇人——可是她忍受了这一切，甚至

没有一次掉转开她坚定忧伤的眼睛。同时，上天也在蔑视她，可是她还没有死掉。但是这个苍白、衰弱、有罪、愁苦的人的蔑视，是海丝特忍受不了的，会使她没法活下去！

“你还能饶恕我吗？”她一遍接一遍地反复着。“你可以不蔑视我吗？你可以饶恕我吗？”

“我一定饶恕你，海丝特，”牧师终于答道，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那是从忧伤的深渊中发出来的，并没有愤怒。“我现在自愿地饶恕了你！愿上帝饶恕我们两个！海丝特，我们不是世界上最坏的罪人！世上还有一个人，他的罪孽比这个亵渎神圣的教士还更深重！那个老人的复仇比我的罪恶还更黑暗。他阴险地侵犯了一颗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心。你和我，海丝特，从来没有作过这样的事！”

“没有过，没有过！”她悄悄地说。“我们作过的事，有它本身的神圣性。我们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们彼此这样说过。你已经忘记了吗？”

“别响，海丝特！”亚瑟·丁梅斯代尔说，从地上站起身来。“不，我还没有忘记！”

他们手握着手，在那铺满青苔的折倒的树干上并排坐下来。生命从来没有给过他们比眼前更阴郁的时间；他们的生命途径早就引领他们向着这个终点走来，在偷偷走着的时候，愈走愈黑暗——可是仍然显现出一种魅力，叫他们留恋，叫他们再停一会儿，再停一会儿，终归还是再停一会儿。他们四周的森林是朦胧的，一阵旋风吹过森林去，吱喳响着。树枝在树顶上沉重地摇摆着。同时有一棵庄严的老树正对旁边的树哀伤地呻吟着，好象在倾诉那坐在树下的一双人儿的悲哀的故事，或是不得不预告那行将来临的灾难。

可是他们还在逗留。那返回居民区的森林途径是多么凄迷，回到那里去，海丝特·白兰必得再度负起她耻辱的重荷，而牧师也必得再戴上他良好名声的空虚的假面具！所以他们再多逗留一会儿。金黄的光辉从没有象在这黑暗森林的幽暗里那么可珍贵。在此地，只有他的眼睛可以看见那红字，所以就不会烧进这个堕落妇人的胸膛里去了！在此地，只有她的眼睛在看着——对上帝对人类都虚伪的亚瑟·丁梅斯代尔，因此也许会有一瞬间的真实！

他突然起了一个念头惊跳起来。

"海丝特，"他喊道，"这儿又是一种新的恐怖！罗格·齐灵窝斯已经晓得你存心要揭穿他的真名实姓了。那么，他还会继续保守我们的秘密吗？此后他将采取怎样复仇的手段呢？"

"他的天性中有一种奇怪的秘密性，"海丝特深思地答道；"那种秘密复仇的方法在他身上已经根深蒂固。我认为他大概不会泄露出这个秘密来。他无疑地将寻求另外的手段来满足他那邪恶的欲望。"

"可是我呢！跟这个死对头呼吸在同一的空间里，我怎能活得久呢？"亚瑟·丁梅斯代尔喊道，他紧缩着身子，一只手神经质地紧压在他的心上——他这一种姿势已变成不由自主的了。"替我想一想，海丝特！你是坚强的。替我决定一个办法吧！"

"你不能再和这个人住在一起了，"海丝特坚定而缓慢地说。"你的心不能再停留在他那双恶毒的眼睛下面了！"

"这比死掉要坏得多！"牧师答道。"但是怎样避免呢？我还有旁的路可走吗？刚才你告诉我他是什么人，我就倒在那些枯叶上，可是我还要倒在那上面吗？我必得倒在那里立刻死掉吗？"

"天哪！你简直完全被打垮了！"海丝特说，泪从她的双眼里

涌出来。“你就只因为软弱而死掉吗？此外再没有旁的原因了！”

“上帝的裁判正落在我的身上，”那个受良心苛责的教士答道。“那力量太大，我没有气力和他争斗了！”

“上天会发慈悲的，”海丝特插嘴说，“只要你有气力来承受他的慈悲。”

“你为我振作一下吧！”他答道。“指点我应该怎么办。”

“那么，世界是这么狭小吗？”海丝特·白兰大声说道，她那双幽深的双眼盯住了牧师的眼睛，对那个已经涣散消沉得几乎支撑不起来的心灵，本能地发挥着一种磁石般的力量。“难道全宇宙就只有这个市镇这么点点的范围吗？——在不久以前这市镇也不过是布满落叶的荒野，荒凉得象我们的四周一样。那条森林的途径是向着什么地方去的呢？你说，是回到居民区去的！是的；但是还可以再走啊！你越往里边走，越往荒野里边走，每走一步，人家也就越看不清楚你了；从那里再走不多里路，黄叶上便看不见白种人的足迹了。到了那里你便自由了！只有这么短短的一段旅程，便可以使你走出你曾经非常苦恼的世界，把你带到一个地方，你仍然可以幸福的！在这广漠无边的森林里，不是有很多的阴影，可以使你避开罗格·齐灵窝斯的双眼，而隐藏起你的心来吗？”

“是的，海丝特；但是也只有在这些落叶的下面！”牧师露着悲哀的微笑答道。

“再说，海上还有广大的途径！”海丝特接着说。“你曾经从海上到了这里。如果你愿意，还可以从海上回去。在我们的故乡里，无论是遥远偏僻的乡镇或是广大的伦敦——不然还有，在德国，在法国，在令人愉快的意大利——你便可以超出他的势力

范围和不给他知道了！这些铁石心肠的人以及他们的意见又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已把你较好的一面捆缚得过于长久了！”

“这是做不到的！”牧师答道，他倾听她说话象是要他去实现一场梦境似的。“我没有力量走。象我这样不幸的罪人，除去在上帝给我指定的领域里，勉强过着我现世的生活以外，再没有旁的想头。虽然我自己的灵魂已经丧失了，可是我仍然可以为旁人的灵魂作我所愿作的事！我不敢离开我的岗位，虽然我是一个不忠实的哨兵，当那凄凉的守望结束的时候，所得到的报酬必定是死亡和耻辱！”

“这七年的悲惨的重负已经把你压垮了，”海丝特答道，她热烈地决心要用她自己的精力使他振奋起来。“但是你应当把这一切都从身上抛掉！当你循着森林的路径走去，你不应当让它缠住你的脚步；如果你愿意横渡海洋，你也不应当把它装在船里。把那悲惨和破灭就留在它发生的地方吧。别再和它纠缠！一切都重新开始！一次试验遭到失败，你就要放弃一切的可能吗？不是这样的！未来还满是机会与成功。还有幸福可以享受！还有善事要作！把你这虚伪的生活改变成真实的生活吧。去作红种人的牧师和使徒吧——如果你的精神在号召你去从事这样的使命。或者，在文化世界中，在那些最聪明最有名声的人群间，去当一个学者和圣人吧，这本是更适合你的天性的。宣教吧！写作吧！行动吧！什么事都可以作，就是不能倒下来等死！放弃亚瑟·丁梅斯代尔这个姓名，给你自己另外换一个，换一个更高贵的，好使你顶着它没有恐惧没有耻辱。你为什么还要逗留在那些苦难里，一步不能动呢？它是那么地腐蚀了你的生命吗？它已经使你没有意志和行动的力量了吗？它将使你连悔改的力量都没有了吗？站起来，走去吧！”

"啊，海丝特！"亚瑟·丁梅斯代尔喊道，他的眼睛里闪出一道被她的热情燃烧起来的突发的光辉，可只是一闪又消失了，"你在告诉一个两膝颤抖的人，要他去赛跑！我必须死在此地！独自一个人，我再没有勇气和力量冒险走进那广大、怪异、困难的世界里去了！"

这是一个破碎的心灵在沮丧中最后的一句话。他缺乏精力来抓住他那似乎可以抓住的幸运。

他重复着这句话——

"独自一个人，海丝特！"

"不会叫你一个人去的！"她悄悄而深沉地答道。

于是，一切的话都算是说尽了！

一八　一 片 阳 光

亚瑟·丁梅斯代尔凝视着海丝特的面孔，那神情确是闪耀着希望和欣喜，但也含有恐惧和一种对于她的大胆的震惊，他仅仅隐约暗示，不敢说出来的话，她都说出来了。

但是海丝特·白兰，生来赋有勇敢和活跃的心灵，在这么悠长的时期，她不但是与人疏远，而且受了社会的摈斥，所以她养成的那种思考的高度，是牧师完全不能接触到的。她曾经毫无规律毫无目标地在精神的荒野中徘徊过，那是和这荒芜的森林一样地广漠，一样地错综，一样地阴暗，而他们就在这森林的阴影中作着决定他们命运的会谈。她的智能和心情在这种荒凉的地方好象适得其所，有如野蛮的印第安人自由地遨游在森林中一般。在过去的许多年间，她都从这种疏远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的制度以及教士和立法者所设置的一切；她批评牧师的丝带、法官的黑袍、颈手枷、绞架、家庭或教会，简直没有什么敬畏的念头，倒是和印第安人的感觉差不多。她的命运的趋向使她成为一个自由人。在旁的妇女不敢踏进的领域中，红字便是她的护照。耻辱，绝望，寂寞！这些作了她的教师，而且是严峻粗野的教师，他们一面使她坚强，一面也教给她许多错误。

在另一方面，牧师却从没有经历过一种经验，会引他走出

一般遵守的法规的范围以外去；虽然，只有一次，他曾经那么可怕地冒犯了一条神圣的法律。但那是一种欲望的罪恶，并非是原则性的，甚至不是有意的。自从那一段不幸的时期以来，他以病态的热诚和细心所监视的，不是他的行动——因为这很容易调整——而是他的每一丝情绪和每一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上，牧师是处于领导地位的，所以他更受着社会的规律、主义或甚至偏见的束缚。因为他是一个牧师，所以他那一阶层的组织便必然地使他受到拘束。因为他是一个曾经犯过罪的人，而又由于那没有痊愈的创伤的刺激，他的良心永远在活跃着，敏感得非常痛苦，所以他或许会设想在道德方面，比起根本没有犯罪的时候，是更为安全的。

这样，我们仿佛可以明白了，在海丝特·白兰这方面，整个七年的法外生活与耻辱，只不过是这最后一刻的准备而已。但在亚瑟·丁梅斯代尔呢！倘如这样的一个人再来一次堕落，还能提出什么辩白来减轻他的罪状呢？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除非勉强地来替他解说：那长期剧烈的痛苦已经把他磨倒了；他的心灵已经晦暗无光，受着悔恨的侵害，变得混乱了；他或者公然承认为罪犯而逃走掉，或者仍然装作一个伪善者——在这两条途径中间，他的良心已经失去平衡了；或者说：避免死亡与耻辱的祸害，以及避免敌人的不测的阴谋，原是合乎人情的事；说到底：这个可怜的巡礼者，在他的凄迷荒凉的行径上，于昏迷、疾病、悲惨之中，看见了一道闪光，那是含有人类的爱和同情，那是一种新生命，一种真正的新生命，可以代替他眼前所忍受的沉重命运的打击。还有，让我们把那残酷悲痛的真理说出来吧，在这个人世间，人类的灵魂里一旦有了罪恶的裂痕，便永远也无法补救的。虽然从此会加以防御和守护，使敌人不得再度闯进禁地来，可是

敌人在其后的袭击中,或许会不再从以前成功的方向进犯,而另换一条途径。然而那颓败的墙垣仍然存在,而在它的邻近,还有敌人暗中踯躅,还在打算重获他那念念不忘的胜利。

这种争斗,就算是真有吧,也无需详细地描述。只这样说就足够了:牧师决心逃走,可是不肯独自一个人。

"如果,在过去整整的七年间,"他想道,"能回想起有过一刻的平静或希望的话,我便看在上天慈悲的诚意上,还可以忍耐下去。但是现在,我的命运既已不可挽救,为什么我还不抓住定罪的犯人在行刑之前所能得到的那点安慰呢?或者,照海丝特劝我的说法,如果那真是更好的生活的途径,我走这条路,定然不会离弃了更光明的前程!而且,没有她跟我作伴,我已经不能生活下去了;她的支持力是那么强——她的安慰是那么温柔!我不敢举目仰望的天神哪,你还可以再饶恕我吗?"

"你就走吧!"当他碰到她的眼光时,海丝特安详地说。

一旦下了决心以后,便有一种奇异欢欣的火光,把它动荡的光辉,闪耀在他烦恼的胸襟上。这种鼓舞的效果,在一个刚从自己的心狱中逃出来的囚犯身上,就如踏上一片未经人践踏、未受基督教化、没有法律的领域里,而呼息到旷野自由气息时的情形一样。他的精神一下子就跳起来了,比他在悲惨中一直匍匐在地下时,更近地望见了天空的景色。因为他是一个具有深刻宗教气质的人,所以他的心境中便必然要染上虔诚的色彩。

"我又感到欢喜了吗?"他自觉惊异地叫道。"我以为欢喜的芽在我的心里已经死掉了!海丝特呀,你对于我比天使还好!我似乎已经把疾病、罪污、愁苦的身子,丢在森林落叶上面了,再站起来一切都已焕然一新,带来了新的力量来荣耀那慈悲的上帝!眼前的生命已经好得多了!为什么我们没有早点想到这个呢?"

"我们不要回头看，"海丝特·白兰答道："过去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何必还要留恋呢？你看，我要除掉这个符号——跟这个符号一起，什么都除掉了，象从来没有过这回事情一样！"

这样说着，她解开了红字的扣针，从胸上取下来，抛到远远的枯叶间。那神秘的标记便落在小溪这面的边缘上。如果它再多飞过几寸，便会落到水里了，那时，这条小河，除去它永在喃喃诉说的不可解的故事以外，又要增加上另一种哀怨了。但是那个刺绣的字摆在那儿，象一颗遗失的珠宝般闪烁着，也许会有一个命运乖戾的漂泊者把它捡起来，而从此便会有奇怪的罪恶的幽灵，沉重的心情，难于诉说的不幸，来侵扰他了。

烙印除掉之后，海丝特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从这一声叹息中，耻辱和苦闷的重荷，从她的精神上离开了。啊，多么怡然轻松！在她感觉到自由以前，她是不晓得它有多么重！由于另一种冲动，她取掉那拘束着头发的一般规格的帽子，于是浓密乌黑的发落在她的双肩上，在丰茂中即刻现出光与影，而且使她的容貌增添了柔和的美。仿佛从女性内心中涌现出来的一种灿烂温柔的微笑，戏舞在她的嘴边，并从她的双眼里发射着光芒。在她那久已苍白的颊上，烧起一片红潮。她的女性，她的青春，以及她全部丰茂的美丽，便从人们所谓"一去不复返"的往昔中重又返回来了，她那少女的希望和前所未有的幸福，就都一起聚集在此刻的幻术圈里。天地间的阴黯似乎不过是这两个凡人心中流露出来的东西，已随着他们的哀愁消失了。而在一刹那之间，上天象是忽然微笑了，发射出阳光来，向着朦胧的森林间，贯注着一道强光，每一片绿叶都欣欣向荣，枯黄的落叶变成金黄色，萧瑟老树的灰色树干也闪出亮光。本来是造成阴影的物体，现在都成了发光的东西。那条小河的水道也可以循着它欢乐的闪

光，追溯到森林的神秘的心脏里去，那已变成一种喜悦的神秘了。

这就是自然——那从来没有被法律征服过、也没有被更高的真理照射过、旷野的、异端的、森林中的自然——对于这两个人精神上的幸福表示的同情！无论是新诞生的、或是从死亡般沉睡中醒转来的爱情，必定要创造出一道阳光，使内心里那么充满着光辉，同时也洋溢到外部的世界上。纵然森林仍保留着阴黯，但在海丝特的眼睛里是光明的，在亚瑟·丁梅斯代尔的眼睛里是光明的！

海丝特望着他，心里又涌起了一阵喜悦。

“你必得认识认识珠儿！”她说。“我们的小珠儿！你以前见过她——是的，这我晓得！——但是现在你要换一副眼光来看看她。她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我真不懂得她！但是你会象我一样地非常珍爱她，而且你会指教我怎样对付她。”

“你想孩子会高兴认识我吗？”牧师有点不安地问道。“我早已见了小孩子就畏缩的，因为他们时常对我现出一种不信任——一种不愿和我亲近的神情。我以前甚至怕小珠儿！”

“啊，这真是叫人伤心的事！”母亲答道。“但是她会亲近你，你也会珍爱她的。她没有走得好远。我可以招呼她来。珠儿！珠儿！”

“我看见那个孩子了，”牧师说道。“她就在那边，站在一道阳光里，离这儿有一段路，在小河的对岸。这么说，你是认为那孩子会爱我的吗？”

海丝特微笑了，重新招呼了珠儿，正如牧师所说，在相当远的地方，可以看见她了，她站在从枝叶间射下来的阳光中，象是穿着灿烂衣装的一个幻影。那光线抖来抖去，使她的身影明暗

不定，而随着那光彩的一来一去，她有时象是一个真实的孩子，有时就象一个孩子的精灵。她听到她母亲的声音，便穿过树林慢慢地走过来。

当她母亲同牧师坐着谈话的时候，珠儿并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厌倦。那座阴黯的大森林，虽然对于那些把人世罪恶与烦恼带到它胸怀里来的人们显得严峻，但对于这个孤独的婴儿，却尽其可能变成了她的游伴。它虽然是十分阴沉，却露出了最亲切的心情来欢迎她。它送鹧鸪莓子给她吃，那是上一个秋天长出来到今春才成熟的，眼前在枯叶上正红得象血珠一般。珠儿收集了一些，闻着野生果子的香味，很是欢喜，旷野间的小生物，差不多都不肯费事从她的行径上避开她。一只鹧鸪鸟，率领着十只小雏，确曾凶猛地向前冲来，但是不久就后悔它的凶猛了，同时招呼它的几只小雏不要害怕。独自停在低低树枝上的一只鸽子，听凭珠儿来到它的下面，发出一声又似欢迎又似惊骇的呼声。一只松鼠，从它住居的高耸的树顶上，不晓得是发脾气还是欢喜地在叽叽咕咕，因为松鼠原是一种脾气不定而滑稽的小动物，所以很难摸清它的心情，它就这样对那孩子叽叽咕咕着，并投下一颗栗果在孩子头上。那是一颗去年的栗果，已被它锐利的牙齿咬过了。一只狐狸，因为她踏着落叶的轻轻的脚步声，从睡眠中惊醒过来，它疑虑地端详着珠儿，仿佛正拿不定主意，是偷跑掉好呢，还是在原来的地方重新睡觉。据说——故事说到这里，真是愈来愈无稽了——还有一只狼走上前来，嗅着珠儿的衣服，要她用手拍抚着它那野蛮的头呢。不过，实际上仿佛是：森林母亲与它养育着的那些牲畜，全都在这个人类的孩子身上，看出和它们一脉相承的野性来。

她在这里，是比她在居民区青草边缘的街道上或她母亲的

茅舍里，更为温和。花卉象是明白这一点似的，当她走过时，一个接着一个都悄悄地说："拿我去作装饰吧，你这美丽的孩子，拿我去作装饰吧！"——于是，为讨它们的欢喜，珠儿摘取了紫罗兰，秋牡丹，耧斗菜，以及一些老树倒垂在她眼前的最新鲜的绿色嫩枝，她用这些花草装饰了她的头发与她柔弱的腰肢，于是就变成一个小仙子，小林中仙女，或是与这古老的树林最为亲密的一类精灵。珠儿正这样打扮时，她听见了母亲的声音，就慢慢地转回来。

慢慢地——因为她看见了牧师！

一九　溪边的孩子

“你会非常珍爱她的,”海丝特·白兰和牧师坐在那儿望着小珠儿,这样说。“你不认为她很美丽吗?你看她拿那些简单的花朵来装饰自己,显得怎样天生的巧妙!就算她在树林中搜集了珍珠、金刚钻和红宝石,也不会比这些更合适!她是一个光彩夺目的孩子!但我晓得她的额是象谁!”

“海丝特,”亚瑟·丁梅斯代尔现出一种不安的微笑说,“你可晓得这个时刻在你身边蹦蹦跳跳的亲爱的孩子曾经使我受过无数的惊骇吗?我想——啊,海丝特,这是怎样的一种想头,而且这样的顾虑是多么可怕呀!——我自己的面容有一部分又重现在她的面孔上,而且那么明显,人们或许会看出来的!但是她大部分还是象你!”

“不,不!并不最象我!”母亲露出温柔的微笑答道。“再过些时候,你便无需惧怕人们追究她是谁的孩子了。但是她头发上戴着那些野花看起来是美丽得多么奇妙呀!好象是,我们遗留在亲爱的老英格兰的那些仙子,有一个打扮好,来迎接我们了。”

他们坐在那儿守望着珠儿慢慢地前来,这时心中所发生的情感,是他们两个过去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在她身上可以看出

那连系着他们的纽带。在过去的七年间，她就象活的象形文字般呈献在世界上，他们极力想要隐藏在暗中的秘密，都在她身上显露出来，倘使有一个先知或是一个魔法师，有法术读得懂这个火焰似的文字，便可以看出一切都已经写明在这个象征上，一切都显现得清清楚楚！而且珠儿是他们生命的结合。不管过去的罪恶是怎样的吧，当他们一起看到他们肉体的结合，看到他们神交的、将永远同在一起的、精神上的概念时，他们又怎能疑惑他们现世的生命与未来的命运已经结了不解之缘呢？这些思想，也许另外还有许多他们没有承认或是没有确定的思想，使得孩子向前走来的时候，身上笼罩着一种敬畏的气氛。

“不要让她觉得奇怪，你和她谈话，别太热烈也别露出急切的神情，”海丝特悄悄地说。“我们的小珠儿有时是一个喜怒无常异想天开的小妖精。尤其是，人们对她表示的情绪，她若没有十分了解那来由和原因，就不能够容忍。但是这个孩子心里怀着强烈的爱！她爱我，而且也会爱你的。”

“你想不到，”牧师从侧面看了海丝特·白兰一眼说道，“我的心是多么惧怕这次的见面，而同时又多么盼望这件事！但是老实说，我已经对你讲过，孩子们是不大容易和我亲近的。他们不肯爬到我的膝上，不肯和我耳语，也不答复我的微笑；他们避开我站立着，奇怪地望着我。就连小小的婴儿，一抱到我的怀里来，都会哭得很惨。然而珠儿，在她小小的生命之间，曾经对我表示过两次亲近！第一次——你知道得很清楚！后一次，就是你领她到那边严肃的老州长家里去的时候。”

“那一次，为了她和我，你辩护得多么勇敢！”母亲答道。“我记得这一次；所以小珠儿也会记得的。没有什么可怕的！她最初也许会觉得奇怪和害羞，但不久就会爱起你来的！”

这时珠儿已经来到小河边，站在对岸，默默地注视着海丝特和牧师，他们仍然并排坐在青苔的树干上，等着迎接她。正在她停住脚步的那块地方，小河恰巧形成一个十分光滑平静的水潭，把她小小的身影完全映现出来，不但映现出她装饰着花朵和绿叶花环的光彩如画的美丽，而且比实际的人形还要精美，更有仙气。这个和活珠儿十分近似的映像，似乎把它自己那如阴影般不可捉摸的性质都传到孩子的身上来了。珠儿站在那里，透过森林的幽黯，目不转睛地向他们凝望着，那种神情是奇怪的，同时她自己正满身浴着阳光，那阳光象是受了某一种感应被吸引了来的。在小河的底下，站立着另一个孩子——另一个，也是同一的一个——也同样罩着金黄色的光辉。海丝特朦胧而难受地觉得自己已和珠儿疏远了，好象那个孩子独自一人在森林中漫游时，迷失了路途，走出她和她母亲同居的境界，现在想回来也回不来了。

这种印象是真实的，同时也是错误的；孩子和母亲确是疏远了，但这是因为海丝特的过失，并非珠儿的过失。自从珠儿离开母亲的身边，便另有一个亲人进入她母亲情感的圈子里，整个的景象完全改变了，以致珠儿游荡回来时，再寻不到她原有的地位，几乎都不晓得自己是在什么所在了。

"我有一种奇怪的想头，"那个敏感的牧师说道，"这条小河就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划线，你永不能再会见你的珠儿了。或者，正象我们儿时的童话中所说的，她就是一个不准越过流动的河水的小精灵吗？请你赶快催催她，因为这种耽搁已使我的神经颤抖起来了。"

"过来，最亲爱的孩子！"海丝特鼓励着说，同时伸出了她的两臂。"你走得多么慢哪！你以前哪里有过这样慢吞吞的呢？这

位，是我的一个朋友，他也一定要作你的朋友。从今以后，比起你母亲一个人给你的爱，你可以得到两倍了！跳过小河，到我们这边来，你象一只小鹿一样会跳的！”

珠儿对于这些甜言蜜语，什么反应都不表示，仍然站在小河的对岸。用她那双明亮不驯的眼睛，时而注视着她的母亲，时而注视着牧师，时而一眼扫视了他们两个人，仿佛要替自己探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似的。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亚瑟·丁梅斯代尔一觉到孩子的眼睛盯住了自己，他的手就用那已变成自然习惯的姿势，偷偷放在他的胸口上。最后，珠儿摆出一种奇特的威严气势，伸出一只手来，挺着小小的食指，显然是在指着她母亲的胸部。同时在镜子似的小河里，那个饰着花环，阳光满面的小珠儿的映像，也在挺着她那小小的食指。

“你这个奇怪的孩子！为什么你不到我这边来？”海丝特叫道。

珠儿仍然挺着她的食指，额间皱起眉来，这种表情，因为是显现在一个幼稚的、几乎如婴儿般的面像上，所以愈觉得印象深刻。同时因为她母亲还在继续招呼她，而且面上露出平时不常有的微笑，所以那孩子也就拿出更暴躁的姿态，跺着她的脚。于是在小河里，那个美丽如幻影的映像，也就在蹙眉，伸指，并且现出暴躁的姿势，把小珠儿的样子衬托得愈加分明。

“赶快，珠儿，不然我就对你发脾气了！”海丝特喊着，虽然这个小妖精似的孩子的这类举动，她平时已经看得很惯了，但在眼前，她自然极希望她能有更合礼貌的态度。“跳过那条小河，顽皮的孩子，跑到这边来！不然我就要过来了！”

但是，珠儿对她母亲的威胁毫不惊惶，正如她刚才不受她母亲的哀求感动一样，这时她突然发起脾气来，作出凶猛的姿势，

扭着她小小的身体，弯曲得不成样子。随着这种狂暴的发作，她发出刺耳的嘶叫，森林的四面八方都弥漫了这声音；所以虽然是她独自一个人在发她无理性的小孩脾气，却好象有一大群隐藏着的人在暗中给她同情和鼓励似的。在小河里，便又可以看见珠儿盛怒的影子，她戴着花冠花环，跺着脚，作出种种狂暴的姿势，而在这一切举动当中，她仍然用她小小的食指在指着海丝特的胸膛！

“我明白这孩子发作的原因了，”海丝特悄悄地对牧师说，她虽然极力在隐藏她的不安与烦恼，脸色却已变得苍白了。“孩子们对于眼前每天看惯了的事情，若有一丝一毫的改变，他们就受不住了。珠儿看不到她每天看见我戴在身上的那件东西了！”

“我请求你，”牧师答道，“如果你还有使这孩子安静下来的办法，请你立刻拿出来吧！除了象西宾斯夫人那种老妖婆的恶毒的愤怒以外，”他说着，想勉强地微笑一下，“再没有什么比一个孩子这样发脾气更教我不愿意见到的了。年幼美丽的珠儿，正和那满脸皱纹的妖婆一样，有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让她平静吧，如果你还爱我的话！”

海丝特又转身面向珠儿，颊上现出一片红潮，有意识地瞟了牧师一眼，于是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然而她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那片红潮就变成惨白的了。

“珠儿，”她伤心地说，“看看你脚底下！那边！——在你面前！——在小河的这一边！”

孩子把眼睛转向指示的地方，红字就在那里，离着小河边那么近，金黄色的刺绣反映在水里。

“拿到这边来！”海丝特说。

“你自己过来捡吧！”珠儿答道。

"可曾见过这样的孩子吗！"海丝特回过头来对牧师说。"啊，关于她有好多事我要跟你讲哩！但是，千真万确，她对于这个可恨的标记的看法是正当的。这个苦头我还要多受些时候——只要再过几天就行了——等我们离开了这块地方，再来回头看，象看我们曾经梦见过的地方一般。森林隐藏不住它！海洋将从我的手里把它接过去，永远把它吞没了！"

这样说着她走向小河的边缘，捡起红字，重新把它扣在胸上。仅在一秒钟之前，她还怀着希望说把它沉没到深深的海里，可是当她从命运的手里一接过这致命的符号，身上立即感到一种脱卸不开的重压。她已经把它抛进了无限的空间！——她曾经得到了一个钟点的自由呼吸！——可是那鲜红色的惨痛又重新闪烁在那块老地方上面了！所以一种恶的行为，无论是否有着表征，却永远脱不开那种命定的性格。接着海丝特挽上她的浓密的头发，收藏在帽子里面。仿佛在那个悲惨的红字里，含有枯萎的符咒，她的美，她女性的温暖与润泽，象是落日的阳光般离去了，一抹灰色的阴影似乎又笼罩在她的身上。

这愁惨的变化完成以后，她对珠儿伸出手来。

"孩子，现在你认识你的母亲了吧？"她呵责般地问道，但是把声音放低了。"你愿意越过小河，认你自己的母亲了吧？现在她已经戴上她的耻辱，现在她已经悲哀了！"

"是的，现在我愿意过来！"孩子答道，跳过小河抱住了海丝特。"真的，现在你是我的母亲！我是你的小珠儿了！"

她发出不常有的温柔情态，把她母亲的头抱下来，吻她的前额，吻她的双颊，但是，这孩子不管偶然给人什么安慰，总不可免地要把一阵痛苦掺了进去，于是珠儿就用她的嘴也吻了那个红字！

“这是不友好的！”海丝特说。“你对我表示一点点爱的时候，你又总要嘲笑我！”

“为什么牧师坐在那边？”珠儿问道。

“他在等着欢迎你，”她的母亲答道。“你过来，求他替你祝福！他爱你，我的小珠儿，而且也爱你的母亲。你不爱他吗？来！他很想和你亲近呢！”

“他爱我们吗？”珠儿说，同时仰起面孔，露出锐利的智慧，望着她母亲的脸。“他肯和我们手牵着手三个人一起回到镇上去吗？”

“现在不行，亲爱的孩子，”海丝特答道。“但在将来的日子里他会和我们手牵着手走路的。我们将有一个家庭，生起火炉来，你将坐在他的膝上；他会教你许多事情，而且非常地珍爱你。你将要爱他——你会不会爱他？”

“他时刻要把他的手拢在心上吗？”珠儿问道。

“傻孩子，这是什么问题！”她的母亲叫道。“来，请他替你祝福！”

但是，不晓得是否因为每一个被宠爱的孩子对于一个危险的竞争者怀有天生的嫉妒心，还是因为她反复无常的天性的发作，总之珠儿不肯对牧师表示好感。最后她的母亲用尽气力才把她拉到他的面前，她还是回避着，并用古怪的脸色表示她的不高兴；这种怪脸色，从她的婴儿时代，她就会作出各种各样的变化，她能把她灵活的面貌，变成各种怪样，而每一种变化里都各有一种新的恶作剧。那个牧师，弄得很窘，但是希望一个接吻也许会发生符咒的效验，使孩子能对他更亲近一些，于是曲身向前，在她的额上接了一个吻。这时，珠儿挣脱开她的母亲，跑到小河边，弯下身子，洗她的前额，直到把那不被欢迎的接吻，洗得

干干净净，消失在长长的流水中。这时她就独自站在一边，默默地望着海丝特和那个牧师，而他们正在商谈，为他们不久即将实现的新处境和新目的，布置各种准备。

现在，这次决定命运的会见到了一个终点。那幽谷将被遗弃在黑暗的古树的寂寞中间，这些老树的无数的舌头，将长期悄悄地述说着曾经在那里发生过的事，可是没有一个肉眼凡胎的人会听得懂。那忧郁的小河，在它小小的心脏里本来已经装满了神秘，可是又增加了另外的一个故事，它仍然要潺潺细语，所发出的调子绝不比过去的无数年间愉快一点。

二〇　迷惘中的牧师

牧师在海丝特·白兰和小珠儿以前走了，临走他回过头来望了一眼，一半还在期望他或许会望得见那在森林的薄暗中慢慢消逝去的、母亲与孩子的模糊的面容和轮廓。这样的事在他的生命中真是太大的一个变化了，他不能立刻当作现实来接受。但海丝特明明是在那里，身穿灰色长袍，依然站在树干的旁边，那树干是在许多年前倒落的，从那时以后便遮满了青苔，而使这两个受着世上最沉重的压力的、命运相联的人，得以共同坐在那里，得到一小时的宁静和安慰。同时珠儿也还在那里，因为这时那不速之客的第三者已经走了，便轻轻跳跳地从小河边缘跑回母亲身旁她原来所在的地方。由此可知牧师并没有睡着或是在做梦！

他的心灵上有一种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印象，害得他非常不安宁，为了把这个摆脱开，他便又想起并彻底确定了海丝特同他自己拟定的他们动身的计划。他们两人之间已经确定，那人烟稠密、城市林立的旧大陆，是比这只在沿海一带稀疏地散布着一些印第安人的茅舍或少数欧洲人居住的新英格兰或整个的美洲，更适于他们的避难或隐居。牧师的健康极其不适于忍受艰苦的森林生活，这一点暂且不谈，而且他天生的才能，他的教养，

他的全部的发展，也只有在优美的文明社会中，才算适得其所；环境越高雅，便越可以使这个人得以安生。这个办法所以得到鼓励，因为恰巧有一只船停泊在港湾里；这只船便是当时常有的那种性质可疑的巡航船，它们在大海中虽然并非绝对地不守法，却是带着一种特别不负责任的性质，漂游在海面上。这只船是新近从西班牙领海开来的，在三天以内就要航行到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去。海丝特·白兰，因为自告奋勇负担着"善女"的任务结识了船长和水手，她可以负责替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弄到舱位，而且因为环境的关系，私下进行的办法是更为可取的。

牧师曾经十分关切地问过海丝特，那只船究竟什么时候启程。大概从眼前算起就在第四天头上。"那是最幸运不过的！"他当时自言自语地说。为什么丁梅斯代尔先生认为那时是最幸运不过呢，我们本可暂时不必宣布。然而，为了使读者明了一切，我们可以说那是因为，就在第三天头上，他要宣讲庆祝选举的说教；同时，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是新英格兰牧师一生中最光荣的时期，所以他若想结束他牧师生涯，便再也寻不到比这更适当的方式和时间。"至少，他们谈到我时，"这个模范的人心里想，"他们不会说我擅离职守或未尽职责！"象这个可怜的牧师那样深刻而锐利的一种自省，会如此悲惨的受到了欺骗，真是令人伤心的事！我们曾经说过他的许多毛病，以后也许还要说到；但据我们所理解的，没有一桩是软弱到如此可怜地步；若说已有一种微妙的疾病早就腐蚀了他的真实人格的本质，那证据虽说是非常细微却又是无可争辩的。任何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若对自己露出一副面孔，对群众露出另一副面孔，最后谁都会迷惑究竟哪一副面孔是真实的了。

丁梅斯代尔先生和海丝特见面后回来，他的感情兴奋得给

了他从没有过的一身气力，他用迅速的脚步赶回镇上去。森林中的小路，比起他出来时的记忆，象是更为荒芜，更满是自然的障碍，崎岖不平，而且更少有人迹了。但是他却跳过了许多泥泞的地方，穿过了缠人的矮树丛，爬上山坡，潜入凹地，总之，他是以一种连自己都要吃惊的、不知疲倦的活力，克服了路径上的一切困难。他不禁回想起，仅在两天以前，他是怎样孱弱，怎样时常停住脚喘不过气来，怎样辛辛苦苦地爬过这块地方。他离镇上近了的时候，呈现在他眼前的许多物体，却给了他一种不同的印象。好象不是昨天，也不只一两天，而是许多天，或甚至在许多年以前，他就已经离开它们了。事实上，街道的样子，跟他所记得的，都依然如旧，房屋的一切特色，如许多三角墙尖，他记忆中认为应有风信鸡的地方，都没有改观，然而一种改变的感觉却仍然深入他的脑中，至于谈到他所遇见的熟人，以及这个小城市里他所熟知的一切生活形态，给他的印象也是一样。看起来他们现在没有变得更老，也没有变得更年轻；老人的胡髭并没有变得更白，昨天在地上爬着的婴儿今天也还是不会走路；他最近离开他们的时候，还看过他们一眼的，现在究竟是哪一点有了不同呢，简直是没有方法可以形容出来；然而牧师的最深刻的感觉象是在报告他，他们已经改变了。当他走过他自己的教堂的墙下时，他最显著地感触到这样的一种印象。那建筑显得那么陌生，然而又显得那么熟识，以致丁梅斯代尔先生的心灵在这两种概念之间捉摸不定了；若说不是他以前只在梦中见过它，便是现在他在做梦。

这个以多种形态表现出来的现象，并不表示外界的变化，而是表示那观察熟识景物的人，心中起了一种非常突然而又重大的变化，以致仅仅一日的间隔，在他的意识上便发生了如相隔多

年的作用。牧师本人的意志，海丝特的意志，再加上发生在他们两人间的命运，织成了这种变形。城市还是过去的城市，从森林里回来的牧师可不是从前的牧师了。他很可以对那些招呼他的人说道："我已经不是你们心目中的那个人了！我把他留在那边的森林里，他隐退在青苔的树干旁，忧郁的小河边，秘密的幽谷中！去，看你们的牧师去吧，你们看他消损的身姿，他瘠瘦的双颊，他惨白、沉重、痛苦皱纹的前额，是否已象脱掉的衣服一样被抛弃在那里！"无疑地，他的朋友一定还要对他说："你还是原来的那个人！"但错误的恐怕是他们，而不是他。

丁梅斯代尔先生没有到家以前，他内心里的那个人又给了他许多旁的证据，表明他在思想与情感的领域中已起了一次革命。实际上，除了说他内心里的王国已经换了朝代，伦常纲纪整个儿改了面目以外，再没什么可以说明此刻正支配着那不幸而惊恐的牧师的冲动了。他每走一步，都想作一件奇怪、狂野、邪恶之类的事，同时感觉到那既是出于被迫而又是故意的，一方面是不由自主，一方面却是由于比反对这种冲动的一个更深刻的自我所发生出来的。例如，他遇见了他自己教堂里的一个执事。那个善良的老人，因为年已古稀，性格正直圣洁，并在教会中有相当地位，所以拿出父亲般的慈爱与长辈的特权，和他招呼；然而他在态度上却也表示出几近于崇拜的深刻的敬意，这是因为牧师在职位上在私人行为上都有资格要求他的。一个社会地位较低、天禀较劣的人，虽然年高望重，对于一个职位比较高的人，会怎样表示出谦卑与尊敬，这正是一种美好的范例。现在呢，在丁梅斯代尔先生与那位贤明的白胡须的执事交谈的两三分钟之内，牧师要小心翼翼地抑制自己，才能使他没有说出他心里想要说出来的关于圣餐的亵渎话语。他浑身颤抖，面色苍白

如死灰，只怕他的舌头就会象得到他自己的同意一般，信口说出那些可怕的话语来。而且，他心里虽然怀着这样的恐怖，但他一想象到如果自己果真说出那些亵渎神圣的话来，那位圣洁的老长辈执事会吓到怎样地步，这时他简直不禁要放声大笑了。

另外，还发生了性质相同的一件事。当丁梅斯代尔先生急急忙忙走在大街上时，他遇见了他教会中一位最年老的女教友，那是一位最虔诚、堪为模范的老太太，贫穷、寡居而孤独，她的心胸，仿佛那积满重叠的墓石的坟地一般，关于她逝世多年的丈夫和孩子们以及她许多亡友的回忆，装得满满的。这一切本来可以变成非常深重的哀愁，但因为她三十多年以来不断地以宗教的安慰与圣书的真理来培养自己，以致在她虔信的心灵中，那些记忆几乎已变成一种严肃的欣喜了。而且自从丁梅斯代尔先生将她收为教友以后，这位善良的老婆婆在现世上最主要的安慰——如果这种安慰不同时也就是天国的安慰，便根本不能算作什么安慰——便是与她的牧师会面，无论是偶然的还是预定的，借此得以从他可爱的双唇中，吐露出一两句温暖、芬芳、天国气息的福音真理，送进她迟钝的、狂喜地倾听着的耳里，使自己的精神振奋。但是这一次，一直到丁梅斯代尔先生把他的双唇放到老妇人的耳边为止，他都象是在受着灵魂的大敌的支配，记不起一句圣经上的文句或是别的什么了，他所能想起的，只有一句反对人类灵魂不朽性的、简短精练的议论，在当时他认为是无法反驳的。这议论如果灌输进这位老女教友的心灵里去，恐怕会发生烈性毒汁般的效验，立刻叫她倒在地上死掉吧。不过实际上牧师当时究竟说了些什么话，他事后无论怎样也记不起来了。也许幸而他说话条理不清，使善良的寡妇理解不到任何明确的概念；或者也许是天意按照它自己的方式解释了他的说话。总

之，当牧师回过头来一望，他看见一种圣洁的感恩和狂喜的表情，仿佛象天国的光辉闪耀在她满脸皱纹惨白如灰的面孔上。

接着是第三个例子。他离开了那位老女教友以后，又遇见了本会中最年轻的女教友。这位少女是新近皈依真理的，就在丁梅斯代尔先生夜游后的安息日听了他的讲道才皈依了来，她愿牺牲现世的暂时快乐，来换取天国的希望，当人生在她四周变得黑暗起来的时候，那希望将更觉明亮，以最后的荣光笼罩在那全然的幽暗上。她美丽纯洁如一朵在天国里开花的百合。牧师很清楚他自己是被供奉在她圣洁无疵的心胸里，她心胸的雪白的帷幔围绕着他的肖像，使宗教得到爱情的温暖，使爱情得到宗教的纯洁。那天下午，必定是恶魔把这个可怜的少女从她母亲身边牵开，把她丢在路上，遇见这个受了强烈诱惑的——或者，我们不如这样说吧——这个自暴自弃的、无可救药的人。她走近来的时候，魔王便悄悄吩咐他缩成渺小的形状，把一颗邪恶的种子投入她温柔的心胸里，那不久一定会开放出黑暗的花，并且到时候结出邪恶的果实。牧师意识到他有力量驾御这个非常信任他的少女的灵魂，他觉得只要他不怀好意看她一眼，就可使她纯洁的心田全然枯萎，而且只要说出一句话来，就可叫她把所有相反的一面发展起来。因此，经过一番他从未经历过的斗争之后，他就用他大袖黑袍遮住了面孔，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急忙走了过去，一任那年轻的女教友费尽心思来捉摸他的无礼。她搜索了她的良心——那是象她的衣袋和针线盒一样满是无害的小物件——并且，可怜的人哪！——拿千百种想象出来的过失来责备自己。第二天早上，整理家务时，她眼睑都哭得红肿了。

牧师克服了这最后一次的诱惑以来，还没有来得及庆贺这次的胜利，便又意识到另一种更为滑稽、而且几乎同样可怕的冲

动了。这件事——谈起来我们都要脸红的——他要突然停在路当中，去对一群刚刚会讲话的、正在那儿游戏的清教徒的小孩子们，教一些极邪恶的话语。因为这种奇怪的想头和他的服装不相称，又被压制住了；然后他遇见了一个醉水手，就是从西班牙领海开来的那只船上的水手。这时，这位可怜的丁梅斯代尔先生，因为已经那么英勇地克服了其他一切邪恶的念头，便在渴望着至少要和这个满脸油黑的粗汉握一握手，并用一般放荡水手时刻不离嘴的、下流的笑话，以及一些圆滑、巧妙、亵渎神明的咒骂，来寻寻开心！他所以能够安全地度过了这次危机，倒不是因为他有了什么更好的道德准则，一部分是由于他天生的优美的情趣，尤其是由于那已经粘附在他身上的牧师礼节的习惯。

"这样诱惑和磨难我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呀？"牧师终于停在街心用手敲着前额，对自己喊叫起来。"我发疯了吗？或者我是完全出卖给恶魔了吗？我是和他在森林里订了约并用我的血签了名字吗？现在他是不是在指使我去实践他最卑劣的幻想所能想象的一切恶行来履行那合约呢？"

就在丁梅斯代尔先生这样自言自语并用手敲着前额的这一瞬间，据说那有名的妖婆西宾斯老夫人恰巧走过去。她当时打扮得非常神气，戴着一顶高高的头巾，穿着一件华丽的天鹅绒袍子，还有那用著名的黄浆浆过的绉领，制造这种黄浆的秘诀，是她的密友安·塔娜，为了妥玛斯·奥佛白利爵士的谋杀案在受绞刑之前，亲自教给她的。不晓得这妖婆是否已经看破了牧师的心思，她突然停住脚步，眼睛盯住他的面孔，狡黠地微笑着，而且，虽然她向来不同牧师交谈，这时却谈起话来了。

"可敬的先生，原来你到森林里去过了，"那个妖婆说，她那高高的头巾对他点动着。"下一次，请你只要通知我一声，我就

可以很荣幸地和你结伴了。我也用不着吹嘘，只要我说一句好话，你知道的那个权势者，便可以好好地招待任何陌生的先生。”

“我老实说，太太，”牧师庄重地一鞠躬答道，这位太太的身份和他自己良好的教养都非教他这样作不可的，“以我的良心和人格来担保，我老实说，我简直摸不透你话里的意思！我并不是到森林里找什么权势者的，而且此后也决不准备到那里去求得这样人物的欢心。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去问候我虔诚的朋友蔼利奥特使徒，并和他一起庆贺他从邪教里说服过来的许多宝贵的灵魂！”

“哈，哈，哈！”老妖婆咯咯地笑着，仍然对牧师点动着她那高高的头巾。“好啦，好啦！白天我们必需这么讲话！你的装腔作势倒象一个老手呢！但是到了半夜里，在森林中，我们便可以谈些别的话了！”

她摆出她老年的庄严态度走过去，但是时常回过头来对他微笑，好象是要看出他们两人间的一种秘密的亲密关系似的。

“我果真把自己出卖给那个恶魔了吗？”牧师想道，“据人们说，这个戴黄浆绉领、穿天鹅绒袍子的老妖婆，就是选择了那个恶魔作她的皇上和主子呢！”

这个悲惨的牧师！他作了一次跟这极其相似的买卖！受了一种幸福幻梦的诱惑，他经过深思熟虑，甘愿去作他明知是罪大恶极的罪恶，这是他以前从没有作过的。于是那种罪恶的传染性的毒素，便非常迅速地浸透了他全部的精神组织。把一切神圣的冲动都麻痹掉，把全部的恶念头非常活跃地唤醒来。轻蔑，刻毒，无端的恶狠，毫无来由的恶的欲望，对于一切善良与神圣事物的嘲笑，都醒转来诱惑他，尽管同时也使他感到恐怖。他和西宾斯老夫人的相遇，如果是真有其事的话，也只是表明他和邪

恶的人们以及乖戾的精灵世界发生了同情与友谊了。

这时，他已经走到他在墓地边上的住所，急忙上楼，躲到他的书斋里去了。牧师到达了这个避难所，很为高兴，因为这样，那一路上老在怂动着他的奇奇怪怪的邪念，就可以不至于叫世人看到了。他走进了久居的房屋，向四外望了望，望着书籍、窗户、火炉和墙壁上舒适的幔帐，可是他从森林的幽谷走进镇上、走到房里，这一路上祟惑着他的那种奇怪的感觉，依然还在。在这里，他曾经读书写字；在这里，他曾经绝食和彻夜不眠，以致弄得半死不活；在这里，他竭力祈祷；在这里，他忍受过千万种的苦痛！那部精装的古希伯莱文的圣经还摆在那里，摩西和许多先知正在和他谈话，而话里全是上帝的声音。桌子上，有浸着墨水的钢笔，旁边还放着一篇未完成的说教文，有一句中途断了，那就是两天前他的思想不能继续倾泻到纸面上的地方。他晓得，曾经作了这许多事，受了这许多痛苦，写了这么长的选举说教文的人，就是他自己，就是这个瘠瘦、面色苍白的牧师！但他似乎是远远地站开，并以轻蔑、怜悯、而又有一半羡慕的好奇心，来看他以前的自我。那个自我已经失掉了。从森林里转回来的是另一个人了，是一个更聪明的人了，隐藏着好多神秘的知识，那是他以前用单纯的头脑绝对不能体会到的。这真是一种痛苦的知识啊！

牧师正在这样思想着的时候，书斋的门上传来了敲门声，于是他说道，“进来！”——心里并非料不到他又将看见一个恶魔了。果真如此！走进来的是老罗格·齐灵窝斯。牧师站在那里，面色惨白，一言不发，一只手放在希伯莱文的圣书上，另一只手拢住他的胸膛。

“欢迎你回家了，可敬的先生，”医生说。“你去探望的那位神圣的蔼利奥特使徒可好吗？但是我看，亲爱的先生，你的面色很

苍白呢，大概你走过荒野够辛苦的了。要不要我来帮点忙恢复你的身心、好准备宣讲你的选举说教呢？”

“不，我不想那样，”丁梅斯代尔先生接着说。“我长期关闭在书斋里以后，我的旅行，我和那位神圣的使徒的会见，以及我所呼吸的新鲜空气，都对我很有好处。你的那些药品，亲切的医生，虽然很有效，而且是由一个友谊的手送上来的，但我想我是再不需要了。”

在这样谈话之间，罗格·齐灵窝斯一直用医生对病人那种郑重细心的眼色望着牧师。但是，表面上虽然如此，牧师几乎确信这个老人已经知道——至少已经猜测到——他自己和海丝特·白兰的会见了。因此医生从牧师的眼神里便看得明白，自己已经不是一个被信赖的朋友，而变成了最刻毒的敌人了。事情既已明朗到这种地步，照理总得有点儿表示。不过，说来也很奇怪，要等到言语把事实具体说明出来，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而且双方既然都情愿避免某一个话题，所以纵然触到那话边上，也不至于点破便又安然退回来。因此牧师无需担心罗格·齐灵窝斯会公然说出他们彼此对立的那种真实的情况。然而医生却循着他的黑暗的路，已经可怕地爬到那秘密的近边了。

“今天夜里，”他说，“你再用用我那可怜的药品不是更好一些吗？真的，亲爱的先生，为了这次选举说教，我们必要费尽心力使你精强力壮，人们都在希望你能有伟大的表现，因为他们都在忧虑或许再过一年他们的牧师就已经去了。”

“是的，到另一个世界去，”牧师虔诚而听天由命地答道。“愿上天应允那是一个更好的世界；因为，说一句老实话，我差不多已经不想同我的信徒再过转眼即逝的一年时光了！但是，讲到你的药品，亲切的先生，以我眼前的身体状况来说，我是不需要

的。”

“我听了这话很高兴，”医生答道。“也许是我的药品，虽然这么久没有功效，现在却开始发生相当的效果了。如果我能医好了这次的病，我将是一个幸福的人，有资格来承受新英格兰的感激的！”

“我衷心感谢你，我的用心周到的朋友，”丁梅斯代尔先生现出庄严的微笑说。“我感激你，我只有用祈祷来报答你的好意。”

“一个善良的人的祈祷是黄金的报偿！”老罗格·齐灵窝斯一面告别，一面接着说，“是的，它们是新耶路撒冷通用的金币，上面镌着上帝的铸像！”

剩下了牧师一个人，他就招呼来一个仆人，准备食物，食物摆在他面前以后，他就大吃大嚼起来。其次，他把已经写好了的几页选举说教文投进火里，立刻动手另写一篇，他以奔放不停的思想和感情写下去，他认为自己是得到了灵感，只是心里奇怪为什么上天会看中了象他这样龌龊的一件乐器，来传播那壮丽严肃的音乐。不管怎样，叫这个神秘自己去求解决吧，或者永远不得解决吧，他只匆匆忙忙热诚而欢欣地赶着他的工作。

这样，那一夜，仿佛一匹生有双翼的骏马飞驰过去了，而他就骑在那马上；清晨降临了，从窗帘间探入红光；最后，旭日闪出一道金黄色的光线射入书斋里，整整遮住牧师晕眩的眼睛。他坐在那里，手指仍然拿着笔，而且底下还有不知多少要写的文稿哩！

二一　新英格兰的节日

在新州长要从人民的手上受职的那一个早晨，海丝特·白兰和小珠儿很早就到了市场上来。那里早已挤满了镇上的各种匠人或其他平民，人数非常多，中间也杂着许多粗野的人，从他们的鹿皮衣装来看，一目了然，他们是这个殖民地的小都会周围森林一带的居民。

在这次公共的休假日，海丝特同七年来任何其他的时节一样，身穿一件灰色的粗布衣服。说起它的颜色，还远不如它的样式，更具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特点，使她的人品轮廓不清，不为人所注目；然而同时，那个红字却又从这种昏暗模糊中将她牵回来，使她在红字闪耀着的精神形象下显现着。她那久已为市民所熟识的面孔，表现出一种如大理石般的安详，而那也是人们早已看惯了的。那似乎是一副假面具，或者我们宁可说，那似乎是冻结在一个死妇人脸上的静穆；所以会有这样凄惨的类似，是因为她既无权要求任何人的同情，实际上等于死掉了，虽然她好象还和世人混在一起，其实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这一天，她或许会现出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表情，不过，在此时也确实不大容易看得出来；除非有一个超自然的天赋的观察者，能够首先看穿她的心，然后再从面容和态度上去寻求相

适应的发展。如果有这样一个心灵的透视者，他或许会看出，她在过去悲惨的七年间，把群众的注视，作为一种必然、作为一种惩罚、作为无情的宗教的一部分，忍受过来，现在，到了这最后的一次，她却自由而自愿地令人注视，由此好把那长期的苦痛转变成为一种胜利。“你们最后再看一次这个红字与佩戴红字的人吧！”——这个被视为人民的牺牲品与终身奴隶的人或许会对他们这样说。“可是再过一会儿，她便不在你们的掌握之中了！再过几小时以后，那深深的神秘的海洋，便会把你们放在她胸上燃烧着的符号，永远吞没了去！”倘使我们设想，当海丝特快要从非常深刻和她生命相联的痛苦中，获得了自由的时候，在她的心灵里却有一种惋惜的情感，那也和我们所谓的人性，并不算是过于矛盾的事。差不多从她成为妇人以来，她都在亲尝着如苦艾或芦荟那样人生的苦味，到了这时候她不会有一种不可抵抗的欲望再最后一次屏住气息大饮一口吗？此后呈现到她唇边的人生的美酒，在那雕花的黄金杯子里，必定是芬芳、香甜和陶醉的；否则，在她当作神效的药酒般喝过了那苦辣的酒脚以后，必然会生出一种厌烦的疲倦之感。

珠儿打扮得轻盈华丽。人们绝不会猜想出：这个明亮如阳光的精灵，就是那阴黯灰色的母亲生下来的；同时，谁也不会想到，原来就是一个人一面具有非常华奢而又非常细微的想象力剪裁了孩子的衣装，一面却也制作了海丝特身穿的简单的长袍——为了给这简单的衣服一种非常显明的特色，也许比剪裁孩子衣装更为困难。这衣装对于小珠儿那么适合，就好象是她性格的自然流露，又好象是她性格的不可避免的发展与外部的表现，那衣装是和她分不开来的，宛如五光十色的光彩离不开蝴蝶的翅膀，鲜艳的光辉离不开盛开的花瓣一样。这孩子正和它们相同，

她的衣装和她的天性全然混为一体。再则，在这多事的一天，她的心情中是有一种特别的不安和兴奋，极象悬在胸前的金刚钻，随着胸部不停的悸动，闪耀出各种的光辉。孩子们对于自己有关系的人的激动，总会发生出一种感应，特别是在家庭环境里，凡是发生了什么困难和临近了什么变动，她总会有所感觉的；因此，成为她母亲不安静的胸上一颗宝石的珠儿，就用她精神上的跳跃，把任何人在海丝特如大理石般冷静的额间都看不出来的情绪，泄露了出来。

这种兴奋的情绪，使她在母亲的身边，不能好好走路，而象小鸟般跳跃着。她不断狂野而字句不清地喊出声来，有时刺耳地唱着。当她们到达市场，她一看见那地方的喧嚣，就更加不安了；因为在平时，这块地方，与其说象是一个市镇商业的中心，宁可说是村镇会议厅前的一片宽阔寂寞的绿草地。

"我说，母亲，这是怎么回事？"她叫道。"为什么今天大家都不做工？今天是全世界休假的日子吗？你看，铁匠在那边！他洗干净了他煤烟的脸，穿上星期日的服装，好象只要有一个亲切的人肯教他怎样寻欢作乐，他便会高高兴兴地玩起来的！老狱吏白来凯特也在那边，正对我点头微笑。他为什么要这样呢，母亲？"

"他还记得你在小小婴儿的时候，我的孩子，"海丝特答道。

"就算这样吧，这个眼睛怪样又黑又丑的老东西，也不应该对我点头微笑！"珠儿说。"他若高兴的话，他可以对你点头；因为你穿着灰色的衣服，戴着红字。但是，你看，母亲，有多少陌生人的面孔，夹杂着许多印第安人，还有许多水手！他们全到市场这里来作什么呀？"

"他们等着看队伍走过去，"海丝特说。"因为州长和几个知

事要走过去，还有几个牧师，以及全部伟大的人物和善良的人们，在他们的前面还有乐队和军队。”

“那个牧师也在里边吗？”珠儿问道。“他会向我伸出双手来吗，象你从河边把我牵到他面前的时候那样？”

“他会在里边的，孩子，”她的母亲答道；“但是他今天不能招呼你，你也千万不要招呼他。”

“他是一个多么奇怪多么忧愁的人！”孩子说，一半象是自言自语似的。“黑夜里他把我们招呼过去，还握住你的手和我的手，就象我们上次同他站在那边绞刑台上的时候那样！还有，在森林深处，只有老树可以听见、只有一线天空可以望见的地方，他同你谈话，坐在一堆青苔上！他还在我的额上吻了一下，连小河几乎都洗不干净！但是在这里，在照着太阳的白天，在大家面前，他不认得我们了；我们也不好认识他！他真是一个奇怪、忧愁的人，一只手总是拢着他的心！”

“安静点，珠儿！——这些事情你不明白的，”她的母亲说道。“此刻不要想那个牧师，看看你周围的人们吧，你看今天每一个人的面孔是多么高兴。小孩子们从学校里走出来，大人们从店铺和田地里走出来，都是要来快活一下的。因为，今天有一个新人要来统治他们了；因此，按照自从人类第一次结成一个国家的习惯，他们要来欢乐一场；就好象这个可怜的老世界，终于要遇到一次如黄金般的好年头了！”

人们面孔上闪耀着不常见的快乐，从这一点来说，正跟海丝特所说的话一样。清教徒们把人类弱点可以容许的一切欢欣和公共快乐，都压缩在一年中这个庆祝的日子里，过去是如此，而在其后的两世纪间大半时期都是如此；借着这个日子，至少他们仍可以把成为习惯的阴云驱散开来，而只有在这一天庆祝的日

子里，他们所表现的神情，跟大多数旁的地方的居民在遭难时期里所表现的比较起来，不会更严肃。

这种灰色或黑色的情调，确实就是当时风俗人情的特点，不过也许我们说得是过于夸张了。这时聚集在波士顿市场上的人们，并不是生来就承袭了清教徒的阴暗的。他们本来都是英国人，而他们的祖先又都是在伊丽莎白时期的欢乐的丰饶中生活过来的；那一时代的英国生活，从大体上来讲，可算得世界上未曾经历过的、庄严、壮丽、快活的时期。这些新英格兰的居民倘使要遵照他们祖先的趣味，他们就得用焰火、欢宴、展览和游行，来庆祝一切公共重大的事件了。而且在举行庄严典礼时，人们把欢欣的余兴和庄严混在一起，就象在这样的节日里，国民必要穿戴的国家大礼服上，加上一些古怪光彩的刺绣，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在殖民地政治年度开始的这一天，那种庆祝的方式，也还可以窥见有这一类企图的影子。在古老高傲的伦敦人们曾经见过的——不说国王加冕只说市长大人就职典礼吧——那种壮观的仪式，在我们祖先创立的每年知事任职的仪式中，都还有一点反映，不过已经很朦胧了，而且重现出来，象是经过多次的冲淡，极无色彩的了。这共和国的祖先与创设者——政治家、僧侣和军人，在当时都认为保持外表的庄严与堂皇是一种责任，依照古老的风度，那种打扮正是公众和社会上的权贵的正当服装。所有的人都参加游行出现在人民的眼前，如此便使那新近构成的政府的简单机构，可以得到一种必需的尊严性。

一般人民在平素视如宗教而严厉奉行的各种勤恳艰苦的生活，在这一天，纵说不受鼓励，也被允许可以稍许随便一些。当然，在这里，是没有如伊丽莎白时代或詹姆士时代、英国随时可见的那种公众娱乐的设备——没有演剧之类的粗俗表演；没有

弹竖琴唱传奇歌谣的游吟诗人，没有奏乐跳猴子戏的弹唱者；没有玩魔术的变戏法的人，没有使群众哄堂大笑的说相声的人——他们所说的笑话也许老到几百年了，但因为那是拨动人们最广大的欢笑共鸣的泉源的，所以仍然很有效验。所有从事这种种滑稽职业的人们，不仅是受法律的严格禁止，而也受一般自愿支持这种法律的人们情感上的排斥。不过，一般人民的浑然忠厚的面孔，却依然在微笑着，也许是笑得很勉强而难看，却是笑得很开心。这些殖民地的居民，多年以前在英国的集市或村镇的草地上曾经目睹并且参加过的各种演武比赛，因为其中主要地是含有勇敢和英武，所以被人认为值得保存在这块新的土地上，因此在这里还并不缺乏。康沃尔和德文郡的各式各样的角力，在市场上随处可以看得见；在一个角落里，有人在作棍棒友谊比赛；同时，最能吸引大家的兴趣的，便是在我们书上已经提过多次的那个刑台上，有两个手持盾牌和宽刃剑的剑士，正在开始一场表演。但最使大家扫兴的是，这场表演因为受了市镇公吏的干涉而中断了，他认为滥用这样神圣的场所，是侵犯法律的尊严的，绝对不能允许。

当时的一般人民，因为还是在失掉欢乐风采的最初阶段，而且又是那知道如何及时行乐的祖先的后裔，所以整个地说来，在庆祝节日这一点上，若说他们比他们的子孙，甚至比我们自己（虽然时间相隔如此之久），都还比得过去，这话一点不算过分。初期移民者的直系子孙，就是他们的下一代人，因为罩上了清教徒的最黑暗的阴影，便使民族的相貌非常地晦黯，后来过了这许多年都还不能把它驱散掉。我们还要重新学习那已被遗忘的行乐的技艺。

这幅市场上的人类生活的图画，虽然一般的色彩是英国移

民者的忧郁的灰色、棕色或黑色，但也夹杂着一些相异的色彩，而使它显得有生气。有一群印第安人，穿着野蛮人的鹿皮长袍，刺绣得光怪陆离，束着贝壳珠的带子，缠着红黄色赭石，插着羽毛，背着弓箭，带着石头长矛，站在一旁，面上露出那么刚毅严厉的神情，就连清教徒的面貌都比他们不过。这些文身的野蛮人，虽然是粗野的，但他们还不是这场景上最粗野的形象。显得更粗野的要算是一些水手了，那便是从西班牙领海上漂来的船舶上的一部分水手，他们上岸来是看选举日的热闹的。他们是一些粗暴的亡命之徒，面孔晒得焦黑，满脸长着大胡髭；他们的宽脚短裤，用带子系在腰间，扣子常常是一块粗糙的金片，身上永远挂着一把较长的匕首，偶尔也挂一把剑。他们的眼睛，在他们棕榈叶宽边的帽子下面闪烁着，就在高兴快活的时候，都露出一种野兽的凶光。他们毫不踌躇，也无戒惧，就把那束缚所有别人的规则，完全推翻了：他们公然在市吏的面前吸烟，虽然市上人这样吸一口烟就要罚一个先令；他们毫无顾忌地从口袋里掏出酒瓶，大口喝着葡萄酒或烧酒，而且他们随意把酒瓶递给周围张着大嘴观望的群众。这明显地表现出那时代的道德的缺陷，我们虽然说那是严格的，却对于水手阶级有一种特许，他们不仅在岸上为所欲为，在他们老家的海面上，更是无法无天。当年的水手，差不多都可以当作我们今日的海盗来拿办的。例如，就以这只船上的水手说吧，虽然他们不是航海界特别坏的分子，却毫无可疑，我们可以说，都曾犯过劫掠西班牙商船的罪，若拿到当今的法庭上，都有上绞刑架的危险。

但在那古老的时代，海洋完全按照它自己的意志汹涌、澎湃、吐沫，除去受暴风雨的镇服以外，很少想到要受人类法律的节制。波涛上的海盗，可能放弃他的职业，如果他有意的话，立刻

可以变成陆地上一个诚实虔信的人；而且，就当他们过着无法无天的生活的时候，一个人若和他们做生意或偶然打一下交道，也不被视为不名誉的事。因此，那些穿黑色礼服、系浆过的领带、戴尖顶帽子的清教徒长老们，对于这些快活水手的喧嚣和粗暴态度，都带点慈爱地在微笑着；同时，当人们看见象医生老罗格·齐灵窝斯这样一个有声望的市民，伴着那艘成问题的船舶的船长，亲密地交谈着，走进市场里来，也就引不起什么惊异或闲话了。

至少从服装上来说，那位船长无论走到哪里，在人群中总是最显赫最英俊的人物。他的衣服上佩着各色的丝带，帽子上有一道金边，还围着一条金链，插着一根羽毛。他的身边挂着一把剑，额上有一处刀伤，从他头发的梳法来看，他不但不想遮掩，倒象是故意要把它显露出来似的。一个陆上的人，若是这样打扮，露出这副面相，而且显出这样好汉的气派，难得不被召到知事面前，受严格的审问，也许会受罚金或禁闭，说不定就要戴枷示众。然而，对于这位船长，人们认为一切都是他这样的人物所应有的，正如一条鱼要有闪光的鳞一样。

那准备开往布里斯托尔的船只的船长，和医生分手之后，懒散地漫步走过市场；后来，恰巧走到海丝特·白兰站立的地方，他仿佛认识她，便毫不踌躇地向她招呼。凡是海丝特·白兰站立的地方，照例在她周围会留出一片小小的空地，象是一个魔法的圈子，人们在稍远的地方纵使挤来挤去，却不敢也不愿闯进这个圈子里来。这是红字用以笼罩着那个注定要佩戴它的人一种强迫的精神上的孤独；这一部分是因为她自己的拘谨，一部分是因为她的同胞们的本能的回避，虽然这种回避已经不是那么怀着鄙夷了。如果说这种事对于海丝特过去从来没有过什么好处，

现在却可得到方便使她同船长谈话而不致有被人听到的危险；而且海丝特·白兰在公众间的名声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她这样谈话再不会引起什么流言蜚语来，即便本镇上著名的最一丝不苟的管家婆若有这样的举动，结果也不过是如此罢了。

“说起来，太太，”船长说道，“我必得吩咐管理员在你预定的床铺以外多预备一个位置！这次的航行再不怕有坏血病或晕船病的事了。有了船上的外科医生再加上那另外的一个医生，我们唯一的危险便是药水和药丸子的事了；再说得切实一点，船上还装着一大堆我同西班牙船上交换来的药材呢。”

“你说的是什么？”海丝特心里一惊，却不动声色地问道。“你另外还有一个乘客吗？”

“喔，你不晓得吗？”船长叫道，“本地的那位医生——自称齐灵窝斯的——他想同你一起尝尝我们船舱的饭菜味道。是的，是的，你一定早知道了；因为他告诉我他是你的同伴，而且是你谈过的那位先生的好朋友——那位先生，就是你说在受着刻毒的老清教徒统治者的危害的。”

“真的，他们彼此很熟，”海丝特虽然心里非常惊慌，却露出一种镇静的态度答道。“他们许久都是住在一起的。”

海丝特·白兰和船长再没有谈什么话。但就在这一瞬间，她瞥见老罗格·齐灵窝斯正站在市场上最僻远的一角里，对她微笑；这一种微笑——越过了那广大嘈杂的广场，透过人群的谈笑、各种思想、心情和兴致——把一种秘密的、可怕的用意传送过来。

二二 游 行

海丝特·白兰还没有集中她的思想来考虑究竟应当怎样对付这种使人惊骇的新局面，这时，已可听见军乐队的声音，从邻近的街上追近来了。这表示知事们与市民们的队伍正向着会议厅的路上前进；到了会议厅，按照初期即已树立而且其后一直遵行的习惯，丁梅斯代尔牧师先生要宣讲一篇选举说教。

不久队伍的先头已经出现了，缓慢而庄严地前进着，转过墙角，正要走向市场来。领头走的是乐队。各式各样的乐器都有，也许彼此并不十分调和，而且演奏的手法并不高明；但是却达到了一片铜鼓喇叭声要对群众表现的那伟大的目的——也便是要在眼前的人生景象上传达出一种更崇高更英勇的气氛。小珠儿起先是在拍掌，但是接着就失掉了使她整个早晨一直兴奋过来的那种不安的激动；她默默地注视着，象是一只漂浮的海鸟乘在汹涌澎湃的声浪之上腾向天去。但是那随在乐队后面、形成队伍的光荣的护卫队，他们明亮的铠甲和武器，在阳光中闪烁着，又使小珠儿回复了她刚才的心情。这个军人的队伍，并不是雇佣兵组成的，他们仍然保持着一个团体的存在，带着古老光荣的声誉，从过去的时代一直进行到现在。行列中有很多的绅士，他们感到尚武精神的冲动，想要建立一种军事学校，在那学校中，正

如在“圣堂骑士”的团体中一样，他们可以学习军事科学，至少也可以从和平时期的演习，学会实际作战术。当时人们对于军人的崇高评价，从这队伍中每一分子的高傲态度上可以看得出来。内中真有几个人，因为曾经参加欧洲战役，在荷兰一带和其他战场上作过战，已经获得光荣军人的头衔。还有，全体的装束——身穿铮亮的铠甲，耀眼的钢盔上颤抖着羽毛，确有一种辉煌气概，绝非现代的阅兵所能匹敌的。

然而那紧随在护卫队后面的显贵文官，是更值得一个有思想的观察者的注目的。就从外表来说，他们所显示的那种庄严态度，相形之下使那些昂然阔步的武夫，不说显着怪诞，也显得鄙俗了。在那一时代中，我们所谓的才干，不象现在那样受到重视，但是那造成人格的稳定与尊严的坚实成分，在当时却被人重视得多。人民由于世袭的权利，领有一种敬畏别人的特质，这种特质，在他们的后代身上，如果说还残存着的话，分量也较少了，而且在评选公务员的场合，力量也远不如前了。这种变化也好也坏，或许是好坏参半。在那古老的时日，这些英国居民移民到旷野的海岸上来，已把国王、贵族与各级可敬畏的人物，遗弃在身后了，而在他们的心中，敬畏的能力与要求，依然很强烈，他们把这加在老年人的白发与苍老的眉额上；加在长期考验过来的廉洁上；加在坚实智慧与悲哀色彩的经历上；加在给人以永恒的概念，并可列入于尊敬的总定义之下的严肃与有分量的天赋之上。所以那些最初被人民选举而造成权势地位的初期政治家，如勃莱斯特里特、恩狄柯特、杜得莱、贝灵汉，以及他们的同辈，似乎并不常是有雄才大略的，但他们虽然缺乏智慧的光芒，却很深沉稳重。他们坚决而有自信，遇到危险困难的时机，便象抗拒怒潮的一道峭壁，为国家的安全屹然而立。以上所述的性格的特点，

全都表现在新殖民地官吏的四方面孔和魁伟的体格上。至少在天生的权威举止上，这些实行民主的最前列人物，若被收容进贵族院里，或被派为枢密院的顾问，也将无愧于祖国的。

在官吏后面顺序而来的，是那个极有声望的青年牧师，人们正在期望从他的嘴里吐出纪念日的宗教演说。在当年，他的职业，比起从事政治生活，更能展现出智力的才能；因为，即使暂不说那更高的动机吧，这种职业在社会近乎崇拜的情形之下，发出非常强力的诱惑，足以吸引雄心勃勃的人来服务，而且一个成功的牧师，就连政治的势力，也会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种情形，就有印克利斯·马瑟① 的例子为证。

那些目睹丁梅斯代尔先生的人们，这时都认为自从他踏上新英格兰的岸上以来，从来没有见过他步伐态度象现在随着队伍行进时那么有精神。他的脚步不象平时那样无力；他的身躯没有弯曲，而且他的手也并没有病态地扰在心上。不过，如果正确地来观察牧师，他的气力不象是从体力方面发出来的。那也许是属于精神上的，而且是天使分给他的。那也许是一种兴奋作用，而那种强烈的兴奋剂，只有在诚挚与长期不断的思想的炉火中才能蒸馏出来。或者也许是，他的敏感的气质，受了那向天空膨胀着的尖锐响亮的音乐的鼓舞，把他高举在升腾的声浪之上。不过，他的神情是那么茫然，会使人疑问，丁梅斯代尔先生是否听到了音乐。他的肉体显出一种不常见的气力，向前行动着。然而他的心灵是在哪里呢？那是深深地锁在它自己的领域里，正繁忙不息地，发挥出一种超自然的活动力，在布置那即将吐露出来的一大串庄严的思想；因此他周围的一切，什么都看不见，什

① Increase Mather:原是波士顿的牧师，后任哈佛大学校长。

么都听不见，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精神的原素在提携着那孱弱的身体，并未意识到它的重量，把它运行着，同时把身体也变成如精神一样的东西了。具有非常智力而已变成病态的人们，会因为巨大的努力，产生一种力量，把许多日子的生命，聚集于一时，可是随之而来的那么多的日子便毫无生气了。

海丝特·白兰，不霎眼地注视着牧师，她感到一种悲凄的势力笼罩住她，但这种势力从哪里来的，怎样来的，她便不知道了，她只觉得他离她的天地是那么遥远，是她全然无法接触的。她曾经想象着他们彼此之间必定要交换一次心照不宣的眼色。她想过那朦胧的森林，那寂寞的小小的幽谷，爱情与悲痛，他们手牵手并排坐过的布满青苔的树干，以及在小河悲郁的潺潺声中他们忧伤而热烈的谈话。当时他们彼此是怎样深刻的理解啊！而眼前就是那个人吗？她现在几乎不认识他了！他象是包在悠扬的音乐声中，随着尊严可敬的父老的行列，高傲地走过去；他在尘世的地位，已是那么不可接近，而眼前她所见到的他，正陷入无同情的深远的思想里，那就愈加使人不能接近了！她想那一切必定是一场幻梦，心情随着就低沉下来；虽然她曾经那么逼真地梦想过那场幻梦，但在她自己与牧师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真实的连系。同时因为在海丝特身上，还保存着那么多的女性，所以她几乎不能原谅他，尤其是眼前，当他们已经可以听到那命运降临的沉重脚步声愈来愈近、愈来愈近的时候，她简直更不能原谅他了！——他可以那么干净地从他们共同的世界里抽身出来，而她却在暗中摸索，伸出她冰冷的双手，寻不到他！

珠儿对她母亲的情感也许有所理解有所感应了，不然就是她自己已经感到牧师周围的情形是疏远和不可接近的了。队伍正走过去的时候，这孩子是不安的，如一只正要飞去的小鸟般，

跳来跳去。在全队走过去之后，她扬起头来望着海丝特的面孔——

“母亲，”她说，“那个就是在小河边吻过我的牧师吗？”

“别作声，亲爱的小珠儿！”她的母亲悄悄地说。“我们不能在市场上老是谈我们在森林里作过的事。”

“我简直不信那个人就是他——他的样子那么古怪，”孩子接着说。“不然的话，我会跑到他的身边，要他在大家的眼前跟我接吻，就象他在阴暗的老树间吻过我的那样。那牧师会怎么说呢，母亲？他会不会一只手拢住他的胸口，瞪着眼睛，叫我走开？”

“他会说什么呢？珠儿，”海丝特答道，“只能说这不是吻你的时候，而且在市场上是不能跟你接吻的。傻孩子，幸亏你没有对他讲话！”

关于丁梅斯代尔先生，另有一个人，也表示出同样的感觉，这个人，因为她的乖癖——或者我们应当说因为她的疯狂——她竟敢作出镇上很少有人敢冒险的事来——她开始在众目睽睽下同佩戴红字的人谈起来了。这个人，就是西宾斯夫人，她是出来看游行的，装扮得富丽堂皇——三重的绉领，绣花的胸衣，华美的天鹅绒长袍，还有一根金头的手杖。这个老夫人，在当时妖术猖獗的时候，人们把她看成施行一切妖术的一个主角，很有名声（这名声后来使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人们纷纷对她让路，惟恐碰到她的衣服，就象在她华丽的衣裥中是装着瘟疫似的。虽然目前已有很多人对海丝特·白兰怀有好感，但是一看见西宾斯夫人同她站在一起，这时所给人的恐惧是加倍的了，因此这两个妇人在市场上站立的那块地方，就引起一阵纷纷的移动。

"你看，肉眼凡胎的人怎么会想到这件事！"那个老夫人对海丝特悄悄亲密地说。"那边的那个神圣的人！人们都把他看成世上的圣徒，而且，我也必得说，他的样子真象！现在，看见他在队伍里走过去的人们，谁会料得到，他从他的书斋里走出来——我敢说，嘴里还叽咕着希伯来文的圣经——就到森林里去逍遥，这回事还没好久呢！啊哈！海丝特·白兰，只有我们晓得那是什么意思！但是，说真的，我简直看不出他就是那个人。我看见有许多在乐队后面走着的教友，曾经和我一同踏着拍子跳过舞，当时的乐师就是'某某'，说不定还是有印第安人的祭司或拉普兰人的魔法师和我们牵着手！由一个认识了世界的女人看来，这真算不了什么一回事。但是讲到这个牧师啊！海丝特，你敢说他就是你在森林小路上遇见的那一个人吗？"

"太太，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海丝特·白兰答道，她觉得西宾斯夫人精神上是有毛病了；然而看见她如此确定地断言这么许多人（她自己也在内）是和那个恶魔发生了私人关系的，又不禁异常惊愕恐怖。"我不敢随便乱谈象丁梅斯代尔先生那样的一个有学问、虔信的牧师。"

"呸，女人——呸！"老夫人喊道，一面对海丝特点着手指。"我到过森林里那么多次，你想我还没有办法辨明什么人到过那里吗？不错的；就算他们跳舞时戴过的花环的叶子，一片没有遗留在他们的头发上吧！我认识你的，海丝特，因为我看出了那个记号。在阳光里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在黑暗中，它象一团红火般闪着光。你公开地佩戴着它；所以这一点是再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这个牧师啊！让我对着你的耳朵说一句话吧！当那个'黑男人'看见他自己的一个签名盖章的仆人，畏畏缩缩不承认盟约，象丁梅斯代尔先生这样，他便自有办法，使那标记在光天化

日之下，在全世界人的眼前，显露出来！牧师总是一只手拢住他的胸口，他想要隐藏的是什么呀？哈，海丝特·白兰！”

“是什么东西啊，西宾斯夫人？”小珠儿热切地问。“你看见过吗？”

“不要管，好宝贝！”西宾斯夫人答道，对珠儿很表示恭敬。“你自已迟早总会看到的。孩子，他们说你是‘空中皇子’的血统！你肯不肯同我在美好的夜里升上天空去看你的父亲呢？那时你便可以明白为什么牧师总是用手拢住他的心了！”

她声音那么尖锐地大笑着，全市场上的人都听见了，于是这个邪魔歪道的老妇人走开了。

这时，会议厅中已经作过开场前的祈祷，可以听见神圣的丁梅斯代尔先生开始演讲的声音了。一种不可抵抗的情感迫使海丝特靠近那块地方。因为神圣的大厦已经挤满了过多的人，再不能容纳另一个听讲者，于是她就在刑台的旁边，找了一个位置。在这块地方可以听到全部说教，不过并不响亮，而把牧师的极特别的声音，变成了抑扬顿挫的低语。

那发音的器官，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天赋；甚至听讲的人，纵使丝毫听不懂宣教者所说的话，仅仅凭那抑扬的声调，都可以使他们听着神往。它象音乐一般，传达出热情和激动，传达出激昂或温柔的情绪，使无论在什么地方受教育的人们，心里都对那语言感到熟悉。尽管因为隔了几道教堂的墙壁那声音低了很多，海丝特·白兰还是那么热烈地倾听着，而且发生了那么亲切的感应，以致那说教传给她一种与那不可辨别的语言完全无关的意义。也许，若是听得更清楚的话，字句倒会变成一种粗俗的媒介，妨害了精神方面的意义了。现在她捉到了那低低的音调，宛如那是正向下沉落准备静息的风声一样；接着，当那声调逐渐

增加甜蜜和力量上升起来的时候，她也随着上升，一直到那音量用一种严肃宏伟的氛围将她全身包裹住。不过，那声音虽然时常变得非常庄严，其中却永远含有一种哀诉的特质。象是受难的人类时高时低的痛苦的表现，有时是低语，有时是绝叫，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心胸！在凄凉的沉默之间，不时能听到的，而且听得非常隐约，就只有这种深深的伤恸的调子。但是，纵使牧师的声音逐渐高亢发挥了威力，势不可止向上涌发，声色都达于极顶，充满教堂，甚至要冲破那坚固的墙壁，弥漫到房外的空气中的时候，如果听讲的人留心细听，他仍然可以辨别出那同样痛苦的呼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一个装满哀愁也许装满罪恶的人心，在不知不觉地，对人类伟大的心胸，泄露出他的罪恶或是哀愁的秘密；他每时每刻，每一音响，都在祈求人类的同情与饶恕，而且绝不是没有效果的！牧师所以能够得到他的最适当的力量，也就是由于这种深沉不断的低音。

在这期间，海丝特如雕像般，伫立在刑台的脚下。如果说，使她留在那里的并不是牧师的声音，那么，这块成为她耻辱生活之起点的地方，也象是具有一种躲避不开的吸引力。她的心里有一种感觉，虽然很难形成一种思想，却沉重地压在她的心灵上，她觉得无论过去或今后，她生活的整个轨道，都与这块地方有连带关系，仿佛那里就是把她的生活统一起来的一点。

同时，小珠儿已经离开她母亲的身边，随心所欲在市场上玩耍起来。她用她那变幻不定闪烁的光辉，使阴郁的人群觉得欢欣；有如一只羽毛华丽的小鸟，在迷蒙的丛叶中间，跳来跳去，半隐半现，就使那枝叶幽暗的整个树木发出光辉一样。她的行动是起伏的，时常是突如其来而无规律的。这表明她精神上不安定的活力，在今天因为受了她母亲不安的情绪的刺激和拨弄，她

总是翘着脚尖跳来跳去，加倍地不知疲乏。每逢珠儿看见任何可以激起她活动的好奇心的事物，她便飞奔过去，只要自己欢喜，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件东西，就当作自己的财产般，将它捉到，但是她的行动，丝毫都不肯顺从别人的意思。那些清教徒的观众，他们看见那活跃的小人儿，满身闪射出难以形容的美丽与古怪的魅力，虽然微笑着，却依然要指定这个孩子是恶魔的后裔。她一面跑着，一面仰望那些野性的印第安人的面孔；那些人便立刻意识到一种比自己更不驯顺的人性。接着，她以天生的大胆，但也以她所特有的冷淡态度，飞奔进一群水手中间去，这些人象陆上的印第安人一样，是海洋上面目粗黑的野蛮人；他们惊奇而羡慕地望着珠儿，把她看成象是一片浪花变成的小姑娘，赋有夜间闪在船头下的海火一样的灵魂。

这些航海家们，有一个就是那个同海丝特·白兰谈过话的船长，他给珠儿的容貌吸引住了，很想伸手捉住她，给她一个吻。可是他发觉要想捉到她，就象想捉空中的蜂雀一样地不可能，便从他的帽子上取下那条金链，丢给那个孩子。珠儿立刻以非常灵巧的手法，把金链缠在她的颈项和胸腰上，金链一到了她的身上，便变成了她的一部分，使人难以想象得出她怎样可以缺少这条金链了。

“你的母亲就是那边戴红字的那个妇人吗？”那个水手说。“你肯给她带一个口信吗？”

“如果那个口信使我高兴的话，我便愿意，”珠儿答道。

“那么你告诉她，”他接着说，“我又同那个黑脸孔驼背的老医生谈过了，他已经答应带他的朋友，就是你母亲认识的那位先生，一起上船。所以你母亲除了你和她自己以外，再不用烦什么心了。你这个小妖精，你愿意把这话告诉她吗？”

“西宾斯太太说我的父亲是‘空中皇子’！”珠儿露出一种顽皮的微笑喊道。“你要是用这种坏名字来叫我，我到他面前去告你，他便会掀起暴风雨翻你的船！”

那孩子走过市场上一条曲折的路径，回到母亲身边，把水手叫她传达的话告诉她。海丝特一看到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的狞恶面貌，她的强壮、冷静、坚固持久的精神，终于沮丧了；正当她自己和牧师从他们痛苦的迷宫里象是寻到一条通路的瞬间，那个狞恶的面貌，正在他们的路中间，带着不容情的微笑，显现出来。

船长的通知已经叫她心里发生一种可怕的苦恼，同时却又受着另外的一种折磨。有许多刚刚从附近乡间来的人们，他们时常听见红字的传说，因为许多虚伪夸张的谣言，把红字说得非常可怕，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这些人们，在看过各式各样的娱乐之后，这时便粗鲁无礼地拥到海丝特·白兰的身边。但是，他们虽然如此卤莽，却只在几码以外结成一个圈子，不敢再走近来。他们一一地站在那块稍远的地方，就被神秘的符号所引起的厌恶的离心力钉住在那里。另有一大群水手，看到那儿围聚着一堆人，晓得了红字的意义，便也照样把他们焦黑的亡命之徒的面孔，钻进圈子里来。就连那些印第安人，因为受了白种人那种冷冰冰的好奇心的影响，也都从人群中溜过来，把他们如蛇一般的黑眼睛，盯在海丝特的胸上，他们也许会以为这个戴着灿烂刺绣的徽章的人，必定是人民间地位尊贵的人物。最后，本市的居民（他们因为受了旁人的兴致的鼓动，对于这个陈旧的题材的趣味，又慢慢地复苏起来），也懒散地凑到这块地方来，用他们非常熟识的冷冷的眼光，注视着海丝特·白兰的耻辱的标记，他们也许是比其余的人越发地使她痛苦。海丝特又看见

那一群管家婆的面孔了，她们就是七年前等着她从狱门里走出来的；她们大部都在，只少了一个，那是她们中唯一有同情心的最年轻的少妇——她的葬服就是后来海丝特给她制成的。在这最后的一刻，当她就要抛掉这个烫人的红字的时候，它竟会变成了更引人注目的兴奋的中心点，所以它燃烧着她的胸膛，比她从第一天佩戴上它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痛苦。

海丝特站在那个耻辱的幻术圈中，那惩罚她的狡猾残忍的判决，象是把她永远钉在那里，而在这时候，那个令人赞羡的宣教师，正从那神圣的祭坛上俯视着他的听众——他们就连最内在的精神都受了他的支配了。这个教会中的神圣的牧师！这个市场上戴红字的妇人！谁会不恭敬到这种地步，竟敢于猜想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是有着同样烧灼的烙印！

二三　红字的显露

观众倾听着那雄辩的声音，他们的灵魂象浮在汹涌的海浪上一般升腾着，可是这声音终于停止了。那一瞬间的沉默，肃静得如在神谕之后。接着起来一阵悄悄私语和半抑止的喧腾，仿佛那些听众曾经被崇高的法力把他们运到另一种心境去，现在又醒转来，不过在他们身上还重压着敬畏与惊奇。再过片刻，那些听众便要开始拥出教堂门口了。现在已经告了一个段落，他们要换一换空气，他们需要更适于他们粗俗的现世生活的气息，而不是牧师变换成热情的语言的、满装着他思想的芬芳的那种气氛。

在露天里，他们的狂喜已经变成语言破口而出了。街道和市场上，四面八方都有人在赞美牧师。他的听众，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认为强过于旁人的见解尽情吐露之后，才得安静。他们一致保证，从来没有过一个演讲的人象他今天这样，有过如此明智，如此崇高，如此神圣的精神；而且任何凡人嘴里吐出来的灵感，也从来没有象他嘴里的那样清楚。那灵感的力量，象是看得见降落在他的身上，支配着他，时时使他不顾面前的演讲稿，愈加高扬起来，给了他许多使他自己和他的听众都同样觉得惊奇的观念。他的题目，似乎是“神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而特别论到

的，是人们正在荒野中建设起来的新英格兰。他快讲完了的时候，一种类似预言的精神降临在他的身上，犹如过去强迫以色列的古预言者一样强有力地，此刻正强迫着他宣布预言，不过只有一点不同，犹太人的预言者当时是在宣告他们的国家的天罚和灭亡，而他的使命是在预告上帝新集合起来的这些人民将有一种崇高光荣的前途。但是，从头到尾，在这全篇的演说之中，是含有一种深沉、悲郁、哀伤的低音，我们只能解释那是一个即将逝世的人所发出的自然的悔悟。是的，他们非常爱着他们的牧师，而牧师也非常爱着他们所有的人，因此他不能不留下一声叹息便升向天国去，他已预感到他的夭折，他不久将在他们悲泣声中离开他们了！他转眼就要离开世上的这种观念，使他最后一次增强了一个宣教师所能产生的效果；犹如一个在升天的过程中的天使，一刹那间鼓动起他明亮的翅膀，罩住了人们，那是一片阴影，同时也是一片光彩，在人们的身上倾注了一阵黄金似的真理。

这样，神圣的丁梅斯代尔先生便到了他一生中可以说空前绝后的一个绝对胜利的光明时期，有很多人在他们各自不同的天地中也曾遇到过这样的时期，不过他们要经过很久之后才得认识。在这一瞬间，他是站立在最足以骄傲的卓越地位上，这是新英格兰初期一个牧师借智力的天赋，丰富的学识，雄辩的口才，洁白无疵圣洁的名声，所能达到的最高峰了，不过在当时，牧师职业的本身就是一种很高的基石。牧师讲完了选举说教，在讲坛的靠枕上向前垂着头，这时他所得到的地位就是这种最高峰。同时，海丝特·白兰却正站在刑台的旁边，依然佩戴着那燃烧在她胸上的红字！

这时又可听到音乐的鸣响与护卫队的整齐步伐声从教堂的

门口传出来了。队伍正要从此地向市政厅走去，到了那里将有一场盛大的宴会，作为这一日的典礼的结束。

于是我们又可以看见那一大串庄严而令人敬畏的父老们走动在民众间一条宽广的道路上了，当州长和知事、贤明的老人、神圣的牧师以及一切有地位有名望的人们，举步走进人群之间，两旁的人便敬畏地让开路来。他们全部走进市场里的时候，人民对他们欢呼致敬。这种呼声无疑地是分外增加了声势，表明当年人民对于统治者的幼稚的忠诚，不过同时也使人感觉到这种呼声是由听众们抑止不住的热情爆发出来的，那极度紧张的雄辩引起了这种热情，这时还在他们的耳朵里响着。每一个人在他的自身中都感到了这种冲动，同时，也受到别人冲动的相等的感染。在教堂里，几乎已经抑止不住了；到了露天下，便轰响到天顶。这里有够多的人，有足够往上冲的交响的情感，得以产生出比狂风的呼啸，霹雳的雷鸣，海洋的怒吼更其动人的音响；这许多人声的强力的轰响，由于把许多人的心结成一个巨大的心的一致的冲动，织成一种伟大的声浪。新英格兰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响彻过这样的呼声！新英格兰的土地上，也从来没有过一个人是象这个宣教师一般地，受着人世弟兄如此的崇拜！

可是，他又觉得怎样呢？在他的头上、空中不是有许多光彩的小光圈吗？他既然为神灵感化得那么空灵，为崇拜者奉为神明，所以他在队伍中的脚步，果真是踏在尘埃的上面吗？

当军人和官长的队伍向前行进时，全体的眼光都转向人群中可以看见牧师的那个方向。每一处的人都顺序瞥视了一眼之后，欢呼声逐渐沉息，转成悄悄低语。他在全然的胜利中，看起来是多么衰弱而苍白呀！曾经支持他传达了神圣福音的那种精力——其实我们可以说那是神圣福音从天上带来的自己的气

力，现在既然已经忠实地履行了它的任务，便被收回去了。人们刚刚还看见在他脸上燃烧着的那片红光已经熄灭了，象在残余的灰烬中无望地沉落下去的一团火焰。那样的一种死灰颜色，几乎不象是活人的面孔；在路上那么无生无气踉跄着的人，几乎不象是一个还有生命的人了！——可是他依然踉跄着，并没有倒下去！

他的一个同业弟兄，就是年高的约翰·威尔逊，看见丁梅斯代尔先生在智力与情感退潮后陷入了这样的状态，便急忙前进几步，伸手去扶持他。牧师颤抖着断然推开了老人的胳膊。如果那种行动还可以说是走路的话，他是仍然向前行走，颇似一个婴儿摇摇摆摆地眼前有母亲伸手诱他跨步的情形一样。这时，他已经不知道要向哪里跨步了，他走到他记得很清楚的久经风吹日晒的刑台对面，在已逝去的许多悲惨岁月以前，海丝特·白兰曾在此地遭遇了耻辱的凝视。那里曾经站立怀抱着小珠儿的海丝特！而且她的胸上佩戴着红字！牧师到了此地停住了；虽然乐队还在演奏庄严欢欣的进行曲率领着队伍前进，乐声召他前进——召他去赴宴会！——但是他到此地停住了。

在最近的几分钟之内，贝灵汉一直露出不安的眼色注视着他。于是他离开了他队伍中自己的位置，走过去搀扶他；因为从丁梅斯代尔先生的神色看来，他断定如果没人扶持，就必定要倒在地上了。但是后者的表情上露出了一种神色，使州长不敢向前，虽然这个人是不肯听命精神传达的隐约指示的。同时，群众却以敬畏与惊奇的眼光观望着。由他们看来，这种肉体的衰弱，不过是牧师圣德高超的另一面；倘使这么一个神圣的人，就在他们的眼前上升，逐渐朦胧而逐渐光明，终于消失在天国的光辉中，也算不得是一种胡思乱想的奇迹！

他转脸对着刑台，伸出了他的双臂。

“海丝特，”他说，“到这边来！过来吧，我的小珠儿！”

他注视着她们，脸色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同时又含有温柔和奇异的胜利神情。那个孩子，拿出她特有的小鸟般的行动，扑到他身前去，两手抱住了他的膝部。海丝特·白兰，象被不可避免的命运推动着，背叛了自己最坚强的意志，缓慢地，也同样走近来，但是来到他的面前就停住了。正在这一瞬间，老罗格·齐灵窝斯从人群中钻出身来——也许因为他的面色是那么黑暗、惶乱而邪恶，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从鬼域世界中钻出来的——想抓住他的牺牲者，不让他做他要做的事！不管到底是怎样吧，总之那个老人冲上前来，捉住了牧师的胳膊。

“疯子啊，不要响！你打什么主意？”他悄悄地说。“赶开那个妇人！抛掉这个孩子！一切都会有办法的！不要玷污了你的声名，在耻辱中毁灭！我还可以救你的！你想使你神圣的职业受到污辱吗？”

“哈，诱惑者呀！我想你来得太迟了！”牧师答道，他的眼睛恐惧然而坚定地望着他的眼。“你的权力已不象从前了！借着上帝的助力，我现在可以逃开你了！”

他又对那个佩戴红字的妇人伸出了手。

“海丝特·白兰，”他露出一种刺人肺腑的诚挚声音喊道，“上帝在上，他是那么可怕又是那么慈悲，在这最后的一瞬间，为了我自己深重的罪孽和悲惨的痛苦，他已恩许我实践七年前我自己畏避开的事，现在你过来吧，把你的气力附在我的身上！你的气力呀，海丝特；但是你要依从上帝恩赐于我的意志的领导！那个不幸的、受了损害的老人正在用全力来反对！——他用尽了自己的一切能力，用尽了恶魔的一切能力！过来，海丝特——过

来吧！扶着我走到那边的刑台上去！”

群众骚动起来。那些在牧师四周立着的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们，震惊得那么厉害，简直无从领会他们眼前的意义，他们不能接受那非常明白呈现在眼前的解释，同时又想象不出旁的解释，所以他们呆立在那里，默然地旁观着天意将要举行的裁判。他们眼看着牧师倚在海丝特的肩上，她伸出胳膊来搀扶他，走近刑台，踏上阶梯，同时他的一只手依然紧握着由罪恶而诞生的孩子的小手。老罗格·齐灵窝斯随在后面，仿佛他是同这场罪恶与哀愁的戏曲有密切关系的人，在这场戏中他们曾经都是演员，所以他很有资格现身在最后的一幕里。

“即使你找遍了全世界，”他阴气森森地望着牧师说道，“除了这个刑台以外，再没有这么一个隐秘的地方——高的地方也罢，低的地方也罢——你能够逃得过我的了！”

“感谢那领我到此地来的上帝！”牧师答道。

然而他还在颤抖，转身对着海丝特，眼里露出一种疑惑不安的表情，嘴唇边同样明显地露出一种软弱无力的微笑。

“这不是更好吗，”他悄悄地说，“和我们在森林中曾经梦想过的事比起来？”

“我不晓得！我不晓得！”她急急忙忙答道。“更好吗？是的；这样我们两个便要死掉，小珠儿同我们一起死掉！”

“至于你和珠儿，上帝自有安排，”牧师说：“上帝是慈悲的！然而上帝已经明白摆在我眼前的事，现在让我来做吧。因为我已是一个将死的人了，海丝特。所以让我赶快在自己身上负起我的耻辱！”

丁梅斯代尔牧师先生，一面由海丝特·白兰扶持着，一面牵着小珠儿的手，转脸对着那些尊严可敬的统治者；对着他的弟兄

辈的神圣牧师；对着人民——他们伟大的心胸已经完全吓呆了，可是却又弥漫着含泪的同情，因为他们晓得将有深刻的人生事件，即使充满罪恶，也将同样充满痛苦和悔恨，立刻要展现在他们的面前了。刚刚经过子午线的太阳，照耀在牧师身上，使他形体非常明晰，这时他正伫立在大地之上，在永恒正义的法庭面前，申诉他的罪恶。

“新英格兰的人民！”他喊道，那声音响在他们头上，是崇高、严肃而庄重，不过其中总是含有颤音，有时变成一声嘶鸣，是从悔恨与痛苦的无底深渊中迸发出来的；“你们曾经爱过我！——你们，把我看作神圣的！——请看我在这里，一个世界的罪人！总算是到了这么一天！——总算是到了这么一天！——我终于站到我七年前应当同这个妇人一起站立的地方了，就是这个妇人的臂膀，在这可怕的瞬间，用它小小的气力，搀我爬到这里来，支持我不致扑面倒在地上！看哪，海丝特佩戴着的那个红字！你们全都畏避它！不管她走到哪里——不管她负着多么悲惨的重担，怎样希望得到安息——那个字在她的身边总是投射出使人畏惧使人厌恶的一道凄惨的光。但是在你们之间还站立着一个人，他的罪恶与耻辱的烙印，你们未曾畏避过！”

说到这里，牧师好象还要留下一部分秘密不再宣露了。但是他努力战胜那想要支配他的肉体的衰弱，尤其是，要战胜精神的低落。他抛开一切助力，热情地向前迈了一步，站在那个妇人和孩子的前面。

“烙印就在他身上！”他猛烈地接着说，他是决心要说出全部的真象。“上帝的眼睛是看见它的！天使们的手永远在指着它！恶魔对它也很清楚，而且总是用他燃烧的手指拨弄它！但是他却对人们狡猾地把它隐藏起来，露出一副傲然的态度在你们中

间走来走去，他伤恸，因为他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还是那么纯洁！他悲哀，因为他已失掉了他天国的亲属！现在，在这临死的一刻，他站在你们的面前！他叫你们再看一看海丝特的红字！他告诉你们，那红字虽带着它一切神秘的恐怖，却不过是他带在自己胸上的那个红字的影子罢了，而且就连他自己的那个红色的烙印，也不过是他最内心里烙印的表征！站在这里的人们，有谁怀疑上帝对于一个罪人的惩罚吗？看哪！看这一个怕人的证据！”

他痉挛地用着力，扯开了他胸前的牧师的饰带。那件东西显露出来了！但描写这种显露是不敬的。在一瞬之间，吓坏了的群众都集中视线在这怕人的奇迹之上。同时牧师站在那里，面上泛着胜利的红潮，好象一个人，在极端痛苦的紧要关头，获得了一次胜利。然后，他倒在刑台上了！海丝特稍稍把他扶起，让他的头靠在她的胸上。老罗格·齐灵窝斯跪倒在他的身边，露出一种茫然呆木的脸色，似乎毫无生气了。

“你已经逃过了我！”他不仅一次反复地说。“你已经逃过了我！”

“愿上帝饶恕你！”牧师说。“你的罪恶也是非常深重的！”

他收回他垂死的双眼，不再看那个老人，转过来注视着妇人和小孩子。

“我的小珠儿，”他软弱无力地说道，他面孔上含蕴着甜蜜温和的微笑，象是正要沉睡的神情；不仅如此，因为现在那重荷已被移开，他几乎象是可以同那孩子戏耍了。“亲爱的小珠儿，现在你愿意吻我吗？在森林里，那时你是不肯的！但是现在你愿意吗？”

珠儿吻了他的双唇。符咒已经解除了。这个野性孩子也参加了的、这一场伟大的悲剧，已经激起她全心的同情；她的眼泪

滴在她父亲的脸上，等于替她起了誓：她将在人类的欢喜和哀愁之间长大起来，永远不再与世界作对，而变成一个人世间的妇女。珠儿，作为一个痛苦的使者，对于她母亲的使命，也已完成了。

"海丝特，"牧师说，"别了！"

"我们不能再会了吗？"她俯下面孔靠近他的脸，悄悄地说。"我们不可以在一起度我们不朽的生命吗？一定的，一定的，我们已经用这一切的悲苦彼此赎了罪！你用那双明亮的将死的眼睛遥望着永恒！然后把你见到的告诉我！"

"不要响，海丝特，不要响！"他颤抖着庄严地说道。"我们破坏了的法律！——此地如此可怕显露出来的罪恶！——你只能想着这些！我怕！我怕！也许是，我们既然已经忘记了我们的上帝——我们既然已经彼此侵犯了对方灵魂的尊严——所以便不能再希望来世的会面，在永恒和纯洁中重新结合。上帝明了，他是慈悲的！在我的痛苦中，他尤其明显地表明了他的慈悲。他使我在胸上负着这燃烧的痛楚！他把那个阴森可怕的老人派遣了来，使那痛楚永远如火烧一样！他带我到这里来，使我在胜利的耻辱中，死在人民的面前！只要这些痛苦缺少了一点，我便永远无救了！赞美他的圣名吧！完成他的意旨吧！别了！"

这最后一句话吐出来以后，牧师的气息断绝了。直到此刻始终沉默着的群众，突然发出一种异常深沉的敬畏和惊愕的声音，那还不能变成语言，只是喃喃地随着逝世的灵魂隆隆地轰响着。

二四　结　　局

许多天以后，人们有了足够的时间把过去的情景在思想上整理起来，关于在刑台边目睹的事件，便有了种种不同的说法。

大多数的观众都极力保证他们在不幸的牧师胸上，曾经看见肉里刻印着一个红字，和海丝特·白兰佩戴着的极其相似。至于讲到它的来源，则有种种不同的解释，当然都是揣测之辞。有些人断定，丁梅斯代尔牧师先生在看见海丝特·白兰第一次戴上她耻辱的标志的那一天，就已开始实行忏悔，后来又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继续实行下去，把一种可怕的痛苦加在自己的身上。另有些人极力争执，说那个烙印是过了许多时候以后才产生的，等到那个有法术的巫师老罗格·齐灵窝斯，用幻术和毒药的力量，才使它显现出来。还有些人，就是那些最能理解牧师特殊的敏感与他的精神在肉体上发生奇妙作用的人们，悄悄地说，他们相信这个怕人的符号正是永远不息的悔恨的牙齿，从内心里向外咬出来的，最后用这个可以看得见的字来显示上天的可怖的裁判。这些理论，读者可以随意选择吧。关于这件怪事，我们所能晓得的，都已说得明明白白的了，现在这件怪事已经完成任务，所以很愿意把那深刻的印记从我们的脑子里抹掉，因为，由于长期的默想，已使人极不愉快地清清楚楚地把那印记印在脑

子里了。

不过，说来非常奇怪，有一部分人，他们始终在场观望，而且自称他们的眼睛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过丁梅斯代尔牧师先生，可是他们否认他的胸上有任何标记，跟一个新生的婴儿的胸脯一模一样。据他们的报告，他临终时讲的话，绝没有承认他和海丝特·白兰佩戴红字如此之久的那件罪恶，有任何关系，甚至连丝毫的暗示都说不上。据这些崇高可敬的旁观者来说，牧师已经意识到他临近死亡，也意识到群众的敬意已把他安排在圣徒与天使的位置中间，所以他希望在那个堕落妇女的怀抱中断了气息，借此对世界表示即使一个最优秀的人的正直都是如何无足轻重。他不但尽力从事人类精神的善行而消耗了生命，又把他的死的方式造成了一个喻言，把那又重大又伤恸的教训传达给他的崇拜者，使人们体会在无限纯洁的神的心目中，我们都同样是罪人。这事告诫人们的是：我们中间最神圣的人，他所到达的境界也不过比他的同胞高一点，仅能比较清楚地辨明上天对人世的慈悲，认识到人类的功绩看来象是高耸云霄，其实完全是一种幻影而已。这么重大的一种真理，我们无需争辩；我们只能把这种关于丁梅斯代尔先生的故事的解说，看作一个实例，表明一个人的朋友们——尤其是一个牧师的朋友们，当证据就象照在红字上的正午阳光那么明晰地指明了他是一个虚伪、满身罪恶，尘埃中的动物时，他们有时会用怎样顽固的忠信来维护那个人的人格。

我们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是一篇古旧的原稿，那是由许多人的口述写成的，其中有些人曾经见过海丝特·白兰，有些人曾经从当时的目击者那里听来这个故事，所以可以完全确证本书所采取的见解。从这个可怜的牧师的悲惨经历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教训，但是我们只把这归纳到一句话里来："诚实吧！诚实

吧！诚实吧！纵使不把你的最坏之点，坦白地显示给世界，也要表示出某些迹象，借此可以使人推想到你的最坏之点！”

差不多紧随着丁梅斯代尔先生死后，起了最显著的变化的，要算那名为罗格·齐灵窝斯的老人的举止和容貌了。他全身的精力和气魄——他全部的生命力和智力，象是立刻离开了他，以致他全然枯雕萎缩起来，仿佛拔了根晒在太阳中的蔓草一般，几乎从人们的眼前消失了。这个不幸的人，曾经把追求复仇与有系统地执行复仇，当作了他人生的唯一原则；可是，等到完全胜利和成功以后，他那种邪恶的原则再寻不到什么东西来支持的时候——简而言之，世上再没有恶魔的事业要他来做的时候，这个没有人性的人，就只好到他的主子那里去找工作，而领取相当的代价了。但是，对于这一切阴影似的生物，只要他们是我们接近的熟人，无论罗格·齐灵窝斯或是他的伙伴，我们都情愿表示点慈悲。恨与爱，归根结底是否同一样东西，这是一个值得考察和讨论的有趣课题。这两种感情，若发展到极顶的时候，都含有高度的亲密和内心的认识；这两种感情，都可以使一个人向另外的一个人去求得他的爱情与精神生活的食粮；这两种感情，在完成任务以后，都可以使一个热烈的爱人，或是使一个同样热烈的仇恨者，感到孤独和凄凉。所以，若是用哲学的眼光来看，这两种热情本质上好象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一种是罩着圣洁的光辉，另一种是在阴暗惨淡的红光中。在精神的世界里，那两个已经成了相互牺牲的老医生和牧师，也许会不知不觉地发现他们在尘世上所贮藏的忌恨与反感，已变质成为黄金的爱情。

暂且撇开这些议论不谈，我们还有一件正事要报告给读者。不到一年，老罗格·齐灵窝斯逝世了，贝灵汉州长与威尔逊牧师先生是他的遗嘱的执行者，根据他的遗言和遗嘱，把他在此地和

在英国的一份很大的财产，遗赠给海丝特·白兰的女儿小珠儿。

所以小珠儿——那个妖儿——那个恶魔的后裔——直到那时还有人认定她是恶魔的后裔——就变成当时新大陆上最富的继承人。这种境遇使公共的评价起了非常实际的变化，并非是不可能的；倘使她母女两个留居此地，而小珠儿到了结婚年龄的时候，她的野性的血液也许会和当地最虔敬的清教徒的血统混合起来。但是在医生死后不久，佩戴红字的人就不见了，珠儿也跟着她去了。有好多年，虽然时时有一些模糊的消息越海传来——正如一片不成样子的漂木上刻着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漂过海岸来——然而关于她的确实消息却从没有得到过。红字的故事逐渐变成了一个传说。不过，它的法术还是非常有力量的，可怜的牧师曾经死在上面的那个刑台，以及海岸边海丝特·白兰曾经居住过的那间茅屋，仍然使人畏惧。一天下午，有些孩子正在茅屋附近玩耍，这时他们看见一个身材修长穿着灰色长袍的妇人，向着茅屋的门口走来。在这些年间，那个门从来没有人打开过；但不晓得是她打开了门锁，还是那腐朽的木头和铁片被她的手一推便松开了，或者也许是她象阴影般穿过了那些障碍物——总之，她是溜进去了。

她在门槛上停住脚步——半转着身子——也许她又想到经过这么久的变化以后独自一个人走进了从前度过那么紧张生活的家里去，那种凄凉悲惨的情景，简直是她所不能忍受的。不过她的踌躇只有一刹那，可是已能使人看见她胸前佩戴着的红字了。

这样，海丝特·白兰是回来了，又负起她久已遗弃的耻辱！但小珠儿在什么地方呢？倘使她依然活着，现在必定正在含苞欲放的少女时期。究竟那个妖儿很早就已走入处女葬身的坟墓中，

还是她那野性的、丰满的天性，已被柔化，已被驯服，而能享受一个妇人的温和的幸福呢，这事没有人知道，从没有一个人得知十分确定的消息。但是从海丝特以后的生活来看，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佩戴红字的幽居者，是另一个地方的某一居民的爱情和关切的对象。印着世家纹章的信件送来了，虽然那纹章是英国家系所没有的。在茅屋里有许多考究奢侈的用品，海丝特从来没有使用过，不过这些东西要富人才能买得起，只有亲爱的人才会为她想得到。也有一些小物件，如小小的装饰品，表示不断怀念的美丽的纪念品，这些必定是一颗亲爱的心在感情冲动时，用纤巧的手指织成的。有一次，人们看见海丝特在刺绣婴儿服装，绣得那么华奢，如果在我们这灰色社会中有哪个婴儿穿起了这样的衣服，会引起纷纷议论的。

总之，当时的一般传说都相信——一世纪后调查过这件事的普监督也相信——还有一个新近继承他的职位的人①更忠实地相信——珠儿不仅依然活在世上，而且已经结了婚，非常幸福，时刻都在想念着她的母亲，如果能把她悲哀孤独的母亲迎接到她的家里去，那是再快乐没有的事了。

但对于海丝特，在新英格兰，比在珠儿定居的异乡，是有着更真实的生活的。她曾在此地犯罪；她曾在此地悲伤；她还要在此地忏悔。于是她回来了，完全出于自己的意志，又佩戴上那构成了我们这一篇阴惨故事的符号——即使那严厉的时代的最严酷的官吏也不想再叫她在身上佩戴着这个红字了。从那以后红字就永远没有离开过她的胸前。但是随着那形成海丝特生涯的、艰辛、深思、献身的年月的消逝，红字已不是一个引起世人的轻

① 指作者本人。

蔑和嘲笑的烙印，而变成一个符号，使人哀伤，使人望着它生起又畏又敬的心理。而且，因为海丝特·白兰既然没有自私的目的，她的生活方式绝非为了自身的利益和享乐，所以人们就拿她当作饱经忧患的人，提出他们一切的哀愁与烦难，来求她的指教。尤其是妇女们，因为她们的热情常常要浪费、要受伤、要受损害、会用得不得当，竟至成为罪恶的情欲——或者因为她们保有一颗未被人重视、未被人追求、而又不肯断念的、心情的重荷，便走到海丝特的茅屋里来，询问她们为什么如此悲惨，怎样才有解救！海丝特尽力安慰她们，忠告她们。同时告诉她们，她坚定地相信，到了一个更光明的时期，到了世界成熟的时候，到了天国降临的时期，必将显现出一种新的真理，使人得在双方幸福的更坚实的基础上，建立起男人与女人的全部关系。海丝特在早年曾经空想过，自己或许就是一个命定的女先知，可是不久就看明白，一个染上罪恶、为耻辱压倒、甚至负着一生忧患的女人，绝不可能有什么神圣和神秘的真理的使命来托付给她的。将来宣示这真理的天使和圣徒，当然必定是一个妇女，然而要崇高、纯洁、美丽而且聪明，这不是得自阴暗的忧伤，而是来自欢喜的灵气；同时，她将用足以达到这样生活目的的、最真实的生活考验，显示出神圣的爱情将会怎样地使我们幸福。

海丝特·白兰这么说着，便低下她忧伤的眼睛瞥视那个红字。于是在许多年，许多年以后，在后来建筑王家礼拜堂旁边的那块坟地里，在一座深陷的老坟的附近，又掘了一个新坟。新坟是在深陷的老坟附近，可是却隔着相当的空间，好象两个长眠者的遗骸是没有资格混在一起的。不过两座坟合用一个墓碑。在周围的墓石上，全都刻着世家的纹章；而在这块简单的石板上——好奇的研究者现在还可以看得见，只不过是不明白它的

意义了——却雕刻着盾形纹章的式样。上面刻着的铭文，很可以拿它当作我们现在讲完的这篇传说的一个标语和简短的说明；这传说是那么阴惨，其中只浮现着比阴影更幽暗的永远不灭的一点红光——

"一片黑地上，刻着血红的A字。"